飲冰室詩話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

郭紹虞　羅根澤主編

飲冰室詩話

梁啓超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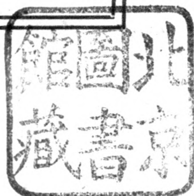
簡夷之校點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六三年・北京





飲 冰 室 詩 話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1204 字数101,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4 $\frac{5}{8}$ 插頁2

1959年4月北京第1版 1963年3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5001—11000册 定价（5）0.52元

一

我生愛朋友，又愛文學，每於師友之詩文辭，芳馨悱惻，輒諷誦之，以印於腦。自忖於古人之詩，能成誦者寥寥，而近人詩則數倍之，殆所謂豐於昵者耶。其鴻篇鉅製，洋洋灑灑者，行將別裒錄之爲一集。亦有東鱗西爪，僅記其一二者，隨筆錄之。

二

譚瀏陽志節學行思想，爲我中國二十世紀開幕第一人，不待言矣。其詩亦獨闢新界而淵含古聲。丙申在金陵所刻莽蒼蒼齋詩，自題爲『三十以前舊學第二種』，蓋非其所自憙者也。瀏陽殉國時，年僅三十一，故所謂新學之詩，寥寥極希。余所見惟題麥孺博扇有感舊四首之三，其一曰：『無端過去生中事，兜上朦朧業眼來。燈下髑髏誰一劍，尊前屍塚夢三槐。金裘噴血和天鬭，雲竹聞歌匝地哀。徐甲儻容心懺悔，願身成骨骨成灰。』其二曰：『死生流轉不相值，天地翻時忽一逢。且喜無情成解脫，欲追前事已冥濛。桐花院落烏頭白，芳草汀洲雁淚紅。再世金鐶彈指過，結空爲色又俄空。』其三曰：『柳花夙有何寃業，萍末相

遭乃爾奇？直到化泥方是聚，祇今墮水尚成離。焉能忍此而終古？亦與之爲無町畦。我佛天親魔眷屬，一時撒手刼僧祇。』其言沈鬱哀豔，蓋瀏陽集中所罕見者，不知其何所指也。然遣情之中，字字皆學道有得語，亦瀏陽之所以爲瀏陽，新學之所以爲新學歟。

三

戊戌去國之際，所藏書籍及著述舊稿悉散佚，顧無甚可留戀；數年來所出入於夢魂者，惟一菊花硯。硯爲唐瀏陽所贈，時余承乏湖南時務學堂講席，初與紱丞定交也。譚瀏陽爲之銘曰：『空花了無眞實相，用造莂偈起衆信。任公之硏佛塵贈，兩君石交我作證。』其時江建霞方督湘學，受代去，瀕行前一日來作別，見硏與銘，乃爲余刻之。今贈者銘者刻者皆已沒矣，而此硏復飛沈塵海，消息杳然，恐今生未必有合幷時也。念之淒咽。

四

近世詩人能鎔鑄新理想以入舊風格者，當推黃公度。丙申、丁酉間，其人境廬詩稿本，留余家者兩月餘，余讀之數過；然當時不解詩，故緣法淺薄，至今無一首能舉其全文者，殊可惜也。近見其七律一首，亦不記全文，惟能誦兩句云：『文章巨蟹橫行日，世界羣龍見首時。』余甚愛之。

轂又淩哲學大家，人多知之；至其詩才之淵懿，或罕知者。余記其戊戌八月感事一首云：『求治翻爲罪，明時誤愛才。伏尸名士賤，稱疾詔書哀。燕市天如晦，天南雨又來。臨河嗚犢歎，莫遣寸心灰。』又綠珠詞一首云：『情重身難主，淒涼石季倫。明珠三百琲，空換墜樓人。』蓋哭林晚翠也。

六

康南海之第二女公子同璧，擘精史籍，深通英文。去年孑身獨行，省親於印度，以十九歲之妙齡弱質，凌數千里之莽濤瘴霧，亦可謂虎父無犬子也。近得其寄詩二章，自跋云：『侍大人遊舍衛祇林，壞殿頹垣，佛法已劫。然支那女士來游者，同璧爲第一人矣。』詩云：『舍衛山河歷劫塵，布金壞殿數三巡。若論女士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靈鷲高峯照暮霞，淒迷塔樹萬人家。恆河落日滔滔盡，祇樹雷音付落花。』

七

狄平子以所著平等閣筆記見寄，記述兩年來都中近事，字字令人劌心怵目。中一條，其事甚韻而其人甚奇者，讀之亦可見中國女權消息之一斑也。錄其全文如下：『庚子仲冬，由日本西京偕日友數人乘玄海丸返國，便途得游朝鮮及關東關外諸地。雨雪載途，寒風砭骨，哀鴻遍野，春燕無歸，觸目心傷，夢魂鬱悒。

余有詩云：「關山一任誰家物，觸眼吾民百感傷。雪漫長空風滿地，汽車載夢過遼陽。」一日薄暮，將投逆旅，適一女子，姿容倩雅，妝服澹素，冷月凝暉，寒山蹙翠，攜一姥一僕，匆匆更望北發。余心許之。入旅店中，見壁間題詩數首，墨痕未乾，字體秀逸。其一云：「本是明珠自愛身，金鑪香擁翠衾輕。爲誰拋卻鄉關道，白雪蒼波無限程。」其二云：「明鏡紅顏減舊時，寒風似翦翦冰肌。傷心又是榆關路，處處風翻五色旗。」其三云：「無計能醒我國民，絲絲情淚搵紅巾。甘心異族欺凌慣，可有男兒憤不平？」尙有一首，字體潦草，不能辨識。噫嘻！此何人也？問之逆旅主人，茫然不答。」

八

希臘詩人荷馬（舊譯作和美耳），古代第一文豪也。其詩篇爲今日考據希臘史者獨一無二之祕本，每篇率萬數千言。近世詩家，如莎士比亞、彌兒敦、田尼遜等，其詩動亦數萬言。偉哉！勿論文藻，即其氣魄固已奪人矣。中國事事落他人後，惟文學似差可頡頏西域。然長篇之詩，最傳誦者，惟杜之北征、韓之南山，宋人至稱爲日月爭光；然其精深盤鬱雄偉博麗之氣，尙未足也。古詩孔雀東南飛一篇，千七百餘字，號稱古今第一長篇詩；詩雖奇絕，亦只兒女子語，於世運無影響也。中國結習，薄今愛古，無論學問文章事業，皆以古人爲不可幾及。余生平最惡聞此言。竊謂自今以往，其進步之遠軼前代，固不待蓍龜，即並世人物亦何遽讓於古所云哉？生平論詩，最傾倒黃公度，恨未能寫其全集。頃南洋某報錄其舊作一章，乃煌煌二千餘言，眞可謂空前之奇構矣。荷、莎、彌、田諸家之作，余未能讀，不敢妄下比騭。若在震旦，吾敢謂

有詩以來所未有也。以文名名之，吾欲題爲印度近史，欲題爲佛教小史，欲題爲地球宗教論，欲題爲宗教政治關係說；然是固詩也，非文也。有詩如此，中國文學界足以豪矣。因亟錄之，以餉詩界革命軍之青年。

錫蘭島臥佛

大風西北來，搖天海波黑；茫茫世界塵，點點國土墨。雖曰中國海，無從問禹跡。近溯唐南蠻，遠逮漢西域。舊時職貢圖，依稀猶可識。自明遣鄭和，使節馳絡繹。凡百馬流種，各各設重驛。金葉鑄多羅，玉環獻摩勒；每以佛光明，表頌帝威德。蘇祿率羣臣，浡泥挈盡室；闌斑披寶縵，扶服拜赤帝。是雖蠻夷長，竊號公侯伯；比古小諸侯，尙足稱蒲璧。其他烏了帥，爭亦附商舶。有詔鎭國山，碑立高百尺；以此明德意，比刻之罘石。及明中葉後，朝貢暫失職。豈知蕞爾國，旣經三四摘。鐵圍薄福龍，大半供鳥食。我行過九眞，其次泊息力；婆羅左右望，羣島比蟣蝨；咸歸西道主，盡拔漢赤幟。日夕興亡淚，多於海水滴。行行復行行，便到獅子國。

浩浩象口水，流到殑伽山。遙望窣堵坡，相約僧躋攀。中有臥佛像，丈六金身堅。右疊重累足，左握光明拳。雖具堅牢相，軟過兜羅綿。水田脫淨衣，鬈雲堆華鬘。大靑髮屈盩，團金耳垂環。就中白毫光，普照世大千。八十種好相，一一功德圓。是誰攝巧匠，上登忉利天；刻此牛頭檀，妙到秋毫顚。或言佛涅槃，婆羅雙樹間；此卽荼毗地，斯語原訛傳。惟佛有神力，高據兩山顚；至今雙足迹，尙隔十由延。或言古無人，只有龍鬼仙；其後買珠人，漸次成市廛。此亦造妄語，有如野狐禪；實則經行地，與佛大有緣。參天貝多樹，由此枝葉繁。獨怪如來身，不坐千葉蓮。旣付金縷衣，何不一啓顏？豈眞疲津梁，老矣倦欲眠？如何沈沈睡，竟過三千年？

吁嗟佛滅度，世界眼盡滅。最先王舍城，大闢禪師窟。迦葉與阿難，結集佛所說。爾來一百年，復見大會設。恒河左右

流，犍槌聲不絕。其後阿育王，第一信佛法。能役萬鬼神，日造八萬塔。舉國施與佛，金榜國門揭。九十六外道，羣言罷一切。復遣諸弟子，分授十萬偈。北有大月氏，先照佛國月。四開無遮會，各運廣長舌。漢家通西域，聲敎遠相接。金人一入夢，白馬來負笈。繩行復沙度，來往踵相躡。總持四千部，重譯多於髮。華言通梵語，衆推秦羅什。後分律法論，宗派各流別。要之佉盧字，力大過倉頡。南有獅子王，鑿字赤銅鍱。當時東西商，互通度人筏。但稱佛弟子，能避鬼羅刹。遂使諸天經，滿載商人篋。烏喙蒳子洲，畏鬼性睒怯。一聞地獄說，心畏睒摩殺。賴佛得庇護，無異棲影鴿。國主爭布金，后妃亦托鉢。尊佛過帝天，高供千白氎。樂奏梵音曲，訟聽番佛決。向來文身人，大半著僧衲。達摩渡海來，一花開五葉。語言與文字，一掃付抹撥。十年勤面壁，一燈傳立雪。直指本來心，大聲用棒喝。非特道家流，附會入莊列。竟使宋諸儒，沿襲事剽竊。最奇宗喀巴，別得大解脫。不生不滅身，忽然佛復活。西天自在王，高踞黃金榻。千百氈裘長，膜拜伏上謁。西戎犬羊性，殺人日流血。喃喃誦經聲，竟能消殺伐。藏衛各蕃部，無復事鞭撻。即今奔巴瓶，改法用金椀。論彼象敎力，羣胡猶震慴。綜佛所照臨，竟過九洲闊。極南到朱波，窮北踰靺鞨。大東渡日本，天皇盡僧牒。此方護佛齒，彼土迎佛骨。何人得鉢緣，某日是箭節。莊飾紫金階，供養白銀闕。倒海然脂油，震雷響金鈸。香雲幢幡雲，九天九地徹。五百虎獅象，徧地迎菩薩。謂此功德盛，當歷千萬劫。有國賴庇護，金甌永無缺。豈知西域賈，手不持寸鐵；舉佛降生地，一旦盡劫奪。

我聞舒五指，化作獅子雄；能令衆醉象，敗竄頭籠東；何不勅獸王，俾當敵人衝？我聞角大力，手張祖王弓；射過七鐵豬，入地千萬重；何不矢一發，再張力士鋒？我聞四海水，悉納毛孔中；蛟龍與魚鼈，衆生無不容；何不口一吸，令化諸毛蟲？我聞大千界，一擊成虛空；譬擲陶家輪，極遠到無窮；何不氣一噴，散爲鞞藍風？我聞三昧火，燒身光熊熊；千眼金剛杵，頭出煙焰紅；何不呼阿奴，一用天火攻？我聞安息香，力能勅毒龍；尾擊須彌山，波濤聲洶洶；何不呼小婢，悉遣河神從？我聞阿脩羅，橫攻善見宮；流盡赤蚌血，藕絲遁無蹤；何不取天仗，壓制羣魔凶？我聞毗琉璃，素守南天

封；薜荔鳩盤荼，萬鬼聲喁喁；何不飭鬼兵；力助天王功？惟佛大法王，兼綜諸神通；聲聞諸弟子，遞傳術猶工；如何斂手退，一任敵橫縱？竟使清淨土，概變腥膻戎。五方萬天祠，一齊鳴鼓鐘。遙望西王母，虎齒髮蓬蓬。合上皇帝號，萬寶河朝宗。佛力遂埽地，感歎摧肝胸。

佛不能庇國，豈不能庇教？奈何五印度，竟不聞佛號？古有韋陀書，云自梵天造。貴種婆羅門，挾此肆凌傲。凡夫鈍根輩，分定莫能較。自佛倡平等，人各有業報。天堂與地獄，善惡人自召。卑賤衆首佗，吹螺喜相告。亦有婆羅門，漸漸服教導。食屑鵓鳩行，夜行鵂鶹叫。塗灰身半裸，拜月脚左蹺。各棄事天業，迴向信三寶。大地閻浮提，慈雲徧覆幬。何意梵志輩，勢盛復鼓噪。灰死火復然，尾大力能掉。別創溫都名，布以人皇詔。佛頭橫著糞，訶罵雜嘲誚。盡驅出家人，一一出邊徼。外來波斯胡，更立祆神廟。千牛祭火光，萬馬拜日曜。嗣後摩訶末，採集各經要。一經衍聖傳，一劍鎮羣暴。謂此哥羅尼，實以教忠孝。天使乘白馬，口宣天所誥。從則升九天，否則殺左道。教主兼霸王，黃屋建左纛。繼以蒙古主，挾勢尤傑驁。以彼轉輪王，力大誰敢校。邇來耶穌徒，徧傳新舊約。載以通商船，助以攻城礮。謂天只一尊，獲罪無所禱。一切土木像，荒誕盡可笑。頂上舍利珠，拉雜付摧燒。竟使佛威德，燈滅樹傾倒。摩耶撫鉢哭，迦葉捧衣悼。像法二千年，今日末劫到。惡王魔波旬，更使衆魔嬈。天龍八部衆，誰不生悲惱。

噴嗟五大洲，立教幾教皇。惟佛能大仁，首先唱天堂。以我悲憫心，置人安樂鄉。古分十等人，貴賤如畫疆。惟佛具大勇，自棄銅輪王。衆生例平等，一律無低昂。罪畏末日審，報冀來世償。佛說有彌勒，福德莫可當。將來僧祇劫，普渡胥安康。此皆大德慧，傾海誰能量。古學水風火，今學聲氣光。辨才總無礙，博綜無不詳。獨惜說慈悲，未免過主張。臂稱鵓鴿肉，身供餓虎糧。左手割利刃，右手塗檀香。寃親悉平等，善惡心皆忘。愈慈愈忍辱，轉令身羸尪。惟強乃秉權，強權如金剛。吁嗟古名國，興廢殊無常。羅馬善法律，希臘工文章。開化首埃及，今亦歸淪亡。念我亞細亞，大

國居中央。堯舜四千年，聖賢代相望。大哉孔子道，上繼皇哉唐。血氣悉尊親，聲名被八荒。到今四夷侵，盡撤諸邊防。天若祚中國，黃帝垂衣裳。浮海率三軍，載書使四方。王威鎮象主，鬼族馴狼䝗。歸化獻赤土，頌德歌白狼。共尊天可汗，化外胥來航。遠及牛賀洲，鞭之如羣羊。海無烈風作，地降甘露祥。人人仰震旦，誰侮黃種黃？弱供萬國役，治則天下强。明王久不作，四顧心茫茫。

九

往讀明詩，見劉誠意集中一篇，一千三百餘言，構思之奇，遣語之險，亦可为吾詩界中放一異彩。雖然，長篇詩为長短句者不難，而五言最難；为奇險語有壯采者不難，为莊嚴語有風格者最難。吾重公度詩，謂其意境無一襲昔賢，其風格又無一讓昔賢也。請兩錄之以資比較。

憶昔盤古初開天地時，以土爲肉石爲骨，水爲血脈天爲皮，崑崙爲頭顱，江海爲胃腸，嵩嶽爲背膂，其外四岳爲四肢。四肢百體咸定位，乃以日月爲兩眼，循環照燭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勿使淫邪發洩生瘡痍。兩眼相逐走不歇，天帝愍其勞逸不調生病患，申命守以兩鬼名曰結璘與鬱儀。鬱儀手捉三足老鴉脚，脚踏火輪蟠九螭。咀嚼五色若木英，身上五色光陸離。朝發暘谷暮金樞，清晨還上扶桑枝。揚鞭驅龍扶海若，蒸霞沸浪煎魚龜。輝煌焜燿啓幽暗，煥照草木生芳蕤。結璘坐在廣寒桂樹根，漱嚥桂露芬香菲。啖服白兎所擣之靈藥，跳上蟾蜍背脊騎。招光弄影蕩雲漢，閃奎爍壁葩花擕。手摘桂樹子，撒入大海中，散與蚌蛤爲珠璣。或落巖谷間，化作珣玗琪。人拾得喫者，胸臆生明翬。內外星官各職職，惟有兩鬼兩眼晝夜長相追。有物來掩犯，兩鬼隨即揮刀鈹。禁制蝦蟇與老鴉，低頭屏氣服役使，不敢起意爲姦欺。天帝憐兩鬼，暫放兩鬼人間娭。一鬼乘白狗，走向織女黃姑磯。槌河鼓，褰兩旗。跳下黃初

平牧羊羣，烹羊食肉口吻流膏脂。却入天台山，呼龍喚虎聽指麾。東巖鑿石取金卯，西巖掘土求瓊蕨。巖旬洞書石梁折，驚起五百羅漢半夜撥剌衝天飛。一鬼乘白豕，從以青羊青兕赤鼠兒。便從閣道出西清，入少微，浴咸池。身騎青田鶴，去採青田芝。仙都赤城三十六，洞主騎鸞驂鳳來陪隨。神魃清唱毛女和，長煙裊裊飄熊旂。蜚廉吹笙虎擊筑，罔象出舞奔馮夷。兩鬼自從天上別，別後道路阻隔不得相聞知。忽聞寒山子，往來說因依。兩鬼各借問，始知相去近不遠，何得不一相見敘情詞。情詞不得敘，焉得不相思。相思人間五十年，未抵天上五十炊。忽然宇宙變差異，六月落雪冰天逵。黿鼉山上作窟穴，蛇頭生角角有歧。鱷魚掉尾斫折巨鼇脚，蓬萊宮倒水沒楣。欃槍枉矢爭出逞妖怪，或大如甕盎，或長如委蛇。光爍爍，形躨躨。叫鹿豕，呼熊羆。煸吳回，翔魌魑。天帝左右無扶持，蚑蝱蚤蝨蠅蚋蜞，嚌膚咂血圖飽肥；擾擾不可揮；筋節解折兩眼矓，不辨妍與媸。兩鬼大惕傷，身如受榜笞。便欲相約討藥與天帝醫：先去兩眼翳，使識青黃紅白黑，便下天潢天一水，洗滌盤古腸胃心腎肝肺脾。却取女媧所摶黃土塊，改換耳目口鼻牙舌眉。然後請軒轅，邀伏羲；風后力牧老龍告，泰山稽；命魯般，詔工倕；使豐隆，役黔羸；礪斧鑿，具鑪鎚，取金蓐收，伐材尾箕；修理南極北極樞，斡運太陰太陽機。檄召皇地示，部署岳瀆神，受約天皇墀：生鳥必鳳皇，勿生梟與鴟；生獸必麒麟，勿生豺與狸；生鱗必龍鯉，勿生蛇與蟺；生甲必龜貝，勿生蝓與蜞；生木必松楠，生草必薺葵，勿生鉤吻含毒斷人腸，勿生枳棘覃利傷人肌；螟蝗害禾稼，必絕其蝝蚳；虎狼防畜牧，必遏其孕孳；啓迪天下蠢蠢氓，悉蹈禮義尊父師：奉事周文公、魯仲尼、曾子輿、孔子思，敬習書、易、禮、樂、春秋、詩。履正直，屏邪欹。引頑嚚，入矩規。雍雍熙熙，不凍不飢。避刑遠罪趨祥祺。謀之不能行，不意天帝錯怪恚。謂此是我所當爲，眇眇末兩鬼，何敢越分生思惟！呶呶向瘖盲，洩漏造化微。急詔飛天神王，與我捉此兩鬼拘囚之！勿使在人寰，做出妖怪奇！飛天神王得天帝詔，立召五百夜叉，帶金繩，將鐵網，尋蹤逐跡，莫放兩鬼走逸入巘巇。五百夜叉個個口吐火，搜天刮地走不疲。吹風放火烈山谷，不問杉柏樗櫟蘭艾蒿芷蘅茅茨，燔焱熨灼無餘遺。搜到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仞幽谷底，捉住兩鬼眼睛光活如琉璃。養在銀

絲鐵柵內，衣以文采食以糜。莫教突出籠絡外，踏折地軸傾天維。兩鬼亦自相顧笑，但得不寒不餒長樂無憂悲，自可等待天帝息怒解猜惑，依舊天上作伴同游戲。

一〇

陳伯嚴吏部，義甯撫軍之公子也。與譚瀏陽齊名，有『兩公子』之目。義甯湘中治蹟，多其所贊畫。其詩不用新異之語，而境界自與時流異，醲深俊微，吾謂於唐宋人集中，罕見倫比。記其贈黃公度一首云：『千年治亂餘今日，四海蒼茫到異人。欲挈頹流還孔墨，可憐此意在埃塵。勞勞歌哭昏連曉，歷歷肝腸久更新。同倚斜陽看雁去，天迴地動一沾巾。』

一一

吳君遂刑部，武壯公長慶子也，以氣節聞一時。丁酉抗疏陳時事，請變法，格不得達，浩然掛冠歸。近頃復上疏請歸政。迴鑾以後，薄海所想望者，惟此一舉，然莫敢言也；惟君毅然犯政府所最忌而言之，其所養可知矣。其詩肖其爲人。所著有北山樓集，宋平子跋之云：『五言古體，多似陶韋。五言律體，多似少陵。七言律體，直逼江西諸祖。』蓋道實也。吾最愛其支那有一士兩章，其一云：『支那有一士，弢迹居越東。抗志希純素，篤性秉淵冲。意曠九州外，神遊三代中。如傷惓心目，無告哀殘癃。一夫苟不獲，叢疚在厥躬。陳詞就重華，問道訪崆峒。著書累萬言，吾道未終窮。哲人不偶世，至論無汚隆。豈惟躋小康，

將以致大同。挾策獻太平，疇能識王通。抱玉貴善藏，活國徯良工。感子他山意，錯石資磨礱。已矣吾何悲，矯首沓鴻濛。』(右贈宋平子)其二云：『支那有一士，戢影居越西。結念抱冰雪，宅心高虹霓。慷慨懷前修，惻愴憫羣黎。邱索與典墳，一一窮探稽。種界析狠鹿，政教疏羌氐。獨永秦皇祚，屢忤末俗詆。畸士自跅弛，良馬空駃騠。始知間代才，動與世相睽。澄澄之江波，曉日鳴天鷄。嶷嶷天台山，仰止難攀躋。賤子奮孤心，逆鱗嘗獨批。荃莫察中情，信讒反怒懠。邪枉固不容，悻直終見擠。三月何皇皇，兩馬猶栖栖。懷哉虞重華，風雨聞弗迷。宣尼未忘魯，子輿思王齊。已而復已而，且俟聖人兮。』(右贈章太炎)

一二

又有集句一首云：『青天漫漫覆長路，一紙短書無寄處。欲問平安無使來，乃知貧賤別更苦。四時天氣總愁人，秋月春風等閑度。憂患衆兮歡樂鮮，朱顏日夜不如故。嗟余此去其從誰，萬里蒼蒼煙水暮。構雲有高營，祇見石與土。俛視大江奔，幽憤得一吐。我欲凌風翔，轉上青天去。當面輸心背面笑，翻手作雲覆手雨。煙消日出不見人，至竟江山誰是主。』驅使前輩，天衣無縫，而含蓄蘊藉，別有懷抱，余酷愛之。

一三

丁叔雅戶部，雨生中丞子也；卓犖有遠志，憂國如痗，而詩尤以神味勝。庚子秋，余返滬上，從友人扇頭見其感事一首云：『被髮藺足行趯趯，有人流涕哀江南。眼前所見皆餘子，大宙之亂何時戡。』余絕愛之，謂

以二十八字寫盡當今時局，而自見懷抱，仁言藹如，未有能及此者也。頃從北山樓集，復見其將歸嶺南留別一首云：『百無聊賴過零丁，遙睇中原一髮青。避地詩人哀故國，渡江名士泣新亭。山河運歇英才盡，鼙鼓聲沈戰血腥。鶉首賜秦天亦醉，祇憐羈客獨長醒。』絕似劍南學杜諸作也。

一四

吾黨中天才絕特者，未有吾家伯雋孝廉若也。伯雋以辛卯年與余同遊南海先生之門，年方十四，是歲即舉於鄉。當其未禮南海也，碌碌無以異於常兒；一度摩頂受記，夙慧飆發。而尤耽內典，在齋中終日坐禪，少年同學時或揶揄捉弄之，弗爲動也。其冬，余入都，伯雋贈三詩，其一云：『惺惺眞宰愼其微，萬象紛紜任所之。客賊並來善相接，佛魔俱掃得堅持。精魂須歷三千劫，大力常周十二時。遊刃雖然有餘地，族間猶自見難爲。』其二云：『長嘯一聲天地寬，翛然來去更無難。崑崙頂上鐵船動，魑魅叢中神劍寒。壁立萬仞皆平地，坐斷十方如是觀。河嶽日星通神氣，周遊磅礴在胸肝。』其三云：『無明有愛如來種，一片慈悲成此身。軀殼衆生託吾輩，肝腸內熱爲斯人。遊行自在虛空架，轉運無方大法輪。七寶莊嚴開世界，卻原步步踏紅塵。』十四歲乳臭小兒，何處有此識想，得不歎絕！

一五

南海先生曰：『伯雋殆有夙根者，遊戲人間耳。』顧伯雋寡言，吾無從窺其底蘊；以文字論之，知其非冷腸人

也。記其所塡詞摸魚兒一闋云：『算只有江山無數，怎盛得靈氛住？氣吞地球常八九，渺爾衆生何有？甚情緒，向百尺高樓，覷看行人路。滿城簫鼓；算愁裏無人，夢中無地，獨自任情苦。秋風起，春草春花又暮。忽見陀城煙樹；蕭蕭馬鳴催落日，弄得老天憔悴，我何顧。算萬里堂堂，猶是神州土。笑聲歸去，待日闇雲冥，風狂雨横，重覓舊遊處。』又金縷曲一闋，記其末四句云：『他若有情吾能見，吾有情更待向誰說？空佇立，肝腸熱。』然則伯雋豈忘世者耶？記昔嘗責備之，伯雋曰：『我今日正在臥薪嘗膽的時候。』但薪膽生涯忽忽十年矣，海內風雲如此其急，而小舍利佛尚不肯出定，吾又安能無憾也！

一六

譚瀏陽之有得於佛學，知瀏陽者皆能言之。然瀏陽之學佛，實自金陵楊仁山居士。其遺詩有金陵聽說法一章，即居士所說也。詩云：『而爲上首普觀察，承佛威神說偈言。一任法田賣人子，獨從性海救靈魂。綱倫慘以喀私德，法令盛於巴力門。大地山河今領取，菴摩羅果掌中論。』此詩無刻本，見麥孺博箑端，瀏陽手書也。

一七

達縣吳季清先生德潚，作令西安，庚子義和之變，爲亂民所戕，闔門及難。識與不識，莫不痛心。天之報施善人，眞其誣哉！先生至德純孝，而學識魄力迴絕流俗，尤邃佛理。自號雙遺居士。有子三人：長曰鐵

樵，名樵；次曰仲弢，名以棨；季曰子發，名以東：皆有過人之才。余與譚瀏陽及鐵樵約爲兄弟交，而父事季清先生。乙未秋冬間，同客京師，吾三人者，連輿接席，未嘗一日相離也。丙申五月，鐵樵以暴病卒於漢口。瀏陽時在滬，哭之慟，嘗爲作一傳，見時務報中。未幾，季清先生之官山陰，瀏陽贈一詩云：『此生當補他方佛，何意微塵補一官。□□□□□□□，延陵魂氣北邙寒。(下忘)』蓋弔之也。以東當乙未，年僅十一，隨侍入都，風采英發，徧交一時名士，瀏陽戲號之曰舍利佛，以其早慧也。丙申，受學於余者一年，日讀書盡十餘卷，屬文能二三千言，兼學英法文字。而仲弢亦來居滬上，綜核善治事。瀏陽語余曰：『三吳，蜀之三龍也。吾國有此等人才，豈是亡國氣象！』而不意鐵樵無端以死，而兩弟亦隨季清先生斃於毒刃也！庚子夏，余在夏威夷島，得仲弢一書曰：『舍利佛每言及公，即涕泣不可止。』余重感之，重悲之，乃書未及答，而凶耗已聞，天之喪斯，夫復何言！在報中見黃公度有庚子三哀詩，其一即季清先生也，記其數聯云：『以君精佛理，夙通一切法。明知入世事，如幻如泡沫。佛力尚有盡，何況身生滅。將頭臨刃時，定知不驚怛。』讀此亦可以略窺先生之學矣。

一八

譚瀏陽獄中絕筆詩，各報多登之，日本人至譜爲樂歌，海宇傳誦，不待述矣。但其詩中所指之人，或未能知之。今錄原文，略加案語。詩曰：『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所謂兩崑崙者，其一指南海，其一乃俠客大刀王五，瀏陽作吳鐵樵傳中所稱王正誼者是也。王五

爲幽燕大俠，以保鏢爲業，其勢力範圍，北及山海關，南及淸江浦，生平專以鋤强扶弱爲事。瀏陽少年嘗從之受劍術，以道義相期許。戊戌之變，瀏陽與謀奪門迎辟，事未就而瀏陽被逮，王五懷此志不衰。庚子八月，有所布畫，忽爲義和團所戕，齎志以歿。嗚呼！王五眞男兒，不負瀏陽矣。

一九

余識唐瀏陽最晚。乙未秋，與譚瀏陽定交，叩其友，則曰：『二十年刎頸交，紱丞一人而已。』余心識之。丁酉冬，講學長沙，譚公乃爲余兩人介紹焉。譚公之成仁也，唐公慟哭辭家，欲如京師收葬。至上海，則譚公忠骸已南下，因不果往，而東渡謁南海，時有輓聯云：『與我公別幾許時，忽警電飛來，忍不攜二十年刎頸交同赴泉臺，漫嬴將去楚孤臣，簫聲嗚咽。近至尊剛十餘日，被羣陰構死，甘永拋四百兆爲奴種長埋地獄，只留得扶桑三傑，劍氣摩空。』至今讀之，猶字字精神活現，淒人心脾，蓋唐公所以繼譚公之志者，早於二十年前矣。唐公流血後，同人復有誦其詩者，僅記二句云：『臏好頭顱酬死友，無眞面目見羣魔。』此詩余未之見也。在南洋時，□□□屬余寫之，余爲續成一絕句云：『道高一尺魔一丈，天地無情獨奈何！』

二〇

宗室壽伯福太史富，可謂滿洲中最賢者矣。其天性厚，其學博，其識拔，愛國之心，盎睟於面。乙未秋冬間，余執役强學會，君與吳彥復翩然相過，始定交，彼此以大業相期許。其後君復有知恥學會之設，都人

士咸以爲狂，莫或應也。庚子八月，君果以身殉國恥。噫嘻！可不謂朝陽鳴鳳耶！余丙申出都，君有贈詩，不能全記憶，今從北山樓集得其原本，亟錄誌感。詩曰：『飛絮亂晴煙，飛花撲綺筵。春風一回送，飄泊去南天。夫子青雲器，高吟白馬篇。空勞賈生哭，不薦禰衡賢。長揖辭京國，揚舲指媚川。海雲愁望闕，嶺樹引歸船。寶劍終騰匣，明珠暫伏淵。江湖閑歲月，好自惜華年。』

二一

武陵何鐵笛烈士來保，余未獲識面，顧夙聞譚瀏陽稱其爲人，謂生平肝膽交，除紱丞外，君爲第一，因此相神交者數年矣。庚子，君與唐瀏陽共事，而君實任衡湘一切布畫，漢變後死事最烈。頃趙曰生郵寄其絕命詞四章，亟錄如下：『銀鐺鐵鎖出圜牆，親友紛紛送道旁。三百健兒齊護衛，萬頭鑽孔看何郎。（鐵笛被捕於辰州，以三百人護衛，檻送長沙，故云。——曰生注。）』『北宋黨人碑甫毀，東林名士獄旋興。千秋公論應猶在，兩廡孤豚愧未能。』『四萬八千蟲出入，五官五臟我原無。無人何苦爭恒幹，還我清虛一丈夫。』『痛哭君親恩太厚，百千萬劫不能酬。忠臣孝子今生了，且向龍潭掉臂遊。』

二二

鐵笛復有滿江紅一闋，其自序云：『庚子黨禍再作，亡命桃源，遂遊桃源洞，黑箐鬼語，蒼棡猩啼，魂悽魄殭，非復人間世也。援筆賦此。』其詞云：『造化小兒，簸弄我望門投止。黑夜裏，攀藤附葛，雨來風起。燈

火一星林際出，忽聞犬吠心頭喜。又山門閉了寂無人，鐘聲死。撫身世，淚盈眥。悲家國，血盈臆。(叶上聲)問蒼天何苦，磨人至此？靖節先生知甚處？避秦有甚桃源裏？聽天邊啞啞有慈鴉：歸來只！』

二三

武陵蔡樹珊烈士鍾浩，血性過人，治事機警。余承乏湖南時務學堂時，君始來共學。其後復遊學東京，亦以漢難遇害。曰生復錄其獄中作四章見寄，詩云：『蟻磨盤舒又一年，玄黃爭戰幾推遷。寒沙白日淹鸞地，短褐雕弓射虎天。終見蜩螗同水火，那堪環玦在風煙。鷄鳴午夜頻搔首，看劍挑燈意惘然。』『佩稜夢裏寒金雀，諫草堂前起暮鴉。誤國千年仍介甫，通藩幾道問充華。蜉蝣竟夕成毛羽，螳臂當車挫爪牙。西狩無麟天閏爽，逋逃人海豢龍蛇。』『又聞麻達葛山奇，輕重當年類舉棋。貂珥雙簪矜別邸，蘭椒三爇拜西闈。酬天祀典憐鷄寶，排日笙歌駕鳳蜺。嘗得蒞裘身欲老，克家猶護綠幢兒。』『蕭牆旋起八王戈，鹰寇其如召寇何。碧海膏流成赤鹵，紅蓮豔結舞妖魔。九朝典册新鈐散，千騎宮裝老淚多。辜負香衾驚破夢，不因封事動鳴珂。』

二四

邱公恪，名宗華，當代青年中一有望之人物也。去冬游學日本，入成城學校，習陸軍。以病退校，歸養滬上，余親送登舟。乃歸未及一月，竟溘然長逝，年僅逾弱冠耳。懷八斗之才，飲萬斛之恨；一事未就，賫志

九原；吳氏兄弟以後，又弱一個矣！君夫人吳孟班，先君數月卒，一時有心人，旣已痛之。蔣觀雲曾有詩云：『女權撒手心猶熱，一樣銷魂是國殤。』吾於孟班未得見，若公恪者，固夙以爲國流血自祝，吾亦冀其爲鐵血派中一偉人也。豈意天地無情，蘭摧玉折，公恪孟班，吾知爾不瞑於泉臺矣！公恪卒後，葉浩吾有輓聯云：『中國少年死。知己一人亡。』而成城學校校友會亦有祭文云：『沈沈支那，大病長殲。哀哀衆生，噩夢正酣。魑魅攫人，白晝涎饞。嗟我同志，日削月劖。咄咄公恪，海邦雄男。俛仰國事，痛茹酸銜。漆室哀鳴，無裨國阽。矧以憂殉，曷其能堪？嗚呼哀哉！苟生足愧，苟死甯甘？航航女權，一例優曇。志未一酬，墓草毿毿。海國龍伯，扶餘虬髯。振劍三彈，淚盈黃衫。讀君遺書，憂心如惔。竟君之志，後死者擔。魂兮來歆，目斷江南。嗚呼哀哉！尙饗。』

二五

太平翼王石達開，其用兵之才，盡人知之，而不知其嫻於文學也。近友人傳誦其詩五章，蓋曾文正曾招降彼，而彼賦此以答也。詩云：『曾摘芹香入泮宮，更探桂蕊趁秋風。少年落拓雲中鶴，陳迹飄零雪裏鴻。聲價敢云空冀北，文章今已遍江東。儒林異代應知我，祇合名山一卷終。』『不策天人在廟堂，生慚名位掩文章。清時將相無傳例，末造乾坤有主張。況復仕途多幻境，幾多苦海少歡場。何如著作千秋業，宇宙長留一瓣香。』『揚鞭慷慨涖中原，不爲仇讎不爲恩。祇覺蒼天方憒憒，莫憑赤手拯元元。三年攬轡悲羸馬，萬衆梯山似病猿。我志未酬人亦苦，東南到處有啼痕。』『若個將才同衛霍，幾人佐命等蕭曹。男兒欲畫

麒麟閣，早夜當嫺虎豹韜。滿眼河山增曆數，到頭功業屬英豪。每看一代風雲會，濟濟從龍畢竟高。』『大帝勳華多頌美，皇王家世盡鴻濛。賈人居貨移神鼎，亭長還鄉唱大風。起自匹夫方見異，遇非天子不爲隆。醴泉芝草無根脈，劉裕當年田舍翁。』此詩自叙履歷，兼述志氣，所云名山一卷，著作千秋，蓋亦有所自負矣。前後四章，皆不免下里巴人之誚；獨第三章，則即以詩論，亦不媿作者之林，且仁人之言藹如矣。至其懷抱帝王思想，不知民權大義，則固不足以責數十年前之人物也。又聞石有所作檄文，全篇駢儷，中四語云：『忍令上國衣冠，淪於夷狄；相率中原豪傑，還我河山。』雖陳琳、駱賓王，亦無此佳語，豈得徒以武夫目之耶？

二六

南海先生不以詩名，然其詩固有非尋常作家所能及者，蓋發於眞性情，故詩外常有人也。先生最嗜杜詩，能誦全杜集，一字不遺，故其詩雖非刻意有所學，然一見殆與杜集亂楮葉。余能記誦百餘首　所最愛者，己丑出都七律四首之一云：『滄海飛波百怪橫，唐衢痛哭萬人驚。高峯突出諸山妬，上帝無言百鬼獰。漫有漢廷追賈誼，豈教江夏貶禰衡。陸沈忽望中原歎，他日應思魯二生。』又絕句十首之二云：『此去南山與北山，猿鶴哀號松柏頑。或勸蹈海未忍去，且歌惜誓留人間。』『南山之下豆苗肥，北山之上猿鶴飛。百畝耕桑五畝宅，先生歸去未必非。』戊戌國變紀事四首之三云：『歷歷維新夢，分明百日中。莊嚴對宣室，哀痛起桐宮。禍水滔中夏，堯臺悼聖躬。小臣東海淚，望帝杜鵑紅。』『遮雲金翅鳥，啄食小龍飛。海水看翻

立，昊天怨式微。哀哀呼后土，慘慘夢金閨。千載黿漦恨，王孫有是非。』『吾君眞可恃，哀痛詔頻聞。未竟維新業，先傳禪讓文。中原皆沸鼎，黨獄起愁雲。上帝哀臣罪，巫陽筮予魂。』

二七

侯官嚴先生之科學，學界稍有識者，皆知推重；而其文學則爲哲理所揜，知者蓋寡。余前作廣詩中八賢歌內一解云：『哲學初祖天演嚴，遠販歐鉛攙亞槧，合與莎米爲鰈鶼，奪我曹席太不廉。』蓋深佩之也。頃熊季廉錄其辛丑三月舊作見寄，即先生北行時和季廉作也。詩如下：『一十九稘初告終，摶摶負地趨大同。神機捭闔縱變化，爭存物競誰爲雄。至人先天不滯物，高下體合同張弓。心知斯民致仁壽，何徒食苦師蓼蟲。大哉培根氏告我，觀物見道冥纖洪。三王五帝各垂法，當其時可皆爲功。蚩蚩之氓俾自主，如適洲渚浮艨艟。及其時過仍墨守，無益徒使百弊叢。矧茲天意存混一，異類殊俗終棣通。是時閉拒議自守，何異毛毳當鑪烘。履而後艱常智耳，既懲勿省庸非憒。四萬萬人皆貴種，遂使奴隸神將恫。所以百千億志士，欲持建鼓撾頑聾。賢愚度量幾相越，聽者一一褒耳充。膠膠擾擾何時已，新舊二黨方相攻。去年北方致大釁，至今萬乘猶塵蒙。亦知天心未悔禍，南奔避地甘長終。豈意逃空得謦欬，知交迺遇四五公。就中愛我最親摯，僂指先屈南昌熊。心期渾欲忘彼己，圭角細與加磨礱。人生行止不自詭，扁舟忽欲隨南風。瀕行握手無所贈，惟有空氣如長虹。橫流它日倘相遇，所願身道雙加豐。』季廉，南昌人，名師復，侯官高足弟子也。

昔嘗推黃公度、夏穗卿、蔣觀雲爲近世詩界三傑。吾讀穗卿詩最早，公度詩次之，觀雲詩最晚。然兩年以來，得見觀雲詩最多，月有數章。公度詩已如鳳毛麟角矣。穗卿詩，則分攜以來，僅見兩短章耳；團沙之感，云何可言！近觀雲以其四長篇見貺，則己亥秋別天津有感寄懷嚴蔣陳諸故人之作也。讀竟，如枯腸得酒，圓滿欣美，爰急錄之如下：『暮雨掩柴門，秋聲滿庭樹。瑟瑟紙屏間，一燈靜如鷺。髣髴少年時，讀書未馳騖。即此感生平，流轉亡吾故。乙未在武昌，始與吳生(樵)遇。丙申在密雲，閉戶互朝暮。丁酉在京師，張趙日相晤。新機始萌芽，禱祀潤雨露。戊戌在天津，大夢正驚寤。素箏載濁酒，慷慨登樓賦。(在天津時，與蔣性才陳瀾深等時相過從飲酒，各有詩記之。)今年在鄉閭，過此將焉駐？人生幾中秋？何者爲我素？問天天不聞。聽雨雨不住。』『束髮抱流略，辛勤三十年。一日不忍捨，頗欲窺高堅。才短衣食迫，窮老仍愚顚。慨然望六合，豈無豪與賢？閒關十數載，所在窮山淵。山陽一聞笛，中策從此捐。時會既未至，盛業由書傳。旁行百萬卷，精詣窮人天。舌人十萬輩，瞠目無媸妍。學未聞大道，豈能事言詮？昔者山海隔，今有車與船。今者文字隔，誰施蹄與筌？事窮我公起，(謂侯官嚴氏)吾族殆帝憐。公學豈在此，而此世所先。國狗素狂痴，眈眈吻常涎。興亡有一定，名世獨見全。冥冥津門樹，日暮起蒼煙。扁舟載吾逝，不復相流連。何時一尊酒，黽勉爲執鞭。』『蔣子(智由)起寒素，姓名世不張。乞食走燕野，掃塵書一牀。過從日抵掌，每覺芝蘭芳。農宗(己辰秋間蔣子著有農宗篇)發大義，精誼貫百王。持此照震旦，可謂見膏肓。陳子(錦濤)墨

者桀，與蔣相翺翔。噫人振絕詣，哲學搜旁行。餘事託雄劍，赴難甘探湯。嗟吾二三子，於世誠蚊虻。然而貞元際，捨此誰與商？艱難困一飽，口呿舌爲僵。浮雲起西北，俄頃滿八荒。瀟瀟涼風至，白露降爲霜。蒲柳與松柏，於理豈久藏？爲我蓄明德，毋亟耀其光。』『湛湛一尊酒，淵淵千卷書。蕭蕭兩株樹，寂寂三間廬。微材豈有競，即此亦足娛。所嗟時日迫，言將戒征車。征車亦何爲，窮達非我圖。但恨萬山外，朋友日夜疏。滔滔浙江水，亙古不得徐。東流到黃海，應瀠故人居。登樓望不見，天海搖空虛。旋歸對塵俗，積懣聊一舒。侘傺獨就枕，夢見遊天衢。九奏動萬舞，熊羆自我涂。丘聃並千古，噫能辨有無？』

二九

黃公度集中，名篇不少。至其今別離四章，度曾讀黃集者，無不首記誦之；陳伯嚴推爲千年絕作，殆公論矣。余嚮者每章能舉其數聯，顧迄不能全體成誦，憤恨無任。季廉不知從何處得其副本，寫以見寄，開緘不自知其距躍三百也；亟爲流通之於人間世，吾以是因緣，以是功德，冀生詩界天國。『別腸轉如輪，一刻既萬周。眼見雙輪馳，益增心中憂。古亦有山川，古亦有車舟。車舟載離別，行止猶自由。今日舟與車，併力生離愁。明知須臾景，不許稍綢繆。鐘聲一及時，頃刻不少留。雖有萬鈞柁，動如繞指柔。豈無打頭風，亦不畏石尤。送者未及返，君在天盡頭。望影倏不見，煙波杳悠悠。去矣一何速，歸如留滯不？所願君歸時，快乘輕氣球。』『朝寄平安語，暮寄相思字。馳書迅如電，云是君所寄。既非君手書，又無君默記；雖署花字名，知誰箝紙尾？尋常並坐語，未遽悉心事；況經三四譯，豈能達人意？只有斑斑墨，類似臨

行淚。門前兩行樹，離離到天際；中央亦有絲，有絲兩頭繫。如何君寄書，斷續不時至？每日百須臾，書到時有幾？一息不見聞，使我容顏悴。安得如電光，一閃至君旁。』『開函喜動色，分明是君容。自君鏡匳來，入妾懷袖中。臨行翦中衣，是妾親手縫。肥瘦妾自思，今昔將毋同。自別思見君，情如春酒濃。今日見君面，仍覺心忡忡。攬鏡妾自照，顏色桃花紅。開篋持贈君，如與君相逢。妾有釵插鬢，君有襟當胸。雙懸可憐影，汝我長相從。雖則長相從，別恨終無窮。對面不解語，若隔山萬重。自非夢來往，密意何由通？』『汝魂將何之，欲與君追隨。飄然渡滄海，不畏風波危。昨夕入君室，舉手牽君帷；披帷不見人，想君就枕遲。君魂倘尋我，會面亦難期；恐君魂來日，是妾不寐時。妾睡君或醒，君睡妾豈知？彼此不相聞，安怪相參差？舉頭見明月，明月方入屏。此時想君身，侵曉剛披衣。君在海之角，妾在天之涯。相去三萬里，晝夜相背馳。眠起不同時，魂夢難相依。地長不能縮，翼短不能飛。只有戀君心，海枯終不移。海水深復深，難以量相思。』

三〇

吾少年同學中，相與共晨夕最久者，惟番禺韓孔广布衣，即其著述自署捫蝨談虎客者是也。孔广評騭人物，最有特識，常在尋常人褒貶毀譽之外。嘗爲詠史絕句十餘章，其張子房一首云：『悲智彌綸徧九州，空觀實證一留侯；功成撒手人天去，畢竟亡秦爲國仇。』其陳龍川一首云：『斬馬盜馬陳同甫，千古英雄僅見之；可惜漆光開眼日，醉時心事已飛馳。』蓋孔广謂子房爲國家主義中之樂天派，謂陳同甫爲儒生之有

帝王思想者也。

三一

孔厂復有熱心一首云：『熱心直欲爐天地，落魄依然一國民。病裏觀人原幻境，夢中化蝶是前身。交論血肉天應淚，相到皮毛馬不眞。我亦三千年睡足，東方雄辯已驚神。』余昔在美洲時，從報紙中見此詩，酷愛之，顧不知爲誰氏作，後乃詢知其出我孔厂也。

三二

黃公度嘗語余云：『四十以前所作詩多隨手散佚。庚辛之交，隨使歐洲，憤時勢之不可爲，感身世之不遇，乃始薈萃成編，藉以自娛。』即在湘所見之稿也。公度既不屑以詩人自居，未肯公之同好。余又失之交臂。未錄副本。近於詩話中稱其詩，海內外詩人貽書索閱者甚多，然急切無從覓致也。念其官日本參贊時，如重野安繹、森春濤、龜谷行諸君，皆有唱酬，又聞天南某氏曾在新嘉坡領事署鈔存人境廬詩一卷，余因徵之東瀛南島，幸得數十篇。自今以往，每次詩話中可必有一鱗一爪矣。但所刊錄，未必爲公度得意之作。要之，公度之詩，獨闢境界，卓然自立於二十世紀詩界中，羣推爲大家，公論不容誣也。

三三

公度嘗以光緒七年裁撤美國留學生，爲中國第一不幸事。然至今日，尚有公然與留學生爲敵者，公度聞之，感慨又當何如！錄其罷美國留學生感賦一首。嘻！是亦海外學界一段歷史也。其中情狀，知之者已寡；知之而今能言之者益希矣。錄以流布人間焉。學生乎，監督乎，當道乎，讀之皆可以自鑑也；豈直詩人之詩云爾哉？『漢家通西域，正值全盛時。南至大琉球，東逮高句驪；有北同盟國，帝號俄羅斯；各遣子弟來，來拜國子師。皇帝臨辟雍，皇皇漢官儀；石經出玉篋，寶蓋張丹墀；諸王立橫巷，百蠻環泮池。於戲盛德事，慨想軒與羲！自從木蘭狩，國弱勢不支；環球六七雄，鷹立側眼窺；應制臺閣體，和聲帖括詩；二三老成謀，知難濟傾危。欲爲樹人計，所當師四夷。奏遣留學生，有詔命所司：第一選備秀，其次擇門楣。高門撥科第，若摘頷下髭。黃背好八股，肯令手停披？茫茫西半球，極遠天無涯；千金不垂堂，誰敢狎蛟螭？惟有小家子，重利輕別離。紈干山頭雀，短喙日啼饑；但圖飛去樂，不復問所之。藍縷田舍奴，蓬頭乳臭兒；優給堂飧錢，榮領行裝衣。舟中東西人，相顧驚復疑：此乃窶人子，胡爲來施施？使者挈乘槎，四牡光騑騑；鄭重詔監督，一一聽指麾。廣廈百數間，高懸黃龍旗；入室闃無人，但見空皋比；便便腹高臥，委蛇復委蛇。借問諸學生，了不知東西。各隨女師去，雛鷄母相依；鳥語日啾啁，庶幾無參差。就中高材生，亦有出類奇。其餘中不中，太半悲染絲。千花紅毾㲪，四窗碧琉璃；金絡水晶柱，銀盤夜光杯。鄉愚少所見，乍見輒意移。家書說貧窮，問子今何居。我今膳雙鷄，誰記炊扊扅？汝言盎無糧，何不食肉糜？客問故鄉事，欲答顏忸怩。嬉戲替戾岡，游讌賀跋支；縱譚伊優亞，酣歌妃呼豨。吳言與粵語，病忘反不知。亦有習祆教，相率拜天祠；口嚼天父餠，手繙景教碑。樓臺法界住，香華美人貽。此間國極樂，樂不故蜀

思。新來吳監督，其僚喜官威。謂此泛駕馬，銜勒乃能騎。徵集諸生來，不拜卽鞭笞。弱者呼謈痛，强者反脣稽。汝輩狠野心，不如鼠有皮。誰甘畜生罵，公然老拳揮。監督憤上書，溢以加罪辭：諸生盡佻達，所業徒荒嬉；學成供蠻奴，否則仍漢癡；國家糜金錢，養此將何爲？朝廷命使者，去留審所宜。使者護諸生，本意相維持。監督意亦悔，駟馬舌難追。使者甫下車，含怒故詆諆：我不知許事，我且食蛤蜊。監督拂衣起，怒喘竹筒吹。一語不能合，遂令天地睽。郎當一百人，一一悉遣歸；竟如瓜蔓抄，牽累何纍纍。當其未遣時，西人書交馳。總統格蘭脫，校長某何誰：頗言華學生，留爲國光輝；此來學日淺，難言成與虧；頗有聰穎士，利錐非鈍槌；忽然筵席撤，何異鞶帶褫；本圖愛相助，今胡棄如遺？相公答書言：不過別瑕疵。一旦盡遣撤，譁然稱我欺；怒下逐客令，旋禁華工來。溯自西學行，極盛推康熙：算兼幾何學，方集海外醫；天士充日官，南齋長追隨；廣譯奇器圖，諸器何夥頤。惜哉國學舍，未及設狄鞮。矧今學興廢，尤關國盛衰；十年敎訓力，百年富强基；奈何聽兒戲，所遣皆卑微？部婁難爲高，混沌强書眉。坐令遠大圖，壞以意氣私。牽牛罰太重，亡羊補恐遲。蹉跎一失足，再遣終無期。目送海舟返，萬感心傷悲。』（按：美國留學生于辛巳年裁撤。奏請派往者，曾文正公。募集學生者，豐順丁日昌。率往者，吳川陳蘭彬，後派出使大臣。前監督，高州區諤良，新會容增祥。後監督，南豐吳嘉善，其僚友爲金某。初率學生，繼派副使，爲香山容閎。備誌詩末，以供參考。）

三四

頃得上海一匿名書，自題東亞傷心人者，內新樂府一章，屬登報。讀之，香山、西堂不是過也，因急攫以

實我詩話。詩如下：

哀星軺識辱國也

使臣怒，使臣怒，使臣怒阿誰？不怒赤阪妓，不怒新橋女大夫。學生汝太不曉事，長揖空階求不已。不是龍門汝誤投，市儈認作韓荊州。從來市儈得志慣橫行，未聞獻媚畜意殺學生。使臣當日好肩背，南洋負米東洋賣。相公堂前，袖獻票紙。王爺膝下，跪呈扇子。王爺心緒憂，肥奴旁侍喘如牛，親捧留聲機器奏牀頭。翁在街頭賣卦命，兒走上房司門政。兒今作貴人，紫綬金章襯綠巾；綠巾恥富貴，功名由巾起。吁嗟乎！君名不愧替錢死。

三五

近吾以作詩話故，海內名士頗有以故人詩寫寄者。非獨鄙人欣幸，度亦我文壇同志所願望也。亟最錄之。

潘蘭史以康烈士幼博一詩見寄，乃爲蘭史題獨立圖者也；詩云：『迢迢香海小闌干，獨立微吟一笑歡；我亦平生有心事，好花留得與人看。』其犧牲一身爲後來國民謀幸福之心，活現紙上，讀竟愴然。幼博先生詩不多見，吾昔誦其一二，今復不能記憶，得此狂喜不自勝。潘君吾粵人，名飛聲，嘗游德國，久主香港華字報，最主持清議者也。

三六

蘭史又寄公度詩三章。其第一章已錄報中，不再錄。其第二章題爲香港訪潘蘭史題其獨立圖，詩云：『四億萬人黃種貴，二千餘歲黑甜濃；可堪獨立山人側，多少他人臥榻容？』其第三章題爲夜泊，詩云：『一行歸雁影零丁，相倚雙鳧睡未醒；人語沈沈篷悄悄，沙光淡淡竹冥冥。近家鄉夢心尤亟，拍枕濤聲耳厭聽；急趁天明催解發，開門斜日帶殘星。』案蘭史獨立圖，一時名士題詠殆徧。余記邱倉海一聯云：『黃人尙昧合羣理，詩界差存自主權。』意境新闢，余亟賞之。

三七

李曉暾以譚瀏陽遺詩見寄，類多見莽蒼蒼齋詩中者（丁酉金陵刻本），今錄其和友人除夕感懷四篇并敍，敍曰：『舊作除夕詩甚夥，往往風雪羈旅中，拉雜命筆，數十首不能休，已而碎其藁，與馬矢車塵同朽矣。今見饒君作，不覺蓬蓬在腹。憶除夕商州寄仲兄：「風櫺抗手別家園，家有賢兄感鶺原；兄曰嗟予弟行役，不知今夜宿何邨。」風景不殊，幽明頓隔。歔邑陳言，所感深焉；亦不自知粗放爾許。』詩曰：『斷送古今惟歲月，昏昏臘酒又迎年。誰知羲仲寅賓日，已是共工缺陷天。桐待鳳鳴心不死，澤因龍起腹難堅。寒灰自分終銷歇，賴有詩兵鬬火田。』『我輩蟲吟眞碌碌，高歌商頌彼何人。十年醉夢天難醒，一寸芳心鏡不塵。揮灑琴尊辭舊歲，安排險阻著孤身。乾坤劍氣雙龍歗，喚起幽潛共好春。』『內顧何曾足肝膽，論交晚乃得髯翁。不觀器識才終隱，即較文詞勢已雄。逃酒人隨霜陣北，談兵心逐海潮東。飛光自撫將三十，山簡生來憂患中。』『年華世事兩迷離，敢道中原鹿死誰。自向冰天鍊奇骨，暫教佳句屬通眉。無端歌哭因長夜，婪

尾陰陽臏此時。有約聞鷄同起舞，燈前轉恨漏聲遲。』曉暾名振鐸，湖南邵陽人，武壯公臣典之子，近主蘇報，能發揮新思想者也。

三八

何擎一以唐瀏陽兩詩見寄，皆嘗見上海亞東時報者也。其一爲送安藤陽洲之燕京，詩云：『東風吹滿勝神洲，日落海天飛行舟。壯士拂衣出門去，攪身一劍橫青鞲。易水蕭蕭筑聲歇，望斷燕雲十六州。哀哀萇弘血化碧，頸項猶擁仇人頭。魑魅滿城風雨腥，狌䶅穴道窺人行。磨牙厲吻十萬隊，飽不颺去飢則鳴。忽然海鼉馳飛雹，戰慄聲嘶涕洟并。有時邊警偶不至，梨園歌舞酬承平。晉陽休礙君王獵，文母寧知漢室傾。白馬橫江飲君酒，盧龍憶否何人手。南北中分楚漢秋，太平洋面波亂吼。從來世事如弈棋，可憐被髮伊川走。亞東之局復如何，不見魯陽揮天戈。一髮牽之全身動，蒼茫浴日生洪波。羲轡停驂坤紐絕，寂寂人間曳落河。陽洲先生安藤子，芒鞋踏遍萬山紫。黃金市駿今無人，獨向燕門訪奇士。隱隱中原鞞鼓聲，迸入英雄夢魂裏。與君半載相因依，奈何一旦分別離。南浦綠波淚如雨，古愁蕩漾天之涯。』其二爲次深山獨嘯荒井昌頓韻：『坤輿跌宕何其神，紛綸億兆京垓人。中有健者宅扶桑，雄心俠骨輕根塵。讀書不讀陰符經，百卷甲兵羅君身。洪瀾會翻世界海，何用行吟江之濱？嗟我神州黑暗獄，奇憂坌湧詩小旻。東南膏血西北燼，利盡錐刀窮絲緡。邇來二百五十載，蚩蚩牛馬劬且貧。嗜愚甘鴆波綿毒，胡人竊取如醪醇。文明新運噂籥之，寧斬中土寒生春。使我羞見數君子，欲吐旋茹多酸辛。波蘭覆轍斯須耳，哀哀天

道無屈伸。君不聞輔車相依虞虢勢，奈何坐令黠虜驕絕倫！』

三九

吾嘗推公度、穗卿、觀雲爲近世詩家三傑，此言其理想之深邃閎遠也。若以詩人之詩論，則邱倉海（逢甲）其亦天下健者矣。嘗記其己亥秋感八首之一云：『遺偈爭談黃蘗禪，荒唐說餅更青田。戴鼇豈應遷都兆？逐鹿休訛厄運年。心痛上陽眞晝地，眼驚太白果經天。只愁讖緯非虛語，落日西風意惘然。』蓋以民間流行最俗最不經之語入詩，而能雅馴溫厚乃爾，得不謂詩界革命一鉅子耶？倉海詩行於世者極多，余於前後秋感各八首外，酷愛其東山感秋詩六首，詩云：『痛哭秋風又一年，觚棱夢落楚江天；拾遺冷作諸侯客，袍笏空敎拜杜鵑。』『天涯心逐白雲飛，瑟瑟秋蘆點客衣；回首大宛山上月，更無緘札問當歸。』『斜日江聲走急灘，殘棋別墅局方難；後堂那有殘絲竹，陶寫東山老謝安？』『寒蛟海上趁人來，漠漠秋塵掃不開；滿目桑田淸淺水，五雲樓閣是蓬萊。』『冷落山齋運甓身，天門八翼夢無因；西風吹起神州恨，麈尾淸談大有人。』『老樹秋聲撼睡童，讀書情趣遜歐公；挑燈自寫紉蘭句，一卷離騷當國風。』

四〇

自唐人喜以佛語入詩。至於蘇（東坡）王（半山），其高雅之作，大半爲禪悅語。然如『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淸淨身』之類，不過弄口頭禪，無當於理也。人境廬集中有一詩，題爲以蓮菊桃雜供一瓶作歌，半取

佛理，又參以西人植物學、化學、生理學諸說，實足爲詩界開一新壁壘。『女媧鍊石補天處，石破天驚逗秋雨。』吾讀此詩，眞有此感。詩如下：

南斗在北海西流，春非我春秋非秋。人言今日是新歲，百花爛漫堆案頭。主人三載蠻夷長，足徧五洲多異想；且將本領管羣花，一瓶海水同供養。蓮花衣白菊衣黃，夭桃側侍添紅妝。雙花並頭一在手，葉葉相對花相當。濃如旃檀和衆香，燦如雲錦紛五色；華如寶衣陳七市，美如瓊漿合天食。如競笳鼓調箏琶，蕃漢龜茲樂一律。如天雨花花滿身，合仙佛魔同一室。如招海客通商船，紅黃白種同一國。一花驚喜初相見，四千餘歲甫識面。一花自顧還自猜，萬里絕域我能來。一花退立如局縮，人太孤高我輒俗。一花傲睨如居居，了更嫵媚非粗疏。有時背面互猜忌，非我族類心必異。有時並肩相愛憐，得成眷屬都有緣。有時低眉若飲泣，偏是同根煎太急。有時仰首翻躊躇，欲去非種誰能鋤。有時俯水顚不語，無滋他族來逼處。有時微笑臨春風，來者不拒何不容。衆花照影影一樣，曾無人相無我相；傳語天下萬萬花，但是同種均一家。古言猗儺花無知，聽人位置無差池；我今安排花願否，拈花笑索花點首。花不能言我饒舌：花神汝莫生分別！唐人本自善唐花，或者併使蘭花梅花一齊發。飆輪來往如電過，不日便可歸支那；此瓶不乾花不萎，不必少見多怪如橐駝。地球南北倘倒轉，赤道逼人寒暑變；爾時五羊仙城化作海上山，亦有四時之花開滿縣。即今種花術益工，移枝接葉爭天功；安知蓮不變桃桃不變爲菊，迴黃轉綠誰能窮？化工造物先造質，控摶衆質亦多術；安知奪胎換骨無金丹，不使此蓮此菊此桃萬億化身合爲一？衆生後果本前因，汝花未必原花身。動物植物輪迴作生死，安知人不變花花不變爲人？六十四質亦么麼，我身離合無不可；質有時壞神永存，安知我不變花花不變爲我？千秋萬歲魂有知，此花此我相追隨；待到汝花將我供瓶時，還願對花一讀今我詩。

四一

余自己亥冬游夏威夷，其後返上海、香港、檳榔嶼、錫蘭，遂游徧澳洲全境，所至非熱帶地，即暑伏節也，於是余不見雪者殆三年。澳亞歸舟曾有句云：『冰心慣住熱世界，老國從思新少年。』蓋紀實也。壬寅正月復旅日本，獨居塔澤環翠樓者月餘。日忽晨起，則玉屑滿庭，狂喜若逢故人也，遂成两絕句。其一云：『夢乘飛船尋北極，屑凌壓天天爲窄；羽衣仙人拍我肩，起視千山萬山白。』其二云：『三年越鳥逐南枝，汗漬塵巾鬢有絲；今日緇衣忽化素，溪橋風雪立多時。』

四二

壬寅九月復偕平子、荷庵慧之游箱根，實五年前侍南海先生舊游處也。旅館壁間懸先生手書一軸，即宿此旅館時所爲詩也。詩云：『電燈的的照樓臺，夜屧游廊幾百回。明明如月心難掇，歷歷微塵劫未灰。風葉一秋疑積雨，瀑泉竟夕隱驚雷。曉珠斗大盈懷抱，倚徧銀屏數去來。』余與三子摩挲環讀，不勝今昔之感。平子有詩云：『偶捐塵境尋幽去，到眼風光萬念新。即物即心猶有著，度人度我總多情。迴環碧水戀紅葉，杳渺青山眷白雲。各抱相思無可說，爲誰西望一沾巾。』箇中感觸，非我同游者不能喻也。

四三

南海先生遊箱根一句，得詩甚多；戊戌國變紀事四首，即成於彼時也。余最愛誦其五古一章云：『天地大逆旅，家國長傳舍。斯人吾同室，疾苦誰憐惜。萬方凝秋風，閉戶誰能謝。既入帝網中，重重纓絡絓。荊榛蔽大道，澗谷起寸虩。解脫非不能，垢衣吾敢卸。化身曾八千，惻怛又稅駕。仲尼本旅人，瞿曇乃乞者。我生亦何之，歷劫更多暇。信宿席不煖，去住心無挂。灰飛滄海變，時放光明夜。』

四四

有自署章邱生者，以長沙舒烈士閏祥感懷詩八章見寄。烈士字蒲生，晚號萍齋，唐瀏陽至交也，以己亥春成仁於湘中。（章邱生來書敘君性行頗詳，恕不能備載，寶諸篋中，爲他日史料。）昔惟聞海上諸君子傳誦其詩，有『入市無屠狗，驕人讓沐猴』之句，深以片鱗隻甲爲憾。今得此八章，烈士之志節文章，亦略見一斑矣。因亟錄之如下：『一夜西風萬木凋，繞枝烏鵲去迢迢。愁邊淚落銀河水，夢裏心翻碧海潮。日月乾坤雙照外，干戈天地一身遙。江關蕭瑟尋常事，銅狄摩挲憾不消。』『太息回天力尚微，乘秋便欲破空飛。一身詎忍言功罪，萬口偏難定是非。大澤龍蛇終啓蟄，故山猿鶴莫相違。三千死士田橫島，南望中原涕淚霏。』『軍符一道下從容，宜有昇平答九重。誰向廣寒修月斧，卻教洛浦應霜鐘。越禽背暖孤飛去，桀犬驕人反噬凶。落日營門做秋色，將軍獨自頌時雍。』『久已分封向醉鄉，又憑射獵入長楊。渭涇清濁雙流合，門第金張七葉昌。君子何辭化猿鶴，中朝從此有蜩螗。逢人莫道頭顱好，鏡裏相看半是霜。』『漢南司馬今人傑，萬事應非築室謀。歌舞能銷君國恨，死生空塵友朋憂。功名白髮三持節，霄漢丹心一借籌。遙領頭銜是橫海，祇隨

李蔡爵通侯。』『周宣車馬中興日，漢武樓船鑿空年。奉使更無蘇屬國，談兵偏罪杜樊川。風雲淮海行看盡，子弟湖湘亦可憐。昨夜欃槍又西指，仗誰搔首問青天。』『重見詞源三峽傾，幾人聯袂又蓬瀛。欲隨幕燕營新壘，已與汀鷗背舊盟。未死秦灰猶有燄，僅存魯壁更無聲。關山直北愁金鼓，要借絃歌寫太平。』『當年亦是鳳鸞姿，雪壓霜欺歷幾時。官味乍同雞肋戀，壯懷應有馬蹄知。濁醪味薄愁難破，故劍情深有所思。風景不殊悲舉目，買山何處採華芝。』

四五

人境廬集中，性情之作，紀事之作，說理之作，沈博絕麗，體殆備矣；惟綺語絕少概見，吾以爲公度守佛家第七戒也。頃見其都踊歌一篇，不禁撫掌大笑曰：『此老亦狡獪乃爾！』歌有序，序云：『西京舊俗，七月十五至晦日，每夜亙索街上，懸燈數百，兒女艶裝靚服爲隊，舞蹈達旦，名曰都踊。所唱皆男女猥褻之辭，有歌以爲之節者，謂之音頭。譯而錄之，其風俗猶之唐人合生歌，其音節則漢人董逃行也。』詩云：『長袖飄飄髻峨峨，荷荷。裙緊束兮帶斜拖，荷荷。分行逐隊兮舞傞傞，荷荷。往復還兮如擲梭，荷荷。回黃轉綠兮同挼莎，荷荷。中有人兮通微波，荷荷。貽我釵鸞兮餽我翠螺，荷荷。呼我娃娃兮我哥哥，荷荷。柳梢月兮鏡新磨，荷荷。雞眠貓睡兮犬不呵，荷荷。待來不來兮歡奈何，荷荷。一繩隔兮阻銀河，荷荷。雙燈照兮暈紅渦，荷荷。千人萬人兮妾心無他，荷荷。君不知兮棄則那，荷荷。今日夫婦兮他日公婆，荷荷。百千萬億化身菩薩兮受此花，荷荷。三千三百三十二座大神兮聽我歌，荷荷。天長地久兮無差訛，荷荷。』

四六

余自去年始獲以文字因緣交蔣觀雲。往在美洲，見清議報『文苑』，有題因明子稿者，大心醉之，顧以爲夏穗卿作，蓋其理想魄力，無一不肖穗卿也。爾後屢讀因明詩，而認爲穗卿之心益橫亙胸中。在澳洲作廣詩中八賢歌，首頌因明，而下注穗卿；及東還始知其誤，改正之，故歌中竟闕穗卿也。於是乞交因明之心益熱。此吾腔子裏一段歷史，亦可爲藝林增一談柄也。初讀觀雲詩爲時運一首，至今常日三復之；不辭駢枝，再寫一通：『鬱鬱思世理，多由無字書。初俗進農桑，震旦足蓄畬。爾時號聖賢，倫理爲排梳。亦足致小康，井里安厥居。中間更衰亂，大致復相如。倏忽宙運變，茲理有乘除。昔者尙專制，今茲道猶醵。昔隆禮與法，今畫自由陸。孟晉足競存，墨守喪其車。賢豪已奮變，頑靈乃齟齬。由來新舊交，殺氣滿員輿。軒隱雷電已，霽野始靚虛。羣大身則小，此言不可鋤。洶洶朕時艱，攖救寧非予？吾有黨與徒，來者方徐徐。吾有日與月，萬古爲居諸。生民丁時異，四氣有慘舒。蒼然望六合，相要重瓊琚。兒痤不苦搁，何由燎瘍疽？敝敝不拆毀，何由築室廬？綢繆聖所云，不遑事拮据。毋吟雲漢詩，傷哉泣周餘！』

四七

余與觀雲至今未識面，今春貽以一影像，媵一絕句云：『是我相是衆生相，無明有愛難名狀；施波羅蜜證與君，拈花笑指靈山上。』觀雲報我一影像，亦媵一偈云：『分明有眼耳鼻舌，一文不値何消說。如我自看猶

自厭，暫留蛻殼在人間。』觀雲太搗謙生。

四八

平子、孝高復訪余於箱根，月夜相與登塔峯絕頂，高歌南海先生舊作『天龍作騎萬靈從，獨立飛來縹緲峯。懷抱芳馨蘭一握，縱橫宙合霧千重。眼中戰國成爭鹿，海內人才孰臥龍。倚劍長號歸去也，千山雲雨嘯青鋒』一詩，覺胸次浩然，大有舞雩三三兩兩之意。歸環翠樓，平子寫其近作雜詩十二絕見示，詩云：『晚風初定曉雲生，忍把浮名與世爭？忽憶身前身後事，星球幾處現光明。』（其一）『意根有著成圓缺，眼識無端說晤明。最是良宵人去後，高樓望月更何人。』（其二）『日之方中夜未央，是誰念念續微茫。公情私愛玄黃媾，寸寸靈臺總戰場。』（其三）『忽然思想遍諸天，摘取奇情歷歷傳。吾舌猶存何所用，有權斯世創公言。』（其四）『人間天上原無別，何處相思可渡河。星月紛紛惟見影，那邊相望又如何？』（其五）『構成世界原兒女，俠骨柔腸一例才。莫渡如來寂滅海，不妨齊向愛河來。』（其六）『器世微塵作麼生，山馳水湧尚難平。繁星如豆人如蟻，獨倚危樓看月明。』（其七）『魂魂色色現靈臺，一例人天大會開。我亦天公一分子，更何心事問天來。』（其八）『流水柴門盡日關，鳥聲如夢落花閑。詩情畫意都忘卻，余欲無言對此山。』（其九）『都思田里與妻兒，咫尺長安悵別離。四萬萬人皆地主，爲誰爭說客京師？』（其十）『千家好夢初成候，我獨高歌也枉然。樓外繁星光悄寂，奇聲應隔萬重天。』（其十一）『落照依微月上遲，共誰終古話相思？刹那悟了前生事，恰似今宵夢醒時。』（其十二）余讀竟，灑然若有所得，茫然若有所失。昔與平子及兩瀏陽、鐵樵同學佛，日輒以『爲一大

事出世』之義相棒喝。比年以來，同學少年，死亡流落。余且飽經世態，沈汨外學，吾喪眞吾久矣。平子相見，叩以近所得，且勗以毋忘舊業，不覺冷水澆背，如南泉聞雁聲過去時也。

四九

平子不以詩名，偶有所作，溫柔敦厚，芳馨悱惻，蓋平子性情中人也。余記其庚子秋東渡日本，舟中作四絕云：『急雨渡春江，狂風入秋海。辛苦總爲君，可憐君不解。』（一解）『山被白雲封，水把青山繞。一樣是多情，郎心道誰好？』（二解）『宵坐級春衣，晨與刈秋草。十指豈辭勞，寸心終悄悄。』（三解）『三更滿窗風，五更一樓雨。野渡斷人行，夢魂不知處。』（四解）吾酷愛之，謂其爲離騷之音也。平子又爲覺頓書箑，錄舊作一章云：『不相菲薄不相羨，入世皇皇出世閒。獨立中流喧日夜，萬山無語看焦山。』蓋純乎學道有得之言。余昔記曾重伯詩有『萬朶紅蓮禮白蓮』之語，余昔歎以爲妙想妙語，得未曾有。平子『萬山無語看焦山』一句，警策相類，而意境似猶過之，可謂無獨有偶。

五〇

王紫詮之繙譯事業，無精神，無條理，毫無足稱道者；我國學界中，亦久忘其人矣。雖然，其所譯普法戰紀中，有德國、法國國歌各一篇，皆彼中名家之作，於兩國立國精神大有關係者，王氏譯筆亦尙能傳其神韻，是不可以人廢也。德國祖國歌一長篇，已見新民叢報第十一號軍國民篇，今復錄其法國國歌四章如下：

『法國榮光自民著，爰舉義旗宏建樹。母號妻啼家不完，淚盡詞窮何處訴。吁王虐政猛於虎，烏合爪牙廣招募。豈能復視太平年，四出搜羅困奸蠹。奮勇興師一世豪，報仇寶劍已離鞘。進兵須結同心誓，不勝捐軀義並高。』(一解)『維今暴風已四播，孱王相繼民悲咤。荒郊犬吠戰聲哀，田野蒼涼城闕破。惡物安能著眼中，募兵來往同相佐。禍流遠近惡貫盈，罪參在上何從赦。奮勇興師一世豪，報仇寶劍已離鞘。進兵須結同心誓，不勝捐軀義並高。』(二解)『維王泰侈弗可說，貪婪不足爲殘賊。攬權怙勢谿壑張，如納象軀入鼠穴。驅使我民若馬牛，瞻仰我王逾日月。維人含靈齒髮儔，詎可鞭笞日摧缺？奮勇興師一世豪，報仇寶劍已離鞘。進兵須結同心誓，不勝捐軀義並高。』(三解)『我民秉政貴自主，相聯肢體結心膂。脫身束縛在斯時，奮發英靈振威武。天下久已厭亂離，詐僞相承徒自苦。自主刀鋒正犀利，安得智驅而術取？奮勇興師一世豪，報仇寶劍已離鞘。進兵須結同心誓，不勝捐軀義並高。』(四解)

五一

吳季清先生一家之死難，實我生朋友中最痛怛之事，而戊戌北京、庚子漢口諸烈以外一大悲慘之紀念也。久欲爲一詩紀哀，至今未成，引爲疚焉。前曾見黃公度所作三哀詩中數語，今復得其全篇；我心中所欲言，殆盡於是，我其亦可以無作矣。亟錄入詩話：『世界隨轉輪，成壞各有劫。適値傾覆時，萬法不必說。以君循吏才，三年官於越。無端桴鼓鳴，伏莽寇竊發。山縣斗大城，城頭黑雲壓。紛紛彼狼心，躍躍欲豬突。君昔理常平，手曾治大猾。鴞音不能革，生性成檮杌。到此播流言，官實通賊諜；作賊兼作官，滿城耳

喧聒。城中西教徒，積惡鬼羅刹；閃閃蒼鷹眼，磨刀咸欲殺。公知事不可，大聲作瞋喝；反激蚩蚩怒，一霎盡滅裂。非無防禦使，蠢蠢怯如鼈；噤不發一言，坐視民劫奪。此客甫斷頭，彼奴復流血；亂刃白雨點，混殺到手猾。猘犬狂號跳，奔馬肆蹄齧；但是縣衙人，一見輒摧捽。郎當子若孫，衣破脚不襪；同寮不肯留，望門走託鉢。指名徧搜牢，牽髮互瓣結；驅羊入屠肆，執箠尙鞭撻。天堂變地獄，肉花碎片割；同時遭荼毒，彼此造何業？（原注：君一家受戮後，並尸於天主堂。堂中教士被害者共六人，少婦幼兒，皆以刀臠割其肉，肉盡乃斃之。）君當就縛時，自知當永訣：上念我佛恩，如何得解脫？下傷戚母慈，如何保生活？可憐八十母，蕭條幾黃髮。追憶六年前，春酒壽筵設；君披宮錦袍，手執先朝笏。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我歌壽人曲，登堂來拜謁。孫曾六七枝，一一芝蘭茁；最小耳銀璫，靧面白勝雪。誰料綵衣舞，回旋僅一瞥；覆巢無完卵，雛鳥鳴亦絕。聞今既半年，未悉子存歿。家人毋驚倒，相戒咸結舌；入則圍紅裙，出乃易墨絰。母尙倚閭望，朝夕拜菩薩；念子歸何遲，此別太契闊。（原注：家人詭以大府調往勦賊告其母。）豈知望子臺，早旣堆白骨。以君精佛理，夙通一切法；明知入世事，如露如泡沫；佛力猶有盡，何況身生滅；將頭臨刃時，定知不驚怛。獨怪耶穌教，瓣香未曾爇；如何偕教徒，一例受磨折？觀君遭萬變，已足空一切；只有黃鳥歌，哀吟代嗚咽。』

（原詩後復有補注，叙述吳公死事事實頗詳，並錄之以備後之作史者參考焉：『君名德瀟，字季清，達縣人，部選西安縣知縣，光緒二十五年到任。庚子六月，拳團亂作，衢州土寇四起，江山、常山被圍。西安土豪有虎而冠者，因積穀事侵公款甚鉅，君嚴治之，至是嗾新募勇反。廿五日晨，君方集衆議團練，聞鑼聲，問何爲，則以毀天主堂對。君出呵禁之，反徒嚮集，遽倒戈相向，取官裸而反接之，送金衢嚴道署，誣以通賊。道員鮑祖齡懦而愚，不能彈壓。賊復由道署縛出至堂簷下，亂刃斬之。又闖入縣署，幕賓丁役凡殺二十九人。子以啓，以發被

縛，亂民請鮑處分。鮑言聽汝輩懲治，吾不敢庇護罪人。廿六日亦受駢戮。長孫恕昌倉猝出逃，匿於城隍廟之懸匾中，搜出，亦戮死。所攬幼兒二，賴乳者抱出得逸。太夫人年八十，牽出，將加刃，爲人喝阻，乃搶擄簪釧而去。是役也，各官署俱獲免，鎮、道、府各員乃議以通賊之罪坐縣令，而爲亂民解免，派紀綱之僕二三人來搜檢一切文書。夫人冉氏，君之繼配也，已密遣人以絮被裹葬君父子尸，聞搜索之令，堅持不可，具牘請於道，必派委員二人監視乃許行。各官不得已，從之；詭計不得逞，乃以模稜之詞達大府。夫人復控訴之，卒得旨昭雪，復優恤焉。辛丑六月補記。）

五二

林暾谷烈士旭，少好爲詩，詩孤澀似楊誠齋，卻能戛戛獨造，無崇拜古人意，蓋肖其爲人也。都中有以晚翠軒集寫本見寄者，蓋皆其二十以前之作，晚歲所臻，尚不止此，顧亦可想見其人格矣。摘錄數章如下：病起漫書云：『耳目與口鼻，不思何錄錄；苟能得其養，心亦即快足。四者彼何知，惟心實有欲；所以養心者，必先此四族。愚奢厚自奉，反以滋垢黷。一鳥能遺音，豈必奏絲竹？一花可慰眼，豈必陳綺縠？誦詩味芬芳，聞香氣清淑。領略信靡窮，我亦我能憺。』效太夷丈云：『松生依澗谷，上爲干霄枝；搖落尚不語，繁華豈嘗知。』感秋云：『淸晨負手行，蟋蟀鳴我門。因知秋氣厲，感此悲流年。病夫日掩戶，一月不窺園。頗聞梧桐樹，飄葉聚其根。歲寒皆黃落，而汝胡爲先。我將種長松，不與時推遷。小庭數盆花，青青亦堪憐。但覺淒清意，莫向西風前。』讀此諸篇，其孤絕高俗之氣，可見一斑矣。又張園梅花有句云：『芳波照影知誰見，斜日攀條卻獨來。』又無題云：『思先淸曉東輪轉，意共黃昏燭本闌。世界愁風復愁雨，肝脾爲苦亦爲酸。』雨夜醉歸云：『時世畫眉將半額，春寒呵手不成圍。雨聲月色和同好，馬足燈光一併飛。』余皆酷愛之。

歲暮懷人，萬感交集。自念我入世以來，不過十二三年，而生平所最敬愛之親友，湛亡大半，讀杜少陵『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之句，不自知其涕之淋浪也。丙申間，曾語譚瀏陽曰：吾欲爲三亡友傳以誌哀。三亡友者，一南海陳君通甫(千秋)，一南海曹君著偉(泰)，三達縣吳君鐵樵(樵)也。傳至今未成，而當時所與語之人，墓木亦將拱矣。追思昔游，猶在心目，可勝悼哉！三君皆天才，至今眼中之人，未有其比。斯人之夭，一國之不幸也。陳、曹皆萬木草堂同學，吳則季清先生之長公子也。三君思想學詣，並卓絕時流，即文學亦有開拓千古推倒一時之概，壽皆不及顏氏子，著述未一成，事業未一就，三年之間，賫志並歿。嗚呼痛矣！余昔藏其來往論學箋及詩文零稿甚夥，戊戌去國，散佚無復片紙，並此區區者而天亦妒之耶？三君皆不以詩名，然詩固有獨絕處。辛卯冬，余游京師，通甫贈以五言長句二章，今僅記其四語云：『非無江湖志，跌宕恣游遺；蒼生慘流血，敝席安得煖？』又通甫嘗爲余題箑數語云：『伊川賞「夢魂慣得無拘檢，又逐楊花過謝橋」，通父賞「蝴蝶上階飛，風簾自在垂」，二詞誰工，請問知者。』所記通甫之文，僅此而已。辛卯春，著偉突訪余，翌日，答視之，見其壁間自署一楹云：『我輩耐十年寒，供斯民煖席。朝廷具一副淚，鬨天下笑聲。』心大異之。時著偉僅二十二歲也。自此同學，連與接席者年餘。爾後余居京師，越三年而著偉遂死。著偉詩甚多，彼時余不好談詩，不記憶之。今印於腦中者，惟餘一首，又脫忘其三句，詩云：『而今已矣三千年，幾個英雄問九淵。胎化有靈觀閒氣，帝王無力笑青天。□□□□□□□

□，□□□□□□□□。□□□□□□□□，血書重認涕潸然。』所記著偉之文，僅此而已。余初交鐵樵，在京師，實乙未冬也，與譚瀏陽三人，相視如兄弟。鐵樵雅不好爲詩，嘗偕游西山碧雲寺，瀏陽强之吟，成一章，乃大佳絕，今惟能誦其一聯云：『白雲白鳥相來去，青史青山自古今。』所記鐵樵之文，僅此而已。通甫嘗爲仁說一書，其持論略與瀏陽之仁學相出入。又著性論、宗教平議等書，皆未成而卒。患肺病年餘，枕中猶時時屬稿。易簀時，以書之未完，不能盡達其意，悉燒棄之。通甫嘗居鄉，辦西樵鄉局事者一年，練民團五百人，與一小學校，建一藏書樓，治事嚴厲，以一新進小生，摧抑豪猾，鄉中十餘萬人，令行禁止，賭盜之風頓息，蓋將以爲地方自治之基礎也。甫就緒，而病遂劇。至今鄉中人擬爲立祠奉祀志功德云。著偉最躭哲理，思想淵淵入微，嘗爲儒教平等義十餘篇，未成。晚年，欲窮魂學之精髓，以爲佛教密咒，必有特別妙諦，捐棄百學以冥索之。居羅浮歲餘，以暴病卒。其文豪放連犿，波譎雲詭，能肖其心思。鐵樵算學，並世無兩，喜以算學談哲理，瀏陽仁學多採其說。晚年辦湖南礦事，在漢口得熱病，以誤藥卒。嗚呼！造時勢之英雄，豈在多耶？使今日諸君子者猶在，其勢力之影響於國民者，寧可思議？耗矣哀哉！

五四

中國人無尚武精神，其原因甚多，而音樂靡曼亦其一端，此近世識者所同道也。昔斯巴達人被圍，乞援於雅典，雅典人以一眇目跛足之學校教師應之，斯巴達人惑焉。及臨陣，此教師爲作軍歌，斯巴達人誦之，勇氣百倍，遂以獲勝。甚矣聲音之道感人深矣。吾中國向無軍歌，其有一二，若杜工部之前後出塞，蓋不

多見，然於發揚蹈厲之氣尤缺。此非徒祖國文學之缺點，抑亦國運升沈所關也。往見黃公度出軍歌四章，讀之狂喜，大有『含笑看吳鉤』之樂，嘗以錄入小說報第一號。頃復見其全文，乃知共二十四首，凡出軍、軍中、還軍各八章。其章末一字，義取相屬，以『鼓勇同行，敢戰必勝，死戰向前，縱橫莫抗，旋師定約，張我國權』二十四字殿焉。其精神之雄壯活潑沈渾深遠不必論，即文藻亦二千年所未有也，詩界革命之能事至斯而極矣。吾爲一言以蔽之曰：讀此詩而不起舞者必非男子。錄全文如下：

出軍歌

四千餘歲古國古，是我完全土。二十世紀誰爲主？是我神明冑。君看黃龍萬旗舞。鼓鼓鼓！

一輪紅日東方湧，約我黃人捧。感生帝降天神種，今有億萬衆。地球蹴踏六種動。勇勇勇！

南蠻北狄復西戎，泱泱大國風。蜿蜒海水環其東，拱護中央中。稱天可汗萬國雄。同同同！

綿綿翼翼萬里城，中有五嶽撐。黃河浩浩流水聲，能令海若驚。東西禹步橫庚庚。行行行！

怒攪海翻喜山撼，萬鬼同一膽。弱肉磨牙爭欲噉，四鄰虎眈眈。今日死生求出險。敢敢敢！

剖我心肝挖我眼，勒我供貢獻。計口緡錢四萬萬，民實何仇怨。國勢衰微人種賤。戰戰戰！

國軌海王權盡失，無地畫禹迹。病夫睡漢不成國，却要供奴役。雪恥報仇在今日。必必必！

一戰再戰曳兵遁，三戰無餘燼。八國旗颺笳鼓競，張拳空冒刃。打破天荒決人勝。勝勝勝！

軍中歌

堂堂堂堂好男子，最好沙場死。艾灸眉頭瓜噴鼻，誰實能逃死？死只一回毋浪死。死死死！

阿娘牽裾密縫綫，語我毋戀戀。我妻擁髻代盤辮，瀕行手指面：敗歸何顏再相見？戰戰戰！

戟門乍開雷鼓響，殺賊神先王。前敵嗚笳呼斬將，擒王手更癢。千人萬人吾直往。向向向！
探穴直探虎穴先，何物是險艱？攻城直攻金城堅，誰能漫俄延？馬磨馬耳人磨肩。前前前！
彈丸激雨刃旋風，血濺征衣紅。敵軍昨屯千羆熊，今日空營空。萬旗一色盤黃龍。縱縱縱！
層臺高築受降城，諸將咸膝行。降奴脫劍鞠躬迎，單于頸繫纓。四圍鼓吹鐃歌聲。橫橫橫！
禿髮萬頭纍黑索，多少戎奴縛。緋紅十字張油幕，處處夷傷藥。軍令如山禁殘虐。莫莫莫！
不喜封侯虎頭相，鑄作功臣像。不喜燕然碑百丈，表示某家將。所喜軍威莫敢抗。抗抗抗！

旋軍歌

金甌既缺完復完，全收掌管權。胭脂失色還復還，一掃勢力圈。海又東環天右旋。旋旋旋！
輦金如山銅作池，債臺高巍巍。青蚨子母今來歸，償我民膏脂。民膏民脂天鑒茲。師師師！
璽書謝罪載書更，城下盟重訂。今日之羊我爲政，一切權平等。白馬拜天天作證。定定定！
鷙翼橫騫鷹眼惡，變作旄頭落。蓋海艨艟礮聲作，和我凱旋樂。更誰敢背和親約？約約約！
秦肥越瘠同一鄉，併作長城長。島夷索虜同一堂，併作強軍強。全球看我黃種黃。張張張！
五洲大同一統大，於今時未可。黑鬼紅番遭白墮，白也憂黃禍。黃禍者誰亞洲我。我我我！
黑山綠林赤眉赤，亂民不算賊。鏟羌破胡復滅狄，雖勇亦小敵。當敵要當諸大國。國國國！
諸王諸帝會塗山，我執牛耳先。何洲何地爭觸蠻，看余馬首旋。萬邦和戰奉我權。權權權！

五五

亡友曹著偉詩，哲人之詩也，情人之詩也，余恨不能記憶，前詩話載其一律，殘缺殆半，滋耿耿焉。桂林

馬君武見而憐之，以所憶得一律見餉，蓋著偉侍南海先生游桂林時題壁之作也。亟錄如下：『大地權輿我到遲，也曾歌泣也懷思。深山大澤堪容劍，天老地荒獨有詩。龍蛇昔曾歸覺想，涅槃今欲證心期。我行幸有微風舵，元氣舟中任所之。』

五六

君武亦好哲學而多情者也，最愛讀新小說中羽衣女士所著東歐女豪傑。原書有詩二章云：『磊磊奇情一萬絲，爲誰吞恨到蛾眉。天心豈愛玄黃血，人事難平黑白棋。秋老寒雲盤健鶻，春深叢莽殪神䴪。可憐博浪過來客，不到沙丘不自知。』其二云：『天女天花悟後身，苦來說果復談因。多情錦瑟應憐我，無量金針試度人。但有馬蹄懲往轍，應無龍血灑前塵。勞勞歌哭誰能見，空對西風淚滿巾。』君武戲爲和之，亦與原作工力悉敵；和章云：『憔悴花枝與柳絲，爲誰顰斷遠山眉。競爭未淨六洲血，勝負猶懸廿紀棋。東海雲雷驚睡蟄，北陵薜荔走山魑。遠聞錦瑟魂應斷，沈醉西風不自知。』其二云：『辛苦風塵飄泊身，人天歷歷悟前因。飛揚古國非無日，巾幗中原大有人。明媚河山愁落日，倉皇戎馬泣飛塵。聞君憂國多垂淚，爲製鮫綃百幅巾。』

五七

宗仰上人，可謂我國佛教界中第一流人物也；常慕東僧月照之風，欲爲祖國有所盡力。海內志士，皆以獲

聞說法爲欣幸。吾友湯覺頓禮之歸，呈三詩以表景仰，讀之可以想見上人之道行矣。詩云：『不離佛法不離魔，出世還憑入世多。好是音雲演眞諦，八千里下瀉黃河。』『縱浪朱華道自存，心內淵淵有活源。六月霜飛冬自暖，一生從不異寒暄。』『不言施報亦施報，不落言詮亦言詮。山僧自有山僧相，那得人間再與言。』覺頓之詩，亦淵淵有道心矣。上人固好爲詩，詩肖其爲人，屢見詩界潮音集中，自署烏目山僧者是也。

五八

近日時局可驚可怛可哭可笑之事，層見疊出；若得西涯樂府之筆寫之，眞一絕好詩史也。頃從各報中見數章，謔而不虐，婉而多諷，佳構也，錄之。

黃花謠四章

金風荐爽江之涯，江南士子踏黃花。大江從古號材藪，況値新政初萌芽。經義王半山，策論賈長沙；嶄新花樣憑翻取，會看落筆走龍蛇。愁殺專門八股家。

八股復，志士哭；八股廢，志士慰。吾謂志士且毋爾，廢而不廢猶復耳。志士聞之哺且吁：煌煌天語不聞乎？不知此理人易曉，君不見今年兩主考。

三聲大礮轟天衢，多士入場若貫魚，上江下江多通儒；考籃式如牛腰麤，中有代表腹中書。頭場挾何書？經世文漏校邠盧。二場挾何書？盛世危言五洲圖。三場挾何書？箋疏鄭孔註程朱，不則大題文府化整爲散亦可供鈔胥。就中價

值知幾許，便宜金陵蔡益所。一事臨文須記取，莫作平權自由語。臨文夫如何？最好是騎牆。調停新舊融華洋。不然極口罵康梁，便作空言也不妨。若納吾言准擷桂花香，不納吾言空逐槐花忙。此是元魁眞秘訣，不辭瘏口爲君說；謂予不信看闈墨。

辰州教案新樂府四章

都司斬

亂民攘臂起，蟻聚而蠭屯。教士跣足逃，豕突而狼奔。都司高閉麒麟門，白刃紅濺桃花痕，飆輪火琯歸其魂。公使一紙書，大官三尺劍，送君直上森羅殿。嗚呼都司爾莫哀，手提髑髏浴血來；一笑相逢似相識，衢州新鬼周之德。

總兵囚

建牙樹纛亦何用，前塵都付春婆夢；赭衣夜過洞庭湖，白叟黃童走相送。總兵總兵何憒憒，已是瓦全非玉碎，不然且作煩冤鬼。從此一身苦拘束，東風年年草痕綠，白頭自守犴狴獄。

太守流

辰州辰州好風土，獉獉狉狉一如古；虬髯碧眼忽停車，議論蠭然拜天父。萬人削梃逐犬羊，花驄星夜來黃堂，洶洶奈此南方强。教士斃，知府流，吳頭楚尾空悠悠；北風吹起鄉關愁，差勝鍾會悲縶囚。

縣官戍

李陵臺高不可上，玉關立馬匆匆望，蠻煙野雨三十丈。回憶懸銅綰墨時，前驅鹵簿紛然馳；鐵索琅璫今載道，白雲回首心如擣；漢庭望斷金鷄詔，朱顏綠鬢垂垂老。

五九

昔在上海，譚復生嘗以其舊作八律見示，蓋丙申春就官浙江留別湘中同志者也。余讀而愛焉。顧此後茫，不復憶得一字。此詩未見於莽蒼蒼齋詩中，無刻本也。故每念及之，輒養養若有失。頃邱菽園以其近著揮麈拾遺見寄，中乃有其全文，吾喜可知矣。亟錄諸詩話中：『晅觸屛風是此頭，也曾開綃向荆州。生隨李廣眞奇數，死傍要離實壯游。洛下埋名王貨吞，蘆中託命伍操舟。東家書劍同纍狗，南國衣冠借沐猴。』『白龍魚服辦輕裝，紫鳳天吳舊業荒。儘有乾坤容電笑，斷無雅頌出雲章。傳觀怕造金樓子，落寞兼思水部郎。去馬來舟多歲月，北山翻覺稚圭狂。』『寰海惟傾畢士馬，逢時差喜衛哀駘。風雲煙鳥堂堂陣，河洛龜龍的的才。秦粟擬因三晉泛，蜀山虛遣五丁開。禪心劍氣相思骨，幷作淮南一寸灰。』『射虎誰言都飲羽，辟蛟何處好文身。種來天上榆將老，賦到江南草不春。爲撫銅駝尋洛社，更騎銀馬降濤神。袁公弦上堪容我，溫尉桃中別有人。』『楚囚遼鶴兩無歸，重向危時謁帝扉。鐵騎角聲殷地發，玉龍鱗甲滿天飛。山河風景皆殊異，城郭人民有是非。幾句猶然況鄉里，絕糧誰爲解匡圍。』『莫嫌南宋小京都，句踐錢鏐有霸圖。枳棘鳳鸞魂九逝，人文龍虎淚雙麤。成軍自是須君子，亡國偏來作大夫。剩水殘山憐馬遠，天教留得一西湖。』『大好湖山供宦學，妄憑愚魯到公卿。生爲小草陶公願，誰寄當歸魏武情。七尺杖拋離葛杵，八分書密愧王荆。會稽誓墓徒淒苦，回首師門感易生。』『經年焚却硯君苗，何意投來策繞朝。淒矣悲其今麥秀，思之爛熟古弓招。點頭自拜生公石，拗項爭趨御史橋。手版倒持裘反著，是儂吳市一枝簫。』復生自刻莽蒼蒼齋詩，題曰『東海褰冥氏三十以前舊學第二種』，蓋斷自乙未前也。此八章即其所謂『三十以後新學』之初唱矣，沈雄俊遠，誠在莽蒼蒼齋之上。但篇中語語有寄託，而其詞瑰瑋連犿，斷非尋常所能索解。唐

紱丞嘗語余云：『此詩惟我能解之。』余時匆匆未暇叩紱丞也。而今紱丞亦云亡，誦元遺山『獨恨無人作鄭箋』之句，又愴然涕下矣。

六〇

復生自喜其新學之詩。然吾謂復生三十以後之學，固遠勝於三十以前之學；其三十以後之詩，未必能勝三十以前之詩也。蓋當時所謂新詩者，頗喜撏撦新名詞以自表異。丙申、丁酉間，吾黨數子皆好作此體。提倡之者爲夏穗卿，而復生亦綦嗜之。此八篇中尚少見，然『寰海惟傾畢士馬』，已其類矣。其金陵聽說法云：『綱倫慘以喀私德，法會盛於巴力門。』喀私德即 Caste 之譯音，蓋指印度分人爲等級之制也。巴力門即 Parliament 之譯音，英國議院之名也。又贈余詩四章中，有『三言不識乃雞鳴，莫共龍蛙爭寸土』等語，苟非當時同學者，斷無從索解；蓋所用者乃新約全書中故實也。其時夏穗卿尤好爲此。穗卿贈余詩云：『滔滔孟夏逝如斯，亹亹文王鑒在茲。帝殺黑龍才士隱，書飛赤鳥太平遲。』又云：『有人雄起琉璃海，獸魄蛙魂龍所徙。』此皆無從臆解之語。當時吾輩方沈醉於宗教，視數教主非與我輩同類者，崇拜迷信之極，乃至相約以作詩非經典語不用。所謂經典者，普指佛、孔、耶三教之經。故新約字面，絡繹筆端焉。譚、夏皆用『龍蛙』語，蓋時共讀約翰默示錄，錄中語荒誕曼衍，吾輩附會之，謂其言龍者指孔子，言蛙者指孔子教徒云，故以此徽號互相期許。至今思之，誠可發笑。然亦彼時一段因緣也。

六一

穗卿有絕句十餘章，專以隱語頌教主者。余今不能全記憶，憶其一二云。『冰期世界太清涼，洪水茫茫下土方。巴別塔前分種教，人天從此感參商。』此其第一章也。冰期、洪水，用地質學家言。巴別塔云云，用舊約述閃、含、雅弗分闢三洲事也。又云：『帝子采雲歸北渚，元花門石鎮歐東。□□□□□□□，一例低頭向六龍。』『六龍冉冉帝之旁，三統芒芒軌正長。板板上天有元子，亭亭我主號文王。』所謂帝子者，指耶穌基督自言上帝之子也。元花云云，指回教摩訶末也。六龍，指孔子也。吾黨當時盛言春秋三世義，謂孔子有兩徽號，其在質家據亂世則號『素王』，在文家太平世則號『文王』云，故穗卿詩中作此言。其餘似此類之詩尚多，今不復能記憶矣。當時在祖國無一哲理、政法之書可讀。吾黨二三子號稱得風氣之先，而其思想之程度若此。今過而存之，豈惟吾黨之影事，亦可見數年前學界之情狀也。

六二

此類之詩，當時沾沾自憙，然必非詩之佳者，無俟言也。吾彼時不能爲詩，時從諸君子後學步一二，然今既久厭之。穗卿近作殊罕見，所見一二，亦無復此等窠臼矣。瀏陽如在，亮亦同情。

六三

過渡時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當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黨近好言詩界革命。雖然，若以堆積滿紙新名詞爲革命，是又滿洲政府變法維新之類也。能以舊風格含新意境，斯可以舉革命之實矣。苟能爾爾，則雖間雜一二新名詞，亦不爲病。不爾，則徒示人以儉而已。儕輩中利用新名詞者，麥孺博爲最巧，其近作有句云：『聖軍未決薔薇戰，黨禍驚聞瓜蔓抄。』又云：『微聞黃禍鋤非種，欲爲蒼生賦大招。』皆工絕語也。吾自題所著新中國未來記二詩，有云：『青年心死秋梧悴，老國魂歸蜀道難。』亦頗爲平生得意之句。

六四

莽蒼蒼齋集中有詩云：『身高殊不覺，四顧乃無峯。但有浮雲度，時時一盪胸。地沈星盡沒，天躍日初鎔。半勺洞庭水，秋寒欲起龍。』蓋晨登衡嶽祝融峯作也。瀏陽人格，於此可見。南海先生己丑出都作一律云：『滄海飛波百怪橫，唐衢痛哭萬人驚。高峯突出諸山妒，上帝無言百鬼獰。漫有漢廷追賈誼，豈教江夏貶禰衡。陸沈忽望中原歎，他日應思魯二生。』南海人格，於此可見。『身高殊不覺，四顧乃無峯。』『高峯突出諸山妒。』此何等自負語！兩先生作此詩時，皆未出任天下事也。先時之人物，其氣魄固當爾爾。

六五

麥孺博不多爲詩，然有作必佳。余最愛誦其贈韓旡首一律，末四句云：『晏歲坐聞山鬼嘯，臨江東指海雲

生。中年哀樂應消盡，肯近彈棊恨不平。』旡首名曇首，孔厂之從昆也，三年前已爲異物矣。

六六

余向不能爲詩，自戊戌東徂以來，始強學耳。然作之甚艱辛，往往爲近體律絕一二章，所費時日，與撰新民叢報數千言論說相等。故間有得一二句，頗自憙，而不能終篇者，輒復棄去。非志行薄弱，不能貫澈初終也；以爲吾之爲此，本以陶寫吾心，若強而苦之，則又何取，故不爲也。記去年正月廿六日在東海道汽車中遇三十初度，欲爲一長古不能成，僅成四語云：『風雲入世多，日月擲人急。如何一少年，忽忽已三十。』今年正月廿六日在太平洋汽船中，過三十一初度，欲爲四律，不能成，亦僅成四語云：『十年十處度初度，頗感勞生未有涯。歲月苦隨公碌碌，人天容得某栖栖。』片鱗碎甲，拾而存之，亦一紀念也。余十年來度生日，凡得十處，無一複者：癸巳在家鄉，甲午在黃海舟中，乙未在京師，丙申在上海，丁酉在武昌，戊戌在洞庭湖舟中，己亥在日本東京，庚子在夏威夷島，辛丑在澳洲雪梨市，壬寅在日本東海道汽車中，今年癸卯航海游亞美利加，在太平洋舟中。

六七

鄉人有自號珠海夢餘生者，熱誠愛國之士也，游宦美洲，今不欲著其名。頃仿粵謳格調成新解心數十章，且自爲題詞六首。詞曰：『百粵雄藩鎮未開，尋春怕上越王臺。可堪流盡珠江水，猶有秦箏洗耳來。』(一)『樂

操土音不忘本，變徵歌殘爲國殤。如此年華悲錦瑟，隔窗愁聽杜秋娘。』(二)『軟紅何處醉花仙，一掬胭脂灑大千。不見秦時舊明月，鷓鴣啼破夢中天。』(三)『萬花扶起醉吟身，想見同胞愛國魂。多少皂羅衫上淚，未應全感美人恩。』(四)『小蠻妝束最風華，螺髻香盤茉莉花。除卻後庭歌玉樹，不教重譜入琵琶。』(五)『當筵誰唱望江南，傳徧珠江亦美談。一樣俠情今日記，簫聲吹滿白鵝潭。』(六)芳馨悱惻，有離騷之意，吾絕愛誦之。其新解心有自由鐘、自由車、呆佬祝壽、中秋餅、學界風潮、唔好守舊、天有眼、地無皮、趁早乘機等篇，皆絕世妙文，視子庸原作有過之無不及，實文界革命一驍將也。

六八

南海先生積年詩不下千章，率散佚無復存。家仲弟嘗手鈔二百餘首，檢行篋得之，裒錄其古風數章如下：

八月廿四夜晉陽寺夜坐書事

古佛無靈，僮僕無聲。先生獨坐，長夜五更。轉大地於寸竅，噫萬籟於碎瓊。四海翻波黑山橫，帝座炯炯接長庚。鼻孔噴火滅日星，羲皇轡走爲之停。囚鏖百怪踏萬靈，天龍血戰鬼神驚。神鼠推倒雙玉瓶，金輪忽放大光明。萬千世界蓮花生。先生開眼，但見秋蟲唧唧，佛殿燈焰青。

望小姑山

長江波濤浩洶湧，南北諸山皆立拱。何處飛來一片石，獨立江中無所恐。蒼厓百尋峭若削，昂首向天神氣竦。插脚亘浸中崩浪，日夜相嚙不爲動。小姑小姑爾女郎，是何骨力健且勇。崖巔傑閣何巃嵸，高跨蒼穹轉烈風。我欲置身

於其中，謝絕世人不與通。手弄白日踏諸峯，夜聽江聲流向東。祿靈仙人時相逢，披髮長嘯江天空。

廬山謠

紫漢吹落青芙蓉，隨風飄墮江之東。瓣開四面花玲瓏，化作碧玉千百峯。倒影翻潮黛色濃，突兀萬丈絢青紅。層巒重阜築爲宮，五老拄杖碧雲中，子孫諸峯咸侍從。爾來一萬四千歲，白頭昂首嘯鴻濛。我來經喪亂，九十九寺皆在焚劫中。瀑泉又已枯，秀色減昌手。惟有重崖與疊嶂，蒼翠合匝轉無窮。陶謝妙述作，幽人不可逢。長臥龍潭石，醉欲騎蒼龍。青鸞未能馭，白鹿已無蹤。夜投東林訪遠公，殿宇陊剝瓦礫封。誠懸北海殘碑在，古佛露坐似慚居尊無寸功。長蘿蓋山樹蒙茸，天黑虎嘯蕩驚風。萬籟笙竽瀉青松，塔鈴夜語不聞鐘。宵深月出山徑白，虎溪之水鳴潺淙；似聞山鬼說法談空空。

題羅浮華首臺

石徑犖确鬱萬木，密纏棕櫚盤龍竹。桄榔倒掛依巖壁，菖蒲側生出澗谷。洞門幽閟瀝霜雪，華首高臺居其麓。飛雲廣長瀉飛瀑，夜夜說法龍虎伏。山僧採藥鋤坿子，鋤得寶塔供尊宿。景泰宗風猶可希，頑石合掌受戒囑。蝙蝠不來蛺蝶飛，諸山花雨長霏霏。華鬘會上散珠璣，半月巖中孤坐微；夢入梅花一笑歸。

讀日本松陰先生幽室文稿題其上

孔學在成仁，春秋通國身。拱喻爲巧宦，中庸托妄人。全軀保妻子，秦越視斯文。儒術久矣喪，安問起傳薪。舜水豫高蹈，寓公扶桑濱。大道重扶輪，學派盛彬彬。軒動東國波，大業輝維新。王政忽復古，三島劇慶雲。元功在誰手，慨慷松陰君。正學宗洙泗，高蹈抗邱墳。鼎鼎宏大道，軒軒表蒼旻。弟子同激昂，大師國所尊。首創尊攘義，誓心掃武門。武門何赫赫，政柄八百春。天王實守府，生殺惟收軍。急激發義唱，豈不憚禍艱；救國心旣苦，殉道勇可熏。遂

使羣處士，憤起擲血痕；前覆後軌繼，大獄慘酸辛。終能覆竊圖，版籍奉元君。千年大革命，礌磈壯乾坤。豈知一志士，誓死奮所聞。創業翳絕偉，道義實其根。固知下無學，不足振國羣。我今讀遺書，正氣照千春。一讀生慚悚，再讀起輪囷。諸夏愧無士，東國存斯文。

六九

南海游羅浮詩頗多，內一首云：『萬峯走神僕，絕頂立飛仙。俯視但雲氣，山岳盡茫然。迷蒙難見日，呼吸欲通天。白帝如能問，蓬萊駕紫煙。』又一首云：『萬紫千紅總是春，升天入地不猶人。曲徑危橋都歷偏，出來依舊一吟身。』此皆可見人格之詩也。

七〇

南海有登萬里長城一詩，於我民族偉大之紀念，三致意焉；詩云：『秦時樓堞漢家營，匹馬高秋撫舊城。鞭石千峯上雲漢，連□萬里壓幽幷。東穹碧海羣山立，西帶黃河落日明。且勿卻胡論功績，英雄造事令人驚。』又過昌平城望居庸關一首云：『城堞逶迤萬柳紅，西山岧嵽霽明虹。雲垂大野鷹盤勢，地展平原駿走風。永夜駝鈴傳塞上，極天樹影遞關東。時平堡堠生青草，欲出軍都弔鬼雄。』又由明陵出居庸關一首云：『鏑弦老死不聞聲，身是漁陽戍卒營。胡婦琵琶傳大漠，幷兒勑勒倚長城。帝陵千嶂秋盤馬，玉塞平沙曉閱兵。百里盤厓紅柳路，騎駝到驛月微明。』讀之尙武精神油然生焉。甚矣地理之感人深也！

七一

南海己丑上書不達出都作，前已錄一首，今復鈔六絕：『落魄空爲梁父吟，英雄窮暮感黃金。長安乞食誰人識？只許朱公知季心。』『海水夜歗黑風獵，杜鵑啼血秋山裂。虎豹猙獰守九關，帝閽沈沈叫不得。』『此去南山與北山，猿鶴哀號松柏頑。或勸蹈海未忍去，且歌惜誓留人間。』『南山之下豆苗肥，北山之上猿鶴飛。百畝耕桑五畝宅，先生歸去未必非。』『六朝碑版一千紙，行裝綑大如牛腰。長安臣朔飢欲死，猶抱墨刻作紅綃。』『平生頗有回天志，今日眞成去國吟。回首五雲宮闕迥，柴車惻惻愴余心。』

七二

丁酉秋，先生嘗屬草堂諸子彙刻其功課箚記，繫以三絕云：『萬木森森散萬花，垂珠連璧照紅霞。好將遺寶同珍護，勿任摧殘毀瓦沙。』(一)『春華秋實各爲賢，幾年傷逝化風煙。偶登羣玉山頭望，八萬珠瓔總可憐。』(二)『萬木森森萬玉鳴，隻鱗片羽萬人驚。更將散布人間世，化身萬億發光明。』(三)此亦萬木草堂一掌故也。斯時陳通甫、曹著偉已逝矣，故第二首云云。刻竟不成，而兩君宏邃之理想，雄遠之高文，竟無復吉光片羽以傳於後。恫夫！

七三

吾最念通甫、著偉，而苦不能憶其遺文。通甫辛卯冬有贈余入都長古一首，記其四句云：『豈無江海志，詄蕩恣游遺；蒼生慘流血，敝席安得煖？』他皆忘矣。著偉他文不能記，卻記其少年所作八股，題爲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凡二千餘言，連犿瑰偉，不可思議，八股界之革命也；末兩股云：『同人以咷爲始，則憂患已伏於生時，可知泣血漣而，即降孕已受天囚之慘；未濟以火爲歸，則乾坤必毀於灰燼，可知亢龍有悔，即上帝難爲乞命之身。』亦可見其理想之一斑也。昔夏穗卿嘗於十年前戲語余云：『八股之運必絕矣。此亦五百年來中國文學之一種也。吾將別其流派，著一書焉以存於後。』果爾，則著偉之八股，亦有可記之價值也歟？

七四

甲午夏，南海先生曾以詩三絕書余箑，今錄之：『神鬼天龍日夜圍，六時說法萬花飛。金輪千轉不相動，紫府燈光寶燄微。』『華嚴國土時時見，大地光明無語言。只是衆生同一氣，要將悲憫塞乾坤。』『鯤鵬變化且隨風，出入千重雲水中。行到光音應少住，鏗鏘天樂海雲紅。』又題孺博箑一首云：『三千刼裏橫金翅，二六時中看白牛。終日散花忘結習，諸天聞樂少淹留。脫將瓔珞親貧子，故入泥犁救重囚。丈室億千師子座，金身偶現不須收。』

七五

今年美國金山大埠，我領事館有隨員譚侍衛錦鏞者，無端爲美警吏辱毆，憤極，歸而自裁。我公使以國際問題與美政府起交涉，竟莫伸也。邦人哀之，多有輓作。余亦爲三絕句，今錄第一、第三兩章云：『丈夫可死不可辱，想見同胞尙武魂。只惜轟轟好男子，不敎流血到櫻門。』『國權墮落嗟何及，來日方長亦可哀。變到沙蟲已天幸，驚心還有刼餘灰。』

七六

冰壺女史者，同學順德譚君張孝之夫人也。夫婦同盡瘁於國事，美洲風氣之開，功最多焉。今秋余游羅省，客其家。未幾家兄均歷從墨西哥來，亦客焉。均歷有贈女史七章，錄如下：『嫁作通人婦，何妨屬女流。我聞天上女，無礙散花遊。』『憶昔夢維摩，助我幻師力。化得男女身，毋使兩敵國。』『人種溯厥始，先聖女媧皇。如何後聖人，抑陰獨扶陽？』『佛說大解脫，西人得自由。不願步金蓮，縱橫蹴地球。』『攬鏡鑑容顏，圓顱綴橫目。萬彙總同塵，一絲界人畜。』『天下一興亡，匹婦亦有責。纖手豈辭勞，釵鈿鑄矛戟。』『十年採芳草，憔悴盈懷抱。未得美人憐，涕淚爲君道。』

七七

去年聞學生某君入東京音樂學校，專研究樂學，余喜無量。蓋欲改造國民之品質，則詩歌音樂爲精神敎育之一要件，此稍有識者所能知也。中國樂學，發達尙蚤。自明以前，雖進步稍緩，而其統猶綿綿不絕。前

此凡有韻之文，半皆可以入樂者也。詩三百篇，皆爲樂章，尙矣。（孔子稱誦詩三百，歌詩三百，弦詩三百，舞詩三百。）如楚辭之招魂、九歌，漢之大風、柏梁，皆應弦赴節，不徒樂府之名如其實而已。下至唐代絕句，如『雲想衣裳』、『黃河遠上』，莫不被諸弦管。宋之詞，元之曲，又其顯而易見者也。蓋自明以前，文學家多通音律，而無論雅樂、劇曲，大率皆由士大夫主持之，雖或衰靡，而俚俗猶不至太甚。本朝以來，則音律之學，士夫無復過問，而先王樂教，乃全委諸教坊優伎之手矣。讀泰西文明史，無論何代，無論何國，無不食文學家之賜；其國民於諸文豪，亦頂禮而尸祝之。若中國之詞章家，則於國民豈有絲毫之影響耶？推原其故，不得不謂詩與樂分之所致也。鄭夾漈有言：『古之詩曰歌行，後之詩曰古、近二體。歌行主聲，二體主文。詩爲聲也，不爲文也。浩歌長嘯，古人之深趣。今人既不尙嘯，而又失其歌詩之旨，所以無樂事也。凡律其辭則謂之詩，聲其詩則謂之歌，詩未有不歌者也。（中略）嗚呼！詩在於聲不在於義。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亦爲關雎之聲和平，能令聞者感發而不失其度耳。若誦其文，習其理，能有哀樂之事乎？二體之作，失其詩矣。』（通志樂略）其言可謂特識。夾漈時已然，輓近迺益甚。至於今日，而詩、詞、曲三者皆成爲陳設之古玩，而詞章家眞社會之蠹矣。頃讀雜誌江蘇，屢陳中國音樂改良之義，其第七號已譜出軍歌、學校歌數闋，讀之拍案叫絕，此中國文學復興之先河也。惜余亦一門外漢，僅如夾漈所謂誦其文習其理而已。寄語某君，自今以往，更委身於祖國文學，據今所學，而調和之以淵懿之風格，微妙之辭藻；苟能爲索士比亞、彌兒頓，其報國民之恩者，不已多乎？

七八

近年以來，愛國之士，注意此業者，漸不乏人，而黃公度其尤也。公度所製軍歌二十四章、幼稚園上學歌若干章，既行於世；今復得見其近作小學校學生相和歌十九章，亦一代妙文也。其歌以一人唱，章末三句，諸生合唱。今亟錄如下：

來來汝小生，汝看汝面何種族。芒碭五洲幾大陸，紅苗蜷伏黑蠻辱；虬髯碧眼獨橫行，虎視眈眈欲逐逐。於戲我小生！全球半黃人，以何保面目。

來來汝小生，汝所踐土是何國。身毒淪亡猶太滅，天父悲啼佛祖默；四千餘歲國僅存，蓋地舊圖愁改色。於戲我小生！胸中日芥蔕，芒芒此禹域。

來來汝小生，人於太倉稊米身。人非羣力奚自存，裸蟲三百不能羣；葅龍柙虎人獨尊，非衆生恩其誰恩？於戲我小生！人不顧同羣，世界人非人。

來來汝小生，汝之司牧爲汝君；尊如天帝如鬼神，伏地謁拜稱主臣。汝看東西立憲國，如一家子尊復親。於戲我小生！三月轟裘歌，亦曾歌維新。

來來汝小生，汝身莫作瓶器盛。牛兒馬兒墮地鳴，能飲能食能步行；三年鞠我出入腹，須臾失母難生成。於戲我小生！佛亦報親恩，忘親乃畜生。

聽聽汝小生，人各有身即天職；一身之外皆汝敵，一身之內皆汝責。人不若人吾要吾，怙父倚天總無益。於戲我小

生！絕去奴隸心，堂堂要獨立。

聽聽汝小生，天賦良能毋自棄。誰能三頭與六臂？誰不一心轄百體？聽人束縛制於人，是犬縶尾牛穿鼻。於戲我小生！汝非狼疾人，奈何不自治？

聽聽汝小生，汝輩即是小團體；相親相愛如兄弟，相友相助如盟會。一羣苟敗羊盡亡，敢憚爲犧私斷尾？於戲我小生！六經新註脚，要補合羣誼。

聽聽汝小生，人不可無謀生資。翦短懶飛雀啼饑，游手坐食民流離。黃金世界正在手，人出隻手能維持。於戲我小生！而今廿世紀，便是工戰期。

聽聽汝小生，人人要求普通學。不願百鳥出一鶚，不願牛毛變麟角；空談高論不中書，一任代薪束高閣。於戲我小生！三年幾巍科，何補國昏弱？

聽聽汝小生，我愛我書莫如史。此一塊肉摶摶地，軒頊傳來百餘世；先公先祖幾經營，長在我儂心子裏。於戲我小生！開卷愛國心，掩卷憂國淚。

聽聽汝小生，人言汝國多文辭。彼尖尖筆毛之錐，此點點墨染於絲。何物蟹行肆蠶食，努力努力爭相持。於戲我小生！世無文弱國，今非偃武時。

聽聽汝小生，欲求國強先自強。食案以外即戰場，劍影之下即天堂。偕行偕行若赴敵，朝歌夕舞黑裲襠。於戲我小生！生當作鐵漢，死當化金剛。

聽聽汝小生，雪汝國恥鼓汝勇。芙蓉熏天天夢夢，鬼幽地獄隨地湧；吸我脂膏扼我吭，使我健兒不留種。於戲我小生！誰甘魚爛亡，忍此飲鴆痛。

勉勉汝小生，同生吾國胥吾民。南音北音同華言，左行右行同漢文；索頭椎髻古異族，久合鑪冶歸陶甄。於戲我小生！願合同化力，搏我諸色人。

勉勉汝小生，旣爲國民忍作賊？國民貴保民資格，國民要有民特色。任鋤非種任瓜分，心肝直比黑奴黑。於戲我小生！焚盡白降幡，有我無他國。

勉勉汝小生，汝讀何書學何事？佛經耶約能救世，宗敎神權今半廢；莫問某甲聖賢書，我所信從只公理。於戲我小生！口唱漢兒歌，手點堯典字。

勉勉汝小生，汝當盡職務民義。嬴顚劉蹶幾興廢，蚩蚩不問官家事；棟折榱崩汝所知，天墜難逃天壓已。於戲我小生！誓竭黔首愚，同救蒼天死。

勉勉汝小生，汝當發願造世界。太平昇平雖有待，此責此任在汝輩。華胥極樂華嚴莊，更賦六合更賦海。於戲我小生！世運方日新，日進日日改。

惜公度亦不解音律，與余同病也。使其解之，則制定一代之樂不難矣。此諸編者，苟能譜之，以實施於學校，則我國學校唱歌一科，其可以不闕矣。抑吾猶有一說焉：今日欲爲中國制樂，似不必全用西譜。若能參酌吾國雅、劇、俚三者而調和取裁之，以成祖國一種固有之樂聲，亦快事也。將來所有諸樂，用西譜者十而六七，用國譜者十而三四，夫亦不交病焉矣。但語此者，非於中西諸樂神而明之不能；吾儕門外漢，蓋無取喋喋云爾。

公度之詩，詩史也。頃檢其舊集，有朝鮮嘆七解，蓋癸未所作，距今二十有一年矣。朝鮮迄今猶擁虛號，當亦作者當時所不及料也。乃者俄、日戰機，懸於眉睫，區區朝鮮，朝露之命，蓋可知矣。而隨朝鮮之覆轍者，復將有一巨靈在。以吾儕居今日而讀此詩，其感慨更何如！詩曰：『有北有北鄂羅斯，展翼巨鷲張牙獅，欲囊六合鞭四陲；夢中伸脚直東下，諒爾無過土耳其。吁嗟乎朝鮮！吾爲朝鮮危。』（一解）『雌王寶劍猴王刃，邇來又唱征韓論，躊躇四顧權且忍；有人欲殺西鄰牛，宰肉平分先一分。吁嗟乎朝鮮！何以待日本？』（二解）『四夷交侵强鄰逼，皇皇者華黯無色，保藩字小有何力？黃龍府又黑龍江，方醢小龍供鳥食。吁嗟乎朝鮮！汝毋恃上國。』（三解）『前有檀君後衛滿，夜郎自大每比漢，幾經內屬幾外叛；黃幄拜天九叩頭，受降又留百世患。吁嗟乎朝鮮！恨不改郡縣。』（四解）『尊漢如天使如父，前兒在子求保護，四鄰環伺眈眈虎；不能雞口作牛後，高下句驪定誰土。吁嗟乎朝鮮！奈何不自主？』（五解）『山中之天海中市，中央如礪可辟世，列强畫作局外地；嬴顚劉蹶百興亡，任我華胥閉門睡。吁嗟乎朝鮮！安得如瑞士！』（六解）『峨冠博帶三代前，蜷伏蝝息海中間，猶欲鎖港堅閉關；土崩瓦解縱難料，不爲天竺終波蘭。吁嗟乎朝鮮！朝鮮吾忍言？』（七解）

八〇

客有自署楚青者，余屢讀其詩，好之，顧憾未得交，並姓名亦不諗也。頃復從觀雲處得見其秋感四首，殊妙，擢以入詩話：『塵海浮生感逝波，沈沈大陸竟如何。睡獅未醒千年夢，野馬行看萬丈過。便欲奮身蹈東海，誓將被髮向陽阿。荒山楓葉紅于染，半是英雄血淚多。』『病骨支離太瘦生，西風吹我上臺城。黃埃澒洞龍蛇戰，白晝晦冥魑魅爭。僅有微塵渺滄海，恐無大地住秋聲。太空近亦昏霾甚，不似頻年爽氣清。』『湖海論交肝膽傾，晦明風雨感雞鳴。陸沈不盡千秋恨，歌哭無端四座驚。並世英雄空有志，一般豎子盡成名。□吾將濟扶桑去，會策金鰲背上行。』『蕭艾當階未許刪，美人香草自幽閒。狂奴不解趨時態，山鬼猶知帶笑顏。亂世杜陵哀蜀道，暮年庾信泣江關。古今一樣傷心事，檢點青衫涕淚潸。』

八一

平等閣主人狄楚卿高，平子其別號也。余憶其泊長崎有感絕句二首云：『腸斷如花彼美人，媚紅嬌綠爲誰春。轉憐小妹深閨坐，珍重明珠不字身。』『霧鬢風鬟空掩映，柳腰蓮步枉輕盈。淺山如黛波如鏡，小小眉彎自畫成。』以美人喻中、日兩國，不着一字，感愴甚深，令讀者心酸。

八二

平子長於絕句，其五絕如『急雨渡春江』四首，七絕如夜過焦山一首，余最愛之。其平等閣筆記中，庚子亂後北京雜詩，如『帝子不歸秋又去，萬鴉如葉撲宮墻。』『國自興亡誰管得，滿城爭說叫天兒。』要亦名句。燕京感懷云：『廿爲游俠流離子，孺婦無顏長者憂。何不掃除公義盡，讓他富貴到心頭。』其律詩雖不及絕句，近作倚枕不成寐見樓外繁星有感云：『不寐中宵萬念灰，明星何意儘徘徊。憐他天上無窮事，疑是人間第幾回。點點相思成世界，塵塵春夢現樓臺。個中兒女知多少，都放淸光上枕來。』意遠情深，皆未經人道語。其避地泰州時一絕云：『草草生涯白鷺飛，柳絲菱葉露初晞。卻將身世忘情久，又聽花間鶯亂啼。』平子頗自愛之，謂其氣韻幽逸，無煙火氣，當勝於諸作，然余意卻不以爲然。

八三

余故交中復生、鐵樵之外，惟平子最有切密之關係，相愛相念，無日能忘。前月在美洲時，得所寄小詞，自序云：『九月十五日，午夢初醒，念我故人，遠隔太平洋，此時卻月影正圓矣。洲別東西，時異晝暝，然相隔僅一塊土耳。戲占一闋以寄遙思。』『故鄉日影初停午，郵書電話渾無據；兩面總高山，盈盈一水間。頻思穿地脈，一望君顏色；皓月正當天，知君眠未眠？』

八四

夏穗卿被薦入都，當道出天津時，于方藥雨處留詩二首；其自署云：『丙申之冬入天津，洎己亥秋始得歸，將行，賦此二律。』詩云：『鴻飛本不爲留計，竟見荒原萬瓦稠。又舉離觴辭舊雨，爲思身世怯登樓。青山白浪馳黃海，細雨疎燈過秀州。從此歸飄好雲物，分明點點入新愁。』『天問無靈白日徂，素箏濁酒欲何如。起看天地斜陽裏，浪策興亡作計疏。今古幾回蕉鹿夢，江湖相勖計然書。河流一道窗三面，贏得他年入夢無？』愴往悲來，深情無限。

八五

穗卿之近作，余僅見此二律。平子曾郵寄其舊作一章，乃爲藥雨題扇者：『金堂慊慊憺忘歸，百姓容容無所依。違違春秋愁覽竟，淫淫霧雨溼征衣。三招悔擁來丹劍，每下眞成監市豨。聞道仙人共噉糞，壺中樓觀是耶非？』『江水湛湛楓樹林，風絃嫋嫋女環琴。冥昭瞢闇成千古，弔靡波流見素心。闔視吾良秋柏實，化爲蓄草洞庭深。有情最算神州土，曾見提符直到今。』穗卿詩從不留稿。庚子之亂，聞藥雨他物無存，於彈煙礮雨之中，惟夫人與此扇得無恙。

八六

湘潭楊晳子度，王壬秋先生大弟子也。昔盧斯福演說，謂欲見純粹之亞美利加人，請視格蘭德；吾謂欲見

純粹之湖南人，請視楊皙子。頃皙子以新作湖南少年歌見示，亟錄之，以證余言之當否也。『我本湖南人，唱作湖南歌。湖南少年好身手，時危却奈湖南何。湖南自古稱山國，連山積翠何重疊；五嶺橫雲一片青；衡山積雪終年白；沅湘兩水清且淺，林花夾岸灘聲激；洞庭浩渺通長江，春來水漲連天碧；天生水戰昆明沼，惜無軍艦相衝擊。北渚傷心二女啼，湖邊斑竹淚痕滋；不悲當日蒼梧死，爲哭將來民主稀；空將一片君山石，留作千年紀念碑。後有靈均遭放逐，曾向江潭葬魚腹；世界相爭國已危，國民長醉人空哭；宋玉招魂空已矣，賈生作弔還相瀆；亡國游魂何處歸，故都捐去將誰屬；愛國心長身已死，汨羅流水長嗚咽；當時猿鳥學哀吟，至今夜半啼空谷。此後悠悠秋復春，湖南歷史遂無人；中間濂溪倡哲學，印度文明相接觸；心性徒開道學門，空談未救金元辱。惟有船山一片心，哀號匍匐向空林；林中痛哭悲遺族，林外殺人聞血腥；留茲萬古傷心事，說與湖南子弟聽。於今世事翻前案，湘軍將相遭訶訕；謂彼當年起義師，不助同胞助胡滿；奪地攻城十餘載，竟看結局何奇幻；長毛死盡辮髮留，滿洲翎頂遍湘州；捧茲百萬同胞血，獻與今時印度酋。英獅俄鷲方爭躍，滿漢問題又挑撥；外憂內患無已時，禍根推是湘人作。我聞此事心慘焦，赧顏無語謝同胞；還將一段同鄉話，說與湘人一解嘲。洪楊當日聚群少，天父天兄假西號；湖南排外性最強，曾侯以此相呼召；盡募民間俠少年，誓翦妖民屏西教；蚌鷸相持漁子利，湘粵紛爭滿人笑；粵誤耶穌湘誤孔，此中曲直誰能校？一自西船向東駛，民教相仇從此起；此後紛紜數十春，割土賠金常坐此；北地終招八國兵，金城坐被聯軍燬；拳民思想一朝熄，又換奴顏事洋鬼；國事傷心不可知，曾洪曲直誰當理？莫道當年起事時，竟無一二可爲師：羅山鄉塾教兵法，數十門生皆壯兒；朝來跨馬衝堅陣，日暮談經下講帷；今

時教育貴武勇，羅公此意從何知。江彭游俠時惟耦，不解忠君惟救友；意氣常看匣裏刀，肝腸共矢杯中酒；江公爲護死友骨，道路三千自奔走；曾侯昔困南昌城，敵壘如雲繞前後；彭公千里往救之，乞食孤行無伴偶；芒鞋踏入十重圍，大笑羣兒復何有。桂陽陳公慕罾逃，湘鄉王公兵反側；大勢難將隻手回，英雄卒令呑聲沒。更有湘潭王先生，少年擊劍學縱橫；游說諸侯成割據，東南帶甲爲連衡；曾胡卻顧咸相謝，先生笑起披衣下；北入燕京肅順家，自請輪船探歐亞；事變謀空返湘渚，專注春秋說民主；廖康諸氏更推波，學界張皇樹旗鼓。嗚呼吾師志不平，强收豪傑作才人；常言湘將皆傖父，使我聞之重撫膺。吁嗟往事那堪說，但言當日田間傑；父兄子弟爭荷戈，義氣相扶團體結；誰肯孤生匹馬還，誓將共死沙場穴；一奏軍歌出湖外，推鋒直進無人敵；水師噴起長江波，陸軍踏過陰山雪；東西南北十餘省，何方不覩湘軍幟。一自前人血戰歸，後人不歎無家別；城中一下招兵令，鄉間共道從軍樂；萬幕連屯數日齊，一村傳喚千夫諾；農夫釋耒只操戈，獨子辭親去流血；父死無尸兒更往，弟魂未返兄逾烈；但聞嫁女向母啼，不見當兵與妻訣；十年斷信無人弔，一旦還家誰與話；今日初歸明日行，今年未計明年活；軍官歸爲竈下養，秀才出作談兵客。只今海內水陸軍，無營無隊無湘人；獨從中國四民外，結此軍人社會羣。茫茫回部幾千里，十人九是湘人子；左公戰勝祁連山，得此湖南殖民地。欲返將來祖國魂，憑茲敢戰英雄氣。人生壯略當一揮，昆侖策馬瞻東西；東看浩浩太平海，西望諸洲光陸離；欲傾亞陸江河水，一洗西方碧眼兒。於今世界無公理，口說愛人心利己；天演開成大競爭，强權壓倒諸洋水；公法何如一門礮，工商盡是圖中匕；外交斷在軍人口，內政修成武裝體；民族精神何自生，人身血肉拚將死；畢相拿翁盡野蠻，腐儒誤解文明字。歐洲古國斯巴達，强

者充兵弱者殺；雅典文柔不足稱，希臘諸邦誰與敵？區區小國普魯士，倏忽成爲德意志；兒童女子盡知兵，一戰巴黎遂稱帝；內合諸省成聯邦，外與羣雄爭領地。中國於今是希臘，湖南當作斯巴達；中國將爲德意志，湖南當作普魯士。諸君諸君愼於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華國果亡，除是湖南人盡死。盡擲頭顱不足痛，絲毫權利人休取。莫問家邦運短長，但觀意氣能終始。埃及波蘭豈足論，慈悲印度非吾比。我家數世皆武夫，只知霸道不知儒；家人仗劍東西去，或死或生無一居。我年十八遊京甸，上書請與倭奴戰；歸來師事王先生，學劍學書相雜半；十載優游湘水濱，射堂西畔事躬耕；隴頭日午停鋤歎，大澤中宵帶劍行；竊從三五少年說，今日中原無主人；每思天下戰爭事，當風一嘯心縱橫。地球道里憑空縮，鐵道輪船競相逐；五洲四入白人囊，復執長鞭趨亞陸；探馬惟搖敎士鐘，先鋒只著商人服；郵航電綫工兵隊，工廠鑛山輜重續。執此東方一病夫，任敎數十軍人辱；人心已死國魂亡，士氣先摧軍勢蹙。救世誰爲華盛翁，每憂同種一書空；羣雄此日爭追鹿，大地何年起臥龍。天風海潮昏白日，楚歌猶與笳聲疾。惟恃同胞赤血鮮，染將十丈龍旗色。憑茲百戰英雄氣，先救湖南後全國。破釜沈舟期一戰，求生死地成孤擲。諸君盡作國民兵，小子當爲旗下卒。』

八七

皙子復贈余一詩云：『志遠學不遠，名高實難副。古來學者心，懍懍惟茲懼。噫吾新會子，夙昔傳嘉譽。德義期往賢，流風起頑錮。曩余初邂逅，講學微相忤。希聖雖一途，稱師乃殊趣。（原注：戊戌春在長沙論春秋公

羊傳，各主師說，有異同。）楊朱重權利，墨子尊義務。大道無異同，紛爭實俱誤。（原注：余嘗謂湘潭王先生援莊入孔，南海康先生援墨入孔，實爲今世之楊墨，而皆託於孔者也。）茫茫國事急，惻惻憂情著。當憑衛道心，用覺斯民寤。古人濟物情，反身先自訴。功名豈足寶，貴克全予素。君子但求己，小人常外騖。願以宣聖訓，長與相攻錯。』詩末復媵以小札云：『近以國中青年子弟，道德墮落，非有國粹保存之教育，不足以挽狂流，如前數次所面論者。因時取舊書溫閱，思欲有所編述。乃每一開卷，則責人之心頓減，責己之念頓增。時一反省，常覺天地之大，竟無可以立足之地。自治之道，其難如此。因思古今社會風俗，其能致一時之醇美者，必由於二三君子，以道相規，以學相厲，流風所及，天下效之；以躬行爲之倡，而因以挽一世之頹俗，此必非口舌論說之功所能比較者。古聖賢之爲學，必求其返躬自省，而無絲毫不歉於心，乃爲有得。若夫名滿天下，功滿天下，曾於吾身無一毫之增損者，常人道之，君子不計焉，以其無關於求己之道也。今同處異國，於衆人之中，而求可以匡吾過而救吾失者，無如足下，輒以其意成詩一首。知足下亦無取乎便佞，故自附於直諒之末，亦以託於先施而求誨迪，特錄以奉呈。詩中追述往事者，欲以紀實，著其離合之迹；君子之道，不貴苟同也。而又必稱師者，薄俗忘本，非度等所當出。足下擔任一世之教化者，倘以予言爲信乎？若能俯賜酬答，而無辜我嚶鳴，是所幸也。』嗚呼！自萬木草堂離羣以來，復生、鐵樵宿草之後，久矣夫吾之不聞斯言也，吾之疚日積而德日荒也，十年於茲矣。風塵混混中，獲此良友，吾一日摩挲十二回，不自覺其情之移也。

八八

鄧君何負，吳摯甫先生門下佳士也。頃見示由東京寄河北同人一律，其言沈痛，令我生感，亟錄如下：『異日彎弓未報胡，祇今不臘見亡虞。八千子弟猶堪死，十六燕雲忍再輸。豎不足謀空幕燕，侯能竊國亦城狐。艱難惟倚諸君在，莫負湘纍萬里書。』

八九

同學歐伊厂榘甲，自署太平洋客者也，自言不能詩，然吾在美洲見其爲人題箑一絕句，乃大佳，錄之：『乾坤何茫茫，一鳥孤飛往。大江自橫流，紅淚隨江漲。』

九〇

公度之詩，見余詩話中者最夥，然聞韶三月不以爲饜也。頃復錄其詩史兩章：

流球歌庚辰

白頭老臣倚牆哭，頹髻斜簪衣慘綠；自嗟流蕩作波臣，細訴興亡溯天蹴。天孫傳世到舜天，海上蜿蜒一脈延；彈丸雖號蕞爾國，問鼎猶傳七百年。大明天子雲端裏，自天草詔飛黃紙；印綬遙從赤土頒，衣冠幸不珠崖棄。使星如月照九州，王號中山國小球；英蕩雙持龍虎節，繡衣直指鳳麟洲。從此包茅勤入貢，蠶說扶桑繭如甕；酋豪入學還請經，天

王賜襲仍歸賵。爾時國勢正稱強，日本猶封異姓王；只戴上枝歸一日，更無尺詔問東皇。黑面小猴投袂起，謂是區區應余畀；數典橫徵貢百牢，兼弱忽然加一矢。鯨鯢橫肆氣吞舟，早見降旛出石頭；大夫拔舍君銜璧，昨日蠻王今楚囚。畏首畏尾身有幾，籠鳥惟求寬一死；但乞頭顱萬里歸，妄將口血羣臣誓。歸來割地獻商於，索米仍輸歲歲租；歸化雖編歸漢里，畏威終奉嚇蠻書。一國從茲臣二主，兩姑未覺難爲婦；稱臣稱姪日爲兒，依漢依天使如父。一旦維新時事異，二百餘藩齊改制；覆巢豈有完卵心，顧器略存投鼠忌。公堂纔錫藩臣宴，鋒車竟走降王傳；剛聞守約比交鄰，忽爾廢藩夷九縣。吁嗟君長檻車去，舉族北轅誰控訴；鬼界明知不若人，虎性而今化爲鼠。御溝一帶水溶溶，流出花枝蝴蝶紅；尚有丹書珠殿挂，空將金印紫泥封。迎恩亭下蕉陰覆，相逢野老吞聲哭；旌麾莫覩漢官儀，簪纓未改秦衣服。東川西川弔杜鵑，稠父宋父泣鸜鵒；興滅曾無翼九宗，賜姓空存殷七族。幾人脫險作逋逃，幾次流離呼伯叔；北辰太遠天不聞，東海雖枯國難復。氈裘大長來調處，空言無施究何補。只有流球郵難民，年年上疏勞疆臣。

越南篇甲申

於戲我大清，堂堂海外截。封貢三屬藩，有若古三韓。流球忽改縣，句驪不成國。右臂既恐斷，兩足復悲刖。今日南越南，戎夏又交捽。芒芒弔禹迹，眼見日乖剌。溯當始禍萌，事由一身齕。無端犯王師，妄持虎須捋。天威震疊久，又恐張撻伐。當有祆教僧，教以求佛法。鋋鹿急難擇，飲鴆姑止渴。爾時路易王，挾強逞饕餮。假威許蒙馬，染指思食鼈。雖逢國步艱，鞭長遠莫及。南北萬里海，從此生交涉。道咸通商來，來往寄蕃舶。偶思許田假，遂挾秦權喝。搏兎逞獅威，含鼠縱鴟嚇。可憐雒雄王，蠢蠢正似鴨。豐岐初王地，手捧土一撮。弱肉供強食，一任鸞刀割。神弩不能飛，天柱亦隨折。尾擊須彌翻，掌鳴太華擘。山河寸寸金，攫取到手滑。新附裸狼䐠，今復化鬼䐠。海口扼爾吭，定知國難活。同治中興初，滇南擾回鶻。購運佛郎機，苦嫌鳥里闊。時有西域賈，請從間道達。直溯富良江，萬里若庭闥。

一符挾萬槍，絕無吏糾察。歸言取九眞，無復煩兵卒。但鳴一聲礮，全國歸鈐轄。豕蛇薦食心，聞此益堅決。遂以法王法，運彼廣長舌。到今割地約，終畫花名押。緬稽白雉來，初見於越納。眉珠竊弩歸，每每附南粵。顓臾等附庸，思摩當一設。或隨降王梃，或拜夫人節。中間賢太守，龍度推士燮。遠地日歸化，常朝非荒忽。唐初設都護，窮海益震慴。安南僅道屬，何嘗稱國別。陵夷五季亂，漸見蠻夷猾。曲矯與吳丁，擁兵日猖獗。方嘆黎侯微，又歌李華發。陳氏甫代齊，虞公復不臘。中朝節度名，初未敢抹摋。帝號聊自娛，後乃縱僭竊。壯哉英國公，桓桓仗黃鉞。三擒名王歸，懸首在觀闕。龍編入鱗册，得地十七八。復古郡縣治，南人咸大悅。狼子多野心，豨勇復冒突。疆埸互彼此，王命迭予奪。逮明中葉後，中乾國力竭。置君無定棋，遺將多覆轍。遂議珠崖棄，坐視金甌缺。巍峨鬼門關，從此淪異域。夜郎妄比漢，更有吠堯桀。黎莫新舊阮，此亡彼興勃。版圖二千年，傳國數十葉。雁去復雁來，狐埋更狐搰。蠻觸雖屢爭，同種出駱越。得失共一弓，磨礱非兩鉞。而今入法界，盡將漢幟拔。吁嗟銅柱銘，眞成交趾滅。乾隆全盛時，四海服鞭撻。忽有黎大夫，求救旄邱葛。興滅字小邦，皇皇大義揭。出關萬熊羆，一月奏三捷。元夜失崑崙，忽爾全師蹶。猿鶴與沙蟲，萬骨堆一穴。爾時金川平，國威震窮髮。方統羽林軍，大會長楊獵。西北五單于，渭橋伏上謁。赤土與當此我武揚，何難國恥雪。鵰剿索倫兵，人人肅慎筈。倘命將軍行，徑取此獠殺。廢藩夷九縣，明正蹊田罰。赤土與朱波，左提復右挈。凱樂奏兜離，文化拓蒼頡。或者南天南，盡將海囊括。胡爲奸虜謀，轉信中行說。金人作代身，非人究是物。桃根將李代，豈意防蟲嚙。是何黎邱鬼，變態極詭譎。謂秦豈無人，爾蠻何太黠！妄稱佛誕日，親拜天菩薩。化身魔波旬，竟許日三接。直從仇虜中，躋之親王列。哀哀馬革尸，棄置情太恝。贋鼎納神姦，於史更汚衊。明明無敵兵，忽當小敵怯。豈其十全功，勢成强弩末。抑當倦勤年，樂聞有苗格。每論武皇功，怪事呼咄咄。噫嘻大錯鑄，奚啻九州鐵？邇來百年事，言之更蹙頞。國小亦一王，乃作無賴賊。烏艚十總兵，豢盜縱出沒。國餉藉盜糧，公

與海寇結。嗣後紅巾亂，更作狼鼠窟。外人詰庇盜，遇事肘屢掣。王師迭出關，徒作驅魚獺。聞今越南王，自視猶滕薛。君臣共鼾睡，忘是他人榻。無民即無地，地維早斷絕。黃圖轉綠圖，舊色盡塗抹。譬如黑風船，永墮鬼羅刹。何時楚南土，復編史檮杌。滇粵交犬牙，無地畫甌脫。舐糠倘及米，剝膚恐到骨。不見彼波蘭，四分更五裂。立國賴民强，自棄實天孽。不見美利堅，終能脫羈紲。我來浪泊遊，仰視鳶跕跕。神祠銅鼓聲，海濤共嗚咽。精衞志塡海，荆卿氣成蜺。安得鑿乾坤，一二三救時傑。共傾中國海，灑作黃戰血。地編歸漢里，天紀亡胡月。

九一

去年六月間，琉球故王尙泰卒於日本東京，余在新聞紙上見其訃告，書『侯爵尙泰家扶』字樣；蓋王降後，侯於日本，家扶者，府中長史之稱也。余感慨不能自禁，口占一絕云：『千年噩夢漢珠崖，一夜降王走傳車。哀絕伊川披髮者，忍更侯邸問家扶？』公度見此詩，其感又當何如！

九二

在楚卿篋上見有曾重伯（廣鈞）見懷之作，自署曰中國之舊民，原稿未以相寄，然故人拳拳之意，致可感也，錄之：『海外鵾鵬憶鷺鳩，蟪蛄朝菌各春秋。多君詩界新無敵，容我潮音擅一漚。難與瀏陽爭甲首，況聞巨子泛辛頭。嗟余五嶽嶙峋氣，偃蹇中原過十愁。』

九三

李亦園（希聖）當辛丑回鑾時，有感事詩數十首，芳馨悱惻，湘纍之遺也；今得見其二，錄之：『天遣多情有別離，綠楊枝外抵天涯。粉蛾點滴牽絲出，金雁零丁怨柱移。錦字無多裁恨遠，重簾不捲放愁遲。高唐夢雨相逢道，賦就春寒已後期。』『帝子苔痕玉座青，鷓鴣啼處雨冥冥。北門劍珮迎蕃使，南極風濤接御亭。江海佳期愁畹晚，水天舊事夢娉婷。秦絲解與春潮語，一曲蘼蕪忍淚聽。』其風格在少陵、玉谿之間，眞詩人之詩也；特此二章已須人作鄭箋耳。

九四

昔同學潘鏡涵者，乙未、丙申間及南海之門。時南海好言佛，而鏡涵契證獨深，實行坐禪刻苦工夫，吾亦不知其造詣何若也。顧聞同人，頗謂其歌哭無端，有類狂疾。丁酉秋，余在上海，聞鏡涵以丁母憂嘔血盈斗，一慟死矣，驚惋久之。今春返香港，友人有存其遺墨一紙者，丙申臘遊桂林舟中作也。七古一首云：『昨日忽悲空王喜，壽王不解空王諦；今日忽喜空王悲，空王却忘壽王歲。壽王純想飛想欲學禪，空王故使壽王聲聞入塵世。塵世紛拏不可親，壽王祇得太虛作搖曳。悲哉須彌界裏日月長，四大海水圍中央。蓮花出沒不得見，祇見淸風世界徐送香。西方有一星，東方一太陽。曝物育物不留物，逐之何苦過倉皇？流轉生死種種是，九十一說非荒唐。烏乎！苦惱衆生根器太棉薄，可驚可怖復可傷。』七律四首云：『幾生

灰劫問瞿曇，百結繩頭已不堪。太一獨留行九九，玄虛無據釋三三。精流日月形何在，族合龜龍性可參，知是別圓通法旨，滿天雲雨護伽藍。』『寒江落魄意蒼涼，憔悴行吟我自傷。魍魎揶揄紅日盡，英雄飄發大風狂。茫茫海水容魚鼈，莽莽關山逐虎狼。身世無聊忽有主，和南應是梵天王。』『西山日落到龍宮，龍樹依稀拱日紅。今去已經無量劫，再來是否此狂童？金輪頂上諸峯擁，明月江前一葉通。我讀華嚴得自在，山河大地任飛鴻。』『沉沉心事着無邊，半壁寒燈照巨川。壯歲始參人我相，現身聊作水雲緣。無多別業能容世，祇有靈光欲接天。海鳥忽驚漁鼓落，空中還自俯坤乾。』讀此諸篇，鏡涵其果非狂也，根器深遠矣。游戲人間，撒手一哭，悲夫！

九五

鏡涵又有贈家兄君力（啓田）一詩云：『君能飄泊我能狂，獨有生靈且費商。縹緲昆侖悲白首，蒼茫人海入愁腸。空同不住儒冠客，葱嶺能來南面王。是道是魔純是想，好從飛處認微茫。』又有贈龍贊侯（煥綸）詩，中四句云：『大地山河斜倒影，荒邱神鬼問餘灰。天人分際君應識，涯海倉皇志莫頹。』

九六

吾鄉張南山先生，近代耆宿，與九江（朱先生次琦）東塾（陳先生澧）齊名，而尤以詩聞。余最愛其俠客行一首，錄之：『貴人烜赫門如山；門前鷹犬，日日不得閑。（一解）高堂華屋，大酒肥肉；粉白黛綠，哀絲豪竹；貴人不

足。(二解)貴人不足，鷹犬僕僕，天陰鬼哭。(三解)鬼哭聲啾啾，怪樹啼鵂鶹；客從何方來，下馬直上酒家樓。(四解)寒風如刀雪如水，酒家樓頭劍光起；明日喧傳貴人死。(五解)』

九七

上海曾志忞，留學東京音樂學校有年，此實我國此學先登第一人也。今日不從事教育則已，苟從事教育，則唱歌一科，實爲學校中萬不可闕者。舉國無一人能譜新樂，實社會之羞也。曾君頃編一書，名曰教育唱歌集：凡爲幼稚園用者八章，尋常小學用者七章，高等小學用者六章，中學用者五章；皆按以譜，而於教授方法，復懇切說明。凡教師細讀一過，自能按譜以授。從此小學唱歌一科，可以無缺矣。吾見刻本，不禁爲之狂喜。原詩卷首有『告詩人』一條，足爲文學家下一針砭而增其價值，茲錄如下：

曰戀，曰窮，曰狂，曰怨，四者古今詩人之特性，舍此乃不足以成詩人。其爲詩也，非寒燈暮雨，即血淚冰心；求其和平爽美，勃勃有春氣者，鮮不可得。且好爲微妙幽深之語，務使婦孺皆不知，惟詞章家獨知之，其詩乃得傳於世。總言之，詩人之詩，上者寫戀窮狂怨之態，下者博淵博奇特之名，要皆非教育的、音樂的者也。近數年有矯其弊者，稍變體格，分章句，間長短，名曰學校唱歌，其命意可謂是矣。然詞意深曲，不宜小學，且修辭間有未適，於教育之理論實際病焉。雖然，是皆未得標準以參考之耳。歐美小學唱歌，其文淺易於讀本。日本改良唱歌，大都通用俗語。童稚習之，淺而有味。今吾國之所謂學校唱歌，其文之高深，十倍於讀本；甚有一字一句，即用數十行講義，而幼稚仍不知者。以是教幼稚，其何能達唱歌之目的？謹廣告海內詩人之欲改良是舉者，請以他國小學唱歌爲標本，然後以最淺

之文字，存以深意，發爲文章。與其文也寧俗，與其曲也寧直，與其塡砌也寧自然，與其高古也寧流利。辭欲嚴而義欲正，氣欲旺而神欲流，語欲短而心欲長，品欲高而行欲潔。於此加意，庶乎近之。

其所編之歌，亦煞費苦心，如其『告詩人』篇中之言。茲摘錄數折：

老鴉(幼稚園用)

老鴉老鴉對我叫，老鴉眞正孝。老鴉老了不能飛，對着小鴉啼。小鴉朝朝打食歸，打食歸來先喂母，自己不吃猶是可，母親從前喂過我。

馬蟻(尋常小學校用)

馬蟻馬蟻到處有，成羣結隊滿地走。米也好，蟲也好，啣了就往洞裏跑。誰來與我爭，一齊出仗，大家把命拚。不打勝仗不肯回，守住洞口誰敢來？好好好！他跑了。得勝回洞好。有一處，更好住，要做新洞大家去。

莫說馬蟻馬蟻小，一團義氣眞正好。人心齊，誰敢欺？一朝有事來，大家都安排。千千萬萬都是一條心，鄰舍也是親兄弟，朋友也是自家人。你一擔，我一肩，个个要爭先。你莫笑，馬蟻小，義氣眞正好。

黃河(中學校用)

黃河黃河出自崑崙山，遠從蒙古地，流入長城關。古來聖賢，生此河干。獨立堤上，心思曠然。長城外，河套邊，黃沙白草無人煙。思得十萬兵，長驅西北邊。飲酒烏梁海，策馬烏拉山。誓不戰勝終不還。君作鐃吹，觀我凱旋。

有自南昌以譚壯飛遺詩一章見寄者，蓋戊戌入都留別友人之作云。吉光片羽，願與來者共寶之。詩

云：『家國兩愁絕，人天一粲然。祇餘心獨在，看汝更千年。世界幾痕夢，微塵萬座蓮。後來憑弔意，分付此山川。』

九九

鄉人有自署東莞生者，以無題八首見寄，哀豔直追玉谿，而言外之美人芳草，字字皆湘纍血淚也，亟錄以諗同好者。但蒹葭伊人，尚希示我姓字耳。詩云：『長門幽怨訴年年，身住蓬萊學散仙。思子臺空吹暮雨，回心院冷鎖寒煙。早傳滄海塡精衛，苦聽荒山叫杜鵑。誰遣蝦蟇吞魄去，幾回翹首望團圓。』『幾閒滄海變桑田，見慣麻姑亦可憐。雲暗鼎湖龍去日，塵荒華表鶴歸年。嫦娥應悔偷靈藥，天女偏愁欠聘錢。八駿不來桃又熟，瑤池昨報宴羣仙。』『庭院深深閉暗塵，西風殘照易黃昏。相思相望成終古，愁雨愁風又一春。怨到湘妃惟有血，招來宋玉已無魂。團圞記得年時月，酒冷燈昏不忍論。』『覽鏡雙蛾獨自羞，怕隨鄰女鬬風流。泥人春病全無狀，誑我歸期又是休。紅袖背人惟有淚，白雲望遠不勝愁。章臺夾道車如水，日暮珠簾莫上鈎。』『紫臺一去苦相思，馬角烏頭可有期？尺帛漫傳蘇屬國，千金誰贖蔡文姬？素衣珍重休教染，紈扇飄零且莫辭。回首秋波應一哭，樓臺甲帳已全非。』『一雨桃花委馬蹄，東風狼籍黯悽悽。惱人天氣春如醉，似水年華日又西。連夜夢魂煩鎭壓，一春心緒總淒迷。鞭絲漫指關山道，紅雪紛飛鳥亂啼。』『誰向修羅問夙因，塵寰一謫苦沈淪。劇憐雞犬雲中客，盡是蟲沙劫後身。回望風雲俱慘淡，過來花鳥亦精神。蓬山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好問津。』『玉樹悲涼唱後庭，琵琶胡語不堪聽。紅羊失記何年劫，白雁

淒聞故國聲。繅盡春蠶絲有恨，淘殘秋水浪難平。沈沈心事無人識，獨倚銀屏待月明。』

一〇〇

美人香草，寄託遙深，古今詩家一普通結習也。談空說有，作口頭禪，又唐宋以來詩家一普通結習也。狄楚卿之詩，殆兼此兩種結習而和合之，每詩皆含有幽怨與解脫之兩異原質，亦佳構也。茲錄其近作一章：『又有東風拂耳過，任他飛絮自蹉跎。金輪轉轉牽情出，帝網重重釀夢多。珠影暈愁分碧月，鏡波掠眼接銀河。爲誰竟著人天界，便出人天也奈何。』此體殆出於譚瀏陽。瀏陽詩：『無端過去生中事，兜上朧朦業眼來。』『徐甲儻容心懺悔，願身成骨骨成灰。』『死生流轉不相値，天地翻時忽一逢。却喜無情成解脫，欲追前事已冥濛。』等句，皆是也。

一〇一

平等閣詩話錄蟄菴感事五絕云：『十日層樓九風雨，三年故國百思量。逢人怪道春憔悴，不信聞歌覺小傷。』『別夢依稀過謝橋，心中風雨晤蕭蕭。自從拾得楊花片，不見章臺見柳條。』『別來細雨聞孤館，歸去華鐙爛九枝。悵望青溪神女曲，去年今日蔣神祠。』『秋河別夜太淒涼，一曲伊州淚萬行。愁絕五陵年少事，金鞭玉勒送王昌。』『宮扃葳蕤半褪金，一篇哀麗舊傷心。他時漫滅無文字，留得情人宛轉吟。』蓋迴鑾時之作也。吾昔在京師，與蟄菴連輿接席者歲餘，見其詩最多。余最喜其二絕云：『回首東風淚滿巾，舊

歡新夢覺無因。醒來正是黃昏雨，車馬中原有暗塵。』『落日黃沙塞草枯，朔風前夜雪平鋪。漢唐遺壘模糊甚，還有陰山鐵騎無？』又丙申春，余出都，蟄菴贈行一首云：『樓頭缺月夜向曉，騎馬與君相送行。前路殘春亦可惜，柳條藤蔓有啼鶯。』

一〇二

平等閣詩話又載惺庵有留別居東同人迴風辭四章，詩云：『日暮思君苦未來，飛紅狼籍舊亭臺。沈沈遠夢迷千劫，慘慘新詞賦八哀。心比梧桐疑半死，淚如殘蠟漸成灰。玉關人老愁何極，窈窕春星望幾回。』『此去風雲方百變，側身天地更何之。行吟芳草無歸路，倚遍銀屏繫所思。別有溫柔馨一握，是它幽怨亂千絲。轆轤永夕煩懷抱，誰獨西風黯別離？』『艱難行路黯魂銷，帝遣巫陽賦大招。愁雨愁風才易盡，傷春傷別意無聊。相看鏡匣驚消瘦，暗繫香囊慰寂寥。獨自思量自凝竚，碧城十二總迢迢。』『手挼殘紅不忍看，輕寒無賴倚闌干。陰晴未定天如醉，疢疾方迷淚易彈。舊恨尊前歌昔昔，新愁簾外雨潺潺。傷心思婦遼西夢，冷怯空閨人未還。』又將發江戶留別日本祭詩龕詩社四律云：『飆輪萬轉重行行，向夕扶桑少客星。久託逍遙消塊壘，略無名刺訐公卿。相看鄰下諸豪俊，應憶江東老步兵。好事若煩志流寓，石橋門巷認東櫻。』『消瘦西風褪帶圍，多愁多病賞心違。參差玉管吹誰思，冷落瑤箏獨自歸。虛負花開歌緩緩，只憐人去夢依依。繁英繡甸渾如昨，已是差池燕子飛。』『聲聲拍枕下關潮，歷劫成塵恨不消。三五團圞輕惜別，萬千哀感及今朝。虛傳打槳迎桃葉，獨上離亭泣柳條。半嚮銷凝前夜夢，帷燈一穗冷殘宵。』『怕聽陽關

第四聲，河梁攜手若為情。掉頭不肯留詩卷，懷刺應知少送迎。燕頷虎頭空萬里，飄鸞泊鳳怨三生。阿誰識得臨歧感，更與慇懃唱渭城。』

一〇三

余年來絕少為詩。正月從橫濱返國，將經神戶，舟中晨起得一首，意味淺薄，不足道也；姑存之以塞紙。『睥睥朝曦浴萬山，冷冷風磬下人間。脩脩雲影隨明翳，落落漁謳自往還。點點白鷗沒浩蕩，峯峯神女嘯空頑。此中多少天機在，卻是勞人不得閑。』將至上海，有所感觸，欲為一長古，未成；中有四句云：『未至吳淞三百里，海波已作江波色。我生航海半天下，氣象無如此雄特。』此實可見我祖國意態之雄傑。黃河下流，演為黃海，不待論矣；即揚子江入海之力，不亦已氣象萬千耶？

一〇四

戊戌六君子中，劉裴邨先生尤醇粹嚴肅。吾昔所為傳，未能表揚其學行之十一也。去歲有以先生之衷聖齋詩鈔見貽者，全屬古體，已擇登詩界潮音集十餘章。今夏有友自蜀來，口述先生近體詩九首，雖瀏覽景物之作，然穆然可見其為人，乃錄以貽當世：『春溆谷幽遇，野樝立拳鷺。忽驚銜得魚，飛過蝦蟇渡。』（觀音巖津口）『沙瀨月有聲，娟娟何妙可。夜涼足清絕，時復見漁火。』（觀音灘）『幽林不逢人，空澗響鳴灊。時睹麏鹿蹤，疏疏碎黃葉。』（幽林）『彩翠浴鳴禽，孤舟泊斜堰。佳人杳難即，心與雲俱遠。』（失題）『獨立極蒼茫，夕

陽臨迥野。風吹萬里心，歸鶴長松下。』(野外)『松根有茯苓，呼童且休劚。不見今時枝，猶爲古人綠。』(古松)『山路不逢人，舉頭忽歸鳥。茅亭暝色多，斜日下林杪。』(山中)『江南逢八月，春風猶未歸。萬綠接平曠，山山横翠微。』(江南)『松口來雲斷，江陰秀嶺浮。一帆斜日裏，又過秣陵秋。』(晚秋)

一〇五

四年前從友人扇頭見畫二幅，題畫六章，一曰羣羊，二曰有老，詩畫雙絕，心好之，詢知爲賀醴芝作也。屢欲以入詩話，然不能全記憶，滋耿耿焉。今有以原詩相貽者，且加以張弓五章，皆名詩也，錄之。

羣羊三章

羣羊在山，齕彼秋草。實霜其黃，終日不飽。(一解)羣羊突圍，踐我秋蔬。朝食所需，羊口之餘。(二解)羣羊入戶，齧骼相觸。投以蘴蕘，不饜其欲。(三解)

有老三章

有老扶藜，日夕不歸，南山路迷。(一解)商籟滿谷，玃猱相逐，老人躑躅。(二解)斜景匿光，翔燐繞場，老人徬徨。(三解)

張弓五章

張弓引滿，不可失機。立表測景，不可後時。火已燎原，水已潰隄。焚溺多憂，爾猶遲遲。(一解)抱薪救火，祝融愈驕。沈璧塞河，河伯自豪。長蛇緣木，破彼鵲巢。有母戀雛，鶩翔悲號。(二解)皇天何私？匪德不右。我瞻東土，行亦有臭。如何興戎，我邦傾覆。豈爾得天，惟我召寇？(三解)孤兒號天，眷念慈母。懷抱三年，棄我不有。日暮苦飢，隨

人奔走。兒今無歸，匪兒之醜。（四解）長鯨奮鬐，白波山立；鼓雷噴雨，寐魚潛泣。遼海潮腥，淫威不戢。箕子無靈，我何嗟及！（五解）

一〇六

君遂頃以懷人詩八章見寄，殆去歲作也；其自序云：『羈跡逆旅，北風淒其。歲暮懷人，百端交集。睠山河以哀怡，復撫膺於逝者。作懷人詩。』其詩云：『章氏文章何若？價重梨洲衡陽。亶使非種鋤去，畏壘來茲大穰。』（太炎）『江都天人三策，太平十二王通。勿謂巵言無當，終見九洲大同。』（明夷）『歎長夜兮漫漫，況來日之大難。恥并腥羶民族，裂此塗炭衣冠。』（孑民）『道不同而為友，古有申胥伍胥。竟作懷沙屈子，猶瘉亡國大夫。』（天囚）『我所思飲冰子，一水蒹葭千里。子無謂秦無人，獨不見噶蘇士？』（任公）『人言病夫老大，我見支那少年。東方盧梭有幾，申叔夫子最賢。』（申叔）『鷙才不可一世，嗚呼其人已亡。空向黃壚感舊，可憐鄰笛山陽。』（曼君）『時誦卷中佳句，幽憂為疾難禁。詩人而為邊帥，房琯復見於今。』（無悶）

一〇七

與蟄厂不相聞問者七年矣。有自津門以其近作五章見寄者，使我感舊情懷，不能自禁，亟錄之：『悵臥春歸十日陰，落花臺殿更清深。被欄碧葉如相語，辭世青鴛不可尋。物外精藍誰捨宅，亂餘梗莽漸成林。迷陽卻曲饒憂患，那得端居長道心？』（崇效寺看花）『在山猛虎今無用，蔽日浮雲終古陰。三穴未營僥兔計，

一官眞擬汨羅沈。頗聞賈誼酬宣室，徒遣相如賦上林。惆悵故人成獨往，江湖滿地有遐心。』（送蔣惺甫侍御）『遠下鸞皇閉九閽，更無鷹隼擊秋原。匡牀諫草收殘篋，歸路荷花感聖恩。一郡江湖開不極，五更朝鼓斷相聞。王居虛有横流歎，又向新亭悵失羣。』（送王撫州乃徵之官）『十年虛鍊媧皇石，萬里遙經黑水祠。吾道聖賢輒相許，夢中謌泣復誰知？還休暫動誠何意，悵望蕭條併一時。此去共傳邊郡美，使君獨有鬢如絲。』（送秦曲靖樹聲之官）『終年咄咄無一字，去日悠悠有億塵。自信勞生行未已，偶來杯酒坐相親。醉歸馬上聞孤柝，倦枕雞聲滿四鄰。除卻垂腰煩惱帶，不妨歌笑逐時新。』（癸卯除夕）

一〇八

有以觀物篇四章見寄者，自署曰雪如，樂府中之逸品也。誦其詩不獲交其人，悵望何已！詩如下：

崇巖傷門第隔也

崇巖崒嵂高插天，膚寸薄植生其巔。盤根據附一萬年，傲岸日月餐雲煙。蔦蘿欲攀杳無緣，翹首仰睇涕淚漣。松柏薇蕨灌莽間，墝埆斥薄紛聚羶。雖爾勁立氣骨堅，牛羊斧斤不爾全；到頭碌碌竈底然。

細萍嘵敎澤衰也

細萍甫生子，一朝兩朝綠貼水。衆草初萌芽，忽然遍地靑牙牙。崇蘭幽，老梅古；岑寂無聊厭風雨。問爾曷爲生不蕃？貴種無競力，異族且復蹂其藩。崇蘭老梅泣無言。

大鵬歎賢否混也

大鵬苦無風，偃伏北海隅。燕雀喜得地，談笑營巢居。騶虞識戒殺，枵腹不得飽。豺虎竉且碩，巉巉厲牙爪。鳳凰栖栖無所如，鴟梟以鼻嗤其愚。麒麟宛轉泣刀俎，天生此材供作脯。

紈袴病粉飾也

紈袴不可當衣，啜水不可代糜。刻鵠類鶩縱形肖，畫地作餅將無飢。黔山驢，遼東豕；彼何爲乎聊復爾。蜀中犬，吳中牛；吠所未經喘所怪，淄澠氣味深相投。吁嗟公等莫歡謔，屠伯磨刀正霍霍。

一〇九

嘉應楊儞子惟徽，人境廬詩弟子也。其理想風格，皆茹今而孕古，人境有傳人矣。錄其秋感四章：『昂藏七尺軀，農夫寡所異。自從覽圖史，冥想際天地。欲放一隙光，微燭造物秘。理窟洞元素，機體究形器。上循已往情，下測未來事。縱橫空時間，神經爲激刺。二百萬年後，懸知滅人類。汲汲鞭影心，憂患紛總至。誰能挈長繩，繫住羲和轡。噫吁人間世，如何有文字？』『扶桑之新國，旭光曜華胥。歐花與美果，移植俱扶疏。嶺南大癡子，渴慕五載餘。一朝出門去，忍絕高堂裾。江流送遊子，片刻容躊躇。明日滄海上，白沫吹大魚。飛鳥天際沒，竟使雙輪如。到此望鄉國，魂夢猶蘧蘧。東京五月中，寒雨振林於。俯鏡江戶流，仰攀駿河墟。不見紅櫻爛，惟見黃塵嘘。行行大道旁，羣兒皆軒渠。睨余便爾汝，謔笑互吐茹。歐洲視猶太，亦是同文書。信彼類族訢，嗟我兄弟與。輾轉上學去，淹留逮秋初。學語慚小兒，聽講充鈔胥。但令珠混魚，胡乃芋賦狙。仰天涕淚橫，懷抱不可攄。蜣丸轉蛣蜋，甘帶嗜蝍蛆。勿怨黏網苦，卻恨

兩翼舒。噫吁人間世，如何有舟車？』『莽莽五大洲，歐亞共非墨。蠕蠕億千形，黃白暨棕黑。十八世紀中，西土忽轉側。強大六七分，各事闢疆域。沙島爭一粒，冰洋探兩極。縱橫地球圖，妄自占顏色。天賦羣民族，遠征騁帝力。怒潮撼東方，洶湧不可塞。咄咄扶桑夷，感覺富腦識。蜻蜓沖霄飛，勢摶九萬翼。朔風吹血腥，一擊天鵝殛。名實此舉兼，仗義宣詔敕。德色慮耰鋤，陰謀實鬼蜮。而我黑甜鄉，竟滋他族逼。雷池不敢越，中立若劃洫。保全與瓜分，旦暮誰能測。革命與保皇，攻擊令人惑。專制戰立憲，大勢已敗北。萬流旋一渦，性命在頃刻。山河痛神隩，臣妾悼兆億。土崩無拓都，瓦全有么匿。劣根成痿痹，久矣負天職。九頓訴閶闔，竊恐不得直。眼看此種人，終古受壓抑。念此勿重陳，重陳淚交臆。噫吁人間世，如何有家國？』『泰初有人類，誰能究厥始。猿猴祧遠祖，之說未敢是。動物之一部，或想當然爾。混沌未鑿時，茫昧富玄理。惜哉陳死人，一眠不復起。至今萬劫後，攷索到石史。地殼辨影形，種源溯遷徙。適者能生存，人羣蛻化耳。茲論已出世，一切俱披靡。法輪轉世界，釋典殆枝指。靈魂同主宰，耶約亦詼詭。知死不知生，孔雖有微旨。余今獨棄置，胸中塡塊壘。濁酒不能澆，放言且掌抵。盜蹠爲柳弟，丹朱固堯子。草間微箕活，粟食夷齊恥。宏範與世傑，同胞異函矢。三桂與定國，末路共猗芷。況乃號咷生，驚心憂患裏。及其還大虛，瞑目含笑矣。地獄勿恐怖，天堂勿歡喜。賢愚一蓬蒿，侯王殉螻蟻。逆旅天地中，過客竟若此。所以古今人，苦樂不自止。夜長怨美人，日短惜志士。容顏頻看鏡，功業輒拊髀。噫吁人間世，如何有生死？』

一一〇

友人悔餘生，九江先生再傳弟子也，不欲以文章顯，故吾爲隱其名。吾於十二年前，聞其爲人，偕亡友陳通父兩度訪之，不遇。近兩年來，彼此三度過從，皆相左。至今未得見顏色也。顧相慕日益饑渴。頃得其近詩數章，拉雜錄入詩話，以志因緣。題三十小像云：『食肉何曾盡虎頭，卅年書劍海天秋。文章幸未逢黃祖，襆被今猶窘馬周。自是汝才難用世，豈眞吾相不當侯？須知少日拏雲志，曾許人間第一流。』『井蛙穴鼠豈稱豪，會向天門跳擲高。牛背讀書逢越國，車中奏笳識放曹。金臺駿骨誰爲購？海上虬髯未易遭。壯志無成人欲老，怕看明鏡有霜毛。』『當年曾說阿龍驕，中歲功名尙寂寥。長劍斫蛟徒有願，短衣射虎故無聊。江東人物誰爲比，海外名流頗見招。挽住狂瀾要身手，不曾瘦損沈郎腰。』『幾曾彈鋏去依人，骯髒平生認此身。鳳泊鸞飄徒自恨，箕張牛憤太能伸。爛羊作尉何堪說，健犢奔車故絕塵。不學王郎悲斫地，倚天狂笑萬花春。』『意氣猶堪撼百城，目星舌電幾縱橫。臥龍自昔勞三顧，大鳥他年會一鳴。何用升天與成佛，且當結客更論兵。關河異日無窮事，待看書生赤手撐。』春感云：『高冠長劍不言歸，又見天涯燕子飛。太史文章牛馬走，杜陵詩卷鳳凰饑。山雖可買身難隱，海到能塡力已微。斗酒欲沽沽未得，江頭準擬典春衣。』『垂柳朱樓大道邊，怕看春氣入歌筵。人間此日知何世，客裏新愁似去年。絕塞寄書情婉轉，廣陵留曲恨纏綿。桃花點點枝頭泪，細雨空山泣杜鵑。』秋感云：『薄寒天氣雨瀟瀟，酒淺愁深未可澆。倚枕但工諧競病，書空常自詫無聊。難迴日馭黃塵遠，會泛星槎碧海遙。孤館秋燈頭易白，五更心

事湧如潮。』『春明舊夢認模糊，搖落時芳客思孤。珠箔飄燈歸獨夜，玉釵沾酒泥當壚。人間絕少埋憂地，海上應多逐臭夫。種豆南山亦何恨，不須擊缶唱烏烏。』贈何易一先生云：『鳳泊鸞飄已幾年，牢愁難訴與哀絃。滄桑變後還成世，文字刪餘別悟禪。弔影江潭人欲老，棲身瘴海客如還。恩仇未了心猶熱，雄劍摩挲向枕邊。』

一一一

日俄戰事初起時，楚卿適在東京，以所作感事四絕見示，余能爲作鄭箋也。其一言日本之愛國：『郎著征衣女脫簪，私情何似國情深？莫愁風露沾衣冷，此是寒閨夜夜心。』其二言政府之安閑：『榻外妖雲百怪陳，但垂鴛帳駐穠春。問他鷸蚌緣何事，袖手神州大有人。』其三言外交之失策：『爲他眞個話相思，鏡殿春殘事事疑。昨夜西風今夜雨，明朝消瘦更誰知？』其四言內政之無望：『冉冉天涯遍綠陰，萍吹絮墮意沈沈。思量舊恨都無着，夢雨纚綿直到今。』

一一二

浙江潮第十期，登有自署君木者所作刺時六絕，雖嬉笑怒駡之言，其志固忠厚也。詩如下：『世界有同胞，家族無倫理，愛國忘其親，大哉志士志！』『抵掌談合羣，肝膽映人熱；一言不相中，刀光起同室。』『男

子有血性，奈何以憂死；金尊檀板中，不忍談厭世。』『敦品與立行，瑣瑣非公德；廉恥何足論，國民有天職。』『自由復自由，自由肯放棄？醇酒與婦人，甘爲自由死。』『昂頭罵科舉，低頭盼鄉榜；今朝新貴人，昨日革命黨。』

一一三

黃公度臺灣行云：『城頭逢逢雷大鼓，蒼天蒼天淚如雨，倭人竟割臺灣去。當初版圖入天府，天威遠及日出處。我高我曾我祖父，艾殺蓬蒿來此土。糖霜茗雪千億樹，歲課金錢無萬數。天胡棄我天何怒，取我脂膏供仇虜。眈眈無厭彼碩鼠，民則何辜罹此苦。亡秦者誰三戶楚，何況閩粵百萬戶。人人效死誓死拒，萬衆一心誰敢侮？成敗利鈍非所覩。一聲拔劍起擊柱，今日之事無他語，有不從者手刃汝。堂堂藍旗立黃虎，傾城擁觀空巷舞。黃金斗大印繫組，直將總統呼巡撫，今日之政民爲主。臺南臺北固吾圉，不許雷池越一步。海城五月風怒號，飛來金翅三百艘，追逐鉅艦來如潮；前者上岸雄虎彪，後者奪關飛猿猱。村田之銃備前刀，當輒披靡血杵漂；神焦鬼爛城門燒，誰與戰守誰能逃。一輪紅日當空高，千家白旗隨風飄。搢紳耆老相招邀，夾跪道旁俯折腰。紅纓竹冠盤錦條，青絲辮髮垂雲髾。跪捧銀盤茶與糕，綠沈之瓜紫蒲桃。將軍遠來無乃勞，降民敬爲將軍犒。將軍曰來呼汝曹，汝我同種原同胞；延平郡王人中豪，實闢此土來分茅；今日還我天所敎，國家仁聖如唐堯；撫汝育汝殊黎苗，安汝家室毋譊譊。將軍徐行塵不囂，萬馬入城風蕭蕭。嗚呼將軍非天驕，王師威德無不包。我輩生死將軍操，敢不歸依明聖朝。噫吁嚱！悲

乎哉！汝全臺，昨何忠勇今何怯，萬事反覆隨轉睫。平時戰守無預備，曰忠曰義無所恃。』

一一四

新民社校對房一敝簏，忽有題七律五章於其上者；塗抹狼籍，不能全認識，更不知誰氏作也。中殊有佳語。第一章末聯云：『行矣臨流復一歎，泠然哀瑟奏雍門。』第二章末二聯云：『休矣著書侯赤烏，悄然揮扇避青蠅。衆生何事干霄哭，隱隱朝廷有笑聲。』第三章首二聯云：『富春江上夕陽微，那有閑情理釣絲。神女何歸洛水綠，聖人不作海波飛。』第四章首二聯云：『黑龍王氣黯然銷，莽莽神州革命潮。甘以淸流蒙黨禍，恥於亡國作文豪。』

一一五

君武以其友馬一浮四律見似，蓋刻意學褒冥而神肖者也；今錄二章：『身前不住閻浮界，死後應生他化天。自性華嚴離我我，有情流轉自年年。靜排諸相觀空劫，閒鑿千山種白蓮。獨向須彌最高頂，衆生無語月孤圓。』『而爲上首無量佛，自生飛行馬一浮。八萬天魔羣擾擾，微塵國土總幽幽。倮蟲無命埋深海，熒惑當年墮石頭。我是虛空創造者，一毛一孔一星球。』

一一六

有投箋者曰：『公灑灑熱血，喚起國魂，愛國之傑，今古推敬。貴報曲終奏雅，附列詩歌，最發深省。友人唾葬者，長沙志士。慼種族之將燼，代一棒於當頭，撰有詩歌，不忍獨嗜，謹介貴報，以備采登。此君於戊戌之變，有句云：「石氣古逾勁，蘭心秋豈搖？」志士誦之，多泣下者。渠游日本東京，它日相逢，此其媒介。』謹讀所寄冇滅種吟十二章，以樂府體，鎔鑄進化學家言，而每章皆有寄託，眞詩界革命之雄也；具錄之：悲恐龍：『哀龍哀龍，產於美國槐衣烏密洲，長三丈兮高丈五；前短肢兮後長肢，尾大脊巨氣虎虎。借問此種何處尋？石埀層中時太古。吁嗟乎！此鳥非無同種禽，始祖鳥兮名最尊。無嘴之口森利齒，强莫强兮皆不存。汝與哀龍共血族，恐龍殄滅何速速。白華麗國好戰場，得毋同種相魚肉？』莫捕貓：『請君莫捕猫，留猫捕野鼠。君不見，吉黎山下一叢蘭，移向紐西崙中翻失所。莽莽平原野鼠狂，蜜蜂游此塡貪腸，雄莖雌蕊空開張；誰銜花粉於其房，蘭種將絕余心傷。又不見，紐西村落蘭欲語，蜜蜂翩翩故容與，傳精送子全恃汝；食蜂野鼠何獨無？此間賴有猫逼處。請君莫捕猫，留猫捕野鼠。腸。吁嗟乎！蜜蜂游此塡貪腸，雄莖雌蕊空開張；誰銜花粉於其房，蘭種將絕余心傷。(原注：此詩感戊、庚之交捕黨人而作。)』東市骨：『地中海旁風泱泱，麥痕東市燐火涼。中有一洞穿地核，多少遺骨縱橫僵。洞熊洞師與犀牛，其骨龐大無與行。昔時强梁獸中傑，羣獸咋舌神頹唐。汝既不能智，弇之不能羣；平生伎倆弱同種，可憐斷送强中强。獸兮無知不足語，胡爲人也瘞其旁？昂昂鬚眉丈夫子，額高於鼻身手長；千五九六立方糎，是爲腦髓頭中藏；昔年血族衍何許，得毋如獸先自戕？吁嗟乎！洪積時代已

如此，茫茫來日心焉傷。』無針蜂：『澳洲土蜂古無針，小小世界容浮生。胡爲有針之窩蜂，攔入爾界强哉爭？有針者勝無者淪，天演之律胡不平？吁嗟乎！土蜂身後無子孫，窩蜂徒黨方縱橫。』大蟋蟀：『俄羅蟋蟀大且長，秋宵月冷登戰場。籠中骨肉方鬬力，誰知安息新種侵其疆。舊種昂昂猶自戕，謂汝新種身小烏敢當。吁嗟乎！古今勝負洵無常，大者長者翻滅亡，小而智者進化還未央。』善鳴鳥：『西瀛蘇格蘭，有鳥名畫眉，善鳴之技擅一世，自謂雄長枝中枝。何方更產斑畫眉，羣羣而來光奇離。鳴者鄙其不善鳴，嘈嘈唧唧咸忽之。居無幾何彼族滋，昔時故族晨星稀。』枝寄生：『昔年一林青葱葱，廿餘種木杈枒撐；不雹不淩年數更，只餘數木交縱橫。中有一種奇絕倫，十餘新種枝寄生。』甘穆番：『伯令海峽萬態碧，甘穆斯島水中宅。土民十萬孳洪荒，酋長團體矜地僻。誰知他族來綿綿，强權箇箇主爲客；薙之吸之牛馬之，可憐血灑乾坤赤。借問番種贏幾何，數萬愚奴待天擇。』煤層空：『叢林既滅生莓苔，莓苔滅後生微蟲。飛魚滅蟲鳥滅魚，更產他種亡哀龍。非禽非獸過渡時，惟有蝙蝠凌長風。自此遞生鼠兎□，虎豹犀象犬與熊。迭生迭滅殺氣橫，惟熊稍近人乃雄。熊漸滅兮猿愈靈，乃與其所餘禽獸，誓掃山都木客稱霸於山中。吁嗟乎！山都木客戰勝方告終，毛氏猺獠翻戰攻。就中數種心文明，縶之逐之戮之開鴻濛。吁嗟乎！黃白二種爭主盟，危乎一髮櫻黑紅。高等人朽煤層空，生滅滅生何時窮？』前猿劣：『人兮人兮猿化身，人與人猿爭乾坤。後優前劣力不敵，世界猿種幾希存。亞洲之猿亦多族，至今惟餘吉貢、倭蘭兩種猿；斐洲有何猿？名者僅遺戈栗金木之孫子。其餘近人之智猿，惟有美門僻嶺而已矣。吁嗟乎！猿猿戰罷人戰猿，同種異種多戰死。請問猿猿人猿權力强弱何以逼？腦髓重輕比比比。』悲舊獸：『君不見，李徒尼亞之野牛，

蘇格蘭國之赤鹿；當時强碩無與京，同種寒心咸側目。更有龐熊產諸威，同此冥頑自魚肉。借問狀態今何衰，他種炎炎來大陸。況乃生聚繁哉繁，危乎危乎汝舊族。』長角牛：『黑牛戴長角，羣中稱卓卓。欄邊滄海無波瀾，誰知短角來相殘。昔年雄態渺何處，祇今遺骨寒灰寒。約師克見人何愚，僉謂毒疫戕其軀。吁嗟造化胡爲乎，能使短角之牛同時同地災獨無。』

一一七

查嗣庭以『誹謗』蒙大戮，至今言民族主義者哀而敬之。頃偶閱柳北紀聞，載其女遺什一章。女名蕙纕，蓋嗣庭獲罪後，家屬徙邊，驛次題壁之作也。詩云：『薄命飛花水上游，翠蛾雙鎖對沙鷗。塞垣草沒三韓路，野戍風淒六月秋。口讀父書心未死，目懸國難淚空流。傷神漫譜琵琶怨，羅袖香消土滿頭。』蕙纕可謂不媿名父之子矣。

一一八

葉君夢梨，自署江蘇一少年，以近詩數章見寄，讀之穆然想見其人，今錄實詩話：『十幅花箋錄楚騷，江天寥闊雁聲高。地經百戰河山壯，心有千秋魂夢勞。銀燭半闌秋臥月，羅衫斜曳夜磨刀。舊遊如夢那堪說，兩度西風感鬢毛。』『片帆浩蕩入風塵，雲水漫漫魚鳥瞑。斗酒橫胸縱奇氣，萬花得雨傲殘春。自憐年少凋華鬢，更爲情多作恨人。手綰天龍翔帝闕，五雲深處叩前因。』『浮生何事說黃農，兵火撩人劍氣濃。青

史有靈雄鬼嘯，亂山如故白雲封。曉星斗大明滄海，鐵甕潮寒泣臥龍。欲洩芳懷何處是？涉江遙指最高峯。』『蓼花吹盡水生紋，漁笛聲淒不耐聞。北望關山空極目，南飛烏雀自成羣。幾家羅襪濕流露，兩處青天夾斷雲。秋盡海門鯨跋浪，故應夜夜夢終軍。』(右四首鎭江晚泊)『百尺危城萬尺山，黃流日夜繞其間。丈夫對此壯顏色，上帝無言獨往還。治亂千年助歌哭，風雷一氣震冥頑。夕陽黯淡江雲黑，寥落秋心問故關。』(右一首金陵)『陰山鐵騎縱橫入，天地無情江自流。痛哭千家思故主，兵戈三月賦同仇。地連東海羞秦帝，手執南冠似楚囚。合與文山參帝闕，兩行血淚話神州。』(右一首江陰懷閻應元)『南望珠崖惟一慟，北來胡騎又千重。荒魂夜嘯銅標冷，大漠秋高古壘空。地起崑崙亘河嶽，書傳秦漢數英雄。情絲萬轉無人識，獨上危樓望斷鴻。』(右一首與客談中國邊事有感)『前生渺渺問青史，去路茫茫趁晚潮。何日風雷慰岑寂，即今魂夢也蕭條。瑤池夜宴羣仙醉，渤海雲飛萬象凋。尙記中原全盛日，羽旌百道破天驕。』(右一首黃海舟中)『玉皇舉金扇，秋風渺然至。吹我魂夢飛，忽遇赤松子。攜手上玉京，萬縷暮煙紫。天女鬱雙眉，靈氣吁瑤齒。拾得淚痕歸，寫作相思字。』(右一首秋風)『秦皇兩勁敵，荆卿與子房。白虹起天末，尺劍寒秋霜。博浪飛鐵錐，鸞鳳深潛藏。處士一震怒，天地爲低昂。竟碎獨夫魂，縞素旋相望。白帝泣斷蛇，赤幟入咸陽。一令止苛政，衆生福穰穰。懿歟古之人，俠氣盤中腸。歌哭太無聊，隻手迴滄桑。遺烈各千古，日月同輝煌。況聞聖天子，從古稱武湯。義旗動風雲，萬國傾壺漿。神器歸有德，時謂之小康。青史信不誣，來日知方長。小試得將相，大舉爲帝王。中國好山河，開眼睨八荒。手綰兩白龍，莫邪與干將。大聲呼九京，齒頰餘芬芳。』(右一首讀張良傳書後)『北風搖殺氣，暝色滿神州。年少偏多恨，時危獨倚樓。碧雲何處雨，殘日一

籬秋。玉笛聲聲喚，悠然望帝邱。』（右一首倚樓）

一一九

樂學漸有發達之機，可謂我國教育界前途一慶幸。苟有此學專門，則吾國古詩今詩，可以入譜者正自不少；如岳鄂王滿江紅之類，最可譜也。近頃橫濱大同學校爲生徒唱歌用，將南海舊作演孔歌九章譜出，其音溫以和；將鄙人舊作愛國歌四章譜出，其音雄以强：能叶律如是，是始願所不及也。推此以譜古詩，何憂國歌之乏絕耶？今錄其譜如下：

C調 4/4　　　演孔歌譜之一

1. 3 5 6 | 5 5 5 1 | 0 2. 3 4 | 6 5. 0 5 | 5 3 1 5 |

尼 山 嶻 嶪，猗 彼 魯 東。　靈 麟 吐 書，——　亶 縱 睿 聰。智

5 1 7 6 | 5 2 3 2 1 0 | 1 3 —— 2 1 | 2 1 2 16 5 | 5 0 5. 1 |

周 萬 物，道 與　天 通。脫 然 —— 世　表，豈不 雍—容。——　乃 心

2 3. 2 3 | 2 1 2 —— 0 | 6 5 1 3 | 2 1 23 1 —— ‖

肫 肫，寶 哀　愍——蒙。—— 誓 言 拯 之，共其 吉——凶。——

C調4/4　　愛國歌譜之一

1.1 1 6.1 4 | 2.1 2.3 2 17 | 1.0 4.4 2.2 | 1 1 6 5.5 | 4 6 5.5 4.0 |
泱泱哉我中華！最大洲中最大國，廿二行省爲一家。物產腴沃甲大地，

5 5 4 5 | 6 7 1 — | 2.2 1 ♭7.7 6.6 | 5.5 4 5 6 — | ♭7. 7 1. 1 |
天府雄國言非誇。——君不見，英日區區三島尙崛起，——況乃堂堂

2 — 3 — | 4 — 2.2 1.1 | 6.6 5 4 — | 2.2 1.1 4.4 5 | 6 ♭7 1 2 |
吾——中——華。——結我團體，振我精神，——二十世紀新世界，雄飛宇內

4.4 4 5.5 5 | 6 2 1 6.6 | 6 5.5 4. 0 ‖
疇與倫？可愛哉我國民！可愛哉我國民！——

二三〇

今欲爲新歌，適教科用，大非易易。蓋文太雅則不適，太俗則無味。斟酌兩者之間，使合兒童諷誦之程度，而又不失祖國文學之精粹，眞非易也。楊皙子之黃河、揚子江諸作，庶可當之。亞雅音樂會之成立，鄙人嘗應會員諸君之命，撰黃帝四章。該會第一次演奏，即首唱之；和平雄壯，深可聽，但其詞弗能工也。今將譜與文兩錄之：

一　赫赫我祖名軒轅，降自崑崙山。北逐獯鬻南苗蠻，馳驅戎馬間。掃攘異族定主權，以貽我子孫。嗟我子孫無忘無忘乃祖之光榮！

二　溫溫我祖名軒轅，世界文明先。考文教算明歷元，還將醫藥傳。科學思想尋厥源，文明吾最先。嗟我子孫遺傳繼續乃祖之光榮！

三　巍巍我祖名軒轅，明德一何遠！手闢亞洲第一國，布地金盈寸。山河錦繡爛其明，處處皆遺念。嗟我子孫保持勿墜乃祖之光榮！

四　繩繩我祖名軒轅，血胤多豪俊。秦皇、漢武、唐太宗，寰宇威稜震。至今白人說黃禍，聞者顏爲變。嗟我子孫發揚蹈厲乃祖之光榮！

黃帝歌譜之一

2 2 2 1 | 2 — 3 3 | 5 5 6 5 | 3 —. | 3 3 5 3 |

赫 赫 我 祖 名 — 軒 轅，降 自 崑 崙 山。 北 逐 獯 鬻

6 6 5 3 | 2 2 2 1 | 2 —. | 6 6 7 7 | 5 — 3 5 |

南 — 苗 蠻，馳 驅 戎 馬 間。 掃 攘 異 族 定 — 主 權，

6 6 5 3 | 6 —. | 7 — 7 6 | 5 5 3 5 | 6 6 5 3 | 2 —. ‖

以 貽 我 子 孫。 嗟 我 子 孫 無 忘 無 忘 乃 祖 之 光 榮！

又終業式四章：

一　國旗赫赫懸當中，華旭照黃龍。國歌肅肅諧笙鏞，漢聲奏大風。借問儀式何其隆？迎我主人翁。於乎！今日一少年，來日主人翁。

二　五千年來文明種，神裔君傳統。二十世紀大舞臺，天驕君承寵。國民分子盡人同，責任君惟重。於乎！眇眇一少年，中國主人翁。

三　衆生沈痛吾其恫，吾將儲樂籠。國民奮飛吾其雄，吾待毛羽豐。不然赤手雙拳空，壯語終何用？於乎！以何一少年，成就主人翁。

四　前途進步靡有窮，一得寧自封？河伯語海含驕容，遼豕真如夢。業耶業耶終未終，來日君珍重！於乎！勉勉一少年，無忝主人翁！

C調　　終業式譜之一

2 2 1 2 | 3. 3 5 — | 6. 6 6 6 | 5 — 0 — | 6 6 $\dot{1}$ 6 |

國 旗 赫 赫 懸 當 中，— 華 旭 照 黃 龍。— 國 歌 肅 肅

5. 6 5⌒3 | 2 2 1 1 | 2 — 0 — | 6 6 5 6 | $\dot{1}$ — $\dot{2}$ $\dot{1}$ |

諧 笙 鏞， 漢 聲 奏 大 風。— 借 問 儀 式 何 — 其 隆？

$\dot{2}$ $\dot{3}$ $\dot{2}$ $\dot{1}$ | 6 — 0 — | $\dot{2}$. $\dot{3}$ $\dot{2}$ $\dot{1}$ | 6 6 5 — | 6 6 5 3 | 2 — 0 — ‖

迎 我 主 人 翁。— 於 乎！今 日 一 少 年， 來 日 主 人 翁。—

一三一

客有自署袖東者以五詩惠寄，且媵數語，謂以此爲將來相見第一句之資料云。讀其詩，則宋人風格中之最高尚者，俊偉激越，芳馨悱惻，三復之不忍去也，錄實詩話。東京除夕感事贈叔香云：『鳴鳳不聞龍戰野，夕陽如夢鳥啼煙。將軍自古稱橫海，世變無端欲問天。黃禍聲中諸白帝，紅羊劫後兩青年。人生別有相思處，說向天涯各惘然。』『旅居何事最關情？一角紅旗萬喙鳴。燈下談兵掩長涕，樓頭望月怨今生。豈因我輩多癡骨，無奈他家有笑聲。夜半黃龍作人語，年年風雨太縱橫。』『白雲渺渺風千里，翠袖蕭蕭筆一枝。縱酒可能銷舊恨？多愁雅不合時宜。近來閱世無他法，解得憐儂是可兒。手執菱花感遲暮，半庭黃葉故吟詩。』『陰晴天氣兩蹉跎，遙憶神州喚奈何。忍見河山莽荊棘，祇憑雷雨靖風波。年華如水霜侵鬢，海島飄蓬夜枕戈。從古文章名最小，漫將歲月換狂歌。』青山閱日兵慶賀天長節感賦云：『甲辰歲云秋，斷髮走扶桑。劍氣拂青雲，海波明空霜。旅居甫十日，枯坐殊彷徨。呼聲忽雷動，萬喙祝天長。言造青山巔，一覽無蓋藏。烈日上大旗，巨霆出道旁。耳目相告語，氣象何發皇。偶遇白髮翁，爲我道其詳：此是有阪炮，彼乃村田鎗。鎗炮尚餘事，幸哉國民强。精神與道德，相續而發揚。故能懲暴露，凱歌奏沙場。西風渺然來，感此懷故鄉。興廢無定數，天意終渺茫。欲使國運昌，實恃人謀臧。藐茲一島國，孤峙太平洋。在昔閉關時，慘慘來羣狼。磨牙復磨牙，血肉瀕于亡。一令下新政，辨晰及微芒。於今四十年，撥亂爲小康。嗟余文明國，聲譽冠東方。五嶽峙其蒼，大江流其黃。尚文亦尚武，歷史有榮光。狂瀾忽傾倒，

百川齊横行。客星掩紫微，巨劫悲紅羊。我皇本仁孝，着念自非常。抱策開明堂，揮戈覽斜陽。鼠兔故無狀，穿穴崩城長。刀下六鳳凰，哀鳴聲鏘鏘。中更黃巾亂，戰氛動八荒。紅海灌神州，血流更湯湯。近史紀波蘭，讀之魂悽愴。百病已纏身，不醫毋乃傷。紫氣吐神京，登高遠相望。願起舊風雲，赫赫振朝綱。華冑滿中原，覆車勿健忘。勉爲大英雄，瑰然留淸芳。庶幾吾國威，一飛莫可當。大風表東海，萬古此泱泱。』

一二二

龔定庵有己亥雜詩三百六十首，言近世文學者喜誦之。近頃見人境廬主人亦有己亥雜詩數十首，蓋主人一生歷史之小影也，從其哲弟由甫處得見之。不能全錄，錄關於道心者數章：『亦曾忍死須臾坐，正用此時持事來。今午垂簾春睡起，擁爐拈箸撥寒灰。』『夢回小坐淚潸然，已誤流光五十年。但有去來無現在，無窮生滅看香煙。』『日光野馬息相吹，夜氣沈沈萬籟微。便到無聞無見地，衆蟲仍著鼻端飛。』『亂草刪除綠幾叢，舊花能換日新紅。去留一一歸天擇，物自爭存我自公。』

一二三

日本圍攻旅順軍司令長官乃木希典將軍，自今茲奏捷後，其勇名漸震吾邦人耳目。將軍之長子名勝典，死於金州之役。未幾，將軍統師至金州，嘗有詩云：『征馬不前人不語，金州城外立斜陽。』日人傳誦之。聞將軍得其長子凶耗時，命勿舉葬典，待父子三人之喪皆至，乃合葬云；蓋彼與其次子保典並從軍也。旣而

旅順之役，保典亦殉焉。而將軍乃得以戰勝之名譽，至今巋然尙存。日人某爲三典歌以頌之，文曰：『阿兄勝典勇拔羣，阿弟保典武兼文；乃父將軍名希典，一家三典悉從軍。將軍發日告遺志，武夫捨命尋常事；一人戰死勿出棺，留一且待兩個至。果然南山激戰時，冒險奮鬭失長兒；敵彈無情旅順役，又爲乃木折一枝。接報將軍色不動，將軍不痛聞者痛。棺守夫人感如何，夫人不慟國民慟。君不見，嗚呼忠臣三楠公，殉難報國闔門空；壯烈古今堪相比，三典獻身取遼東。』詩雖平平，然能寫出日本武士道之氣概，讀此而知日人所以享戰勝之名譽者，非偶然也，故錄入詩話。

一二四

太平洋客自美洲寄筆記一則至，有唐瀏陽遺詩數章，余所未見也，錄之：『余戊戌年入長沙，與佛塵同爲時務學堂敎習，至相得也。佛塵曾贈余一詩云：「沈沈苦海二千載，壘壘疑峯一萬重。舊衲何因困蟣蝨，中原無地走蛇龍。東山寥落人間世，南海慈悲夜半鐘。用九冥心湘粤會，行看鐵軌踏長空。」湘撫陳公寶箴建議湘粤鐵路，由湘粤兩省人合辦，故末句及之。及戊戌六月，余與韓孔厂葉仲遠出上海，佛塵與學堂諸生祖餞于左文襄祠，席間佛塵執筆成五古一篇，五絕一首。五古名曰俠客篇，辭氣慨慷，讀之怒髮上衝，其全篇已忘之，惟記有「不爲鄉愿死，誓斬仇人頭」二語，漢上勤王之志，肇于斯時矣。政變後，余與佛塵各竄一方。己亥年冬，乃相見於香港，適余將有加拿大之行，佛塵贈我七絕，爲書諸箑，以勵吾志；詩云：「咄咄天心不可常，茫茫塵世幾滄桑。燈花劍蕊深深綠，海國自多南面王。」(下略)』

一二五

門人長沙田均一（邦睿），丁、戊間湖南時務學堂同學也。己亥東來游學，共講席者又數閱月。庚子八月，隨唐瀏陽倡義湖湘，不克，死之。其行誼別有傳，見淸議報。今得其遺詩數章，讀之猶凜凜有生氣也。和湯仙洲閒居雜感四首云：『吾友湯生今健者，狂歌痛飲氣無前。尺書斷句勞相贈，幽憤牢愁不可捐。獨立乾坤成嘯傲，暫時離索亦纏綿。不須太息儒冠誤，偃鼠鷦鷯且自賢。』『頻年戈馬滿邊城，海上鯨鯢事可驚。款敵黃金人笑汝，守官赤芾我憐卿。倒阿授柄知非策，揖盜開門太不平。倉葛一呼究何補，斜陽孤島哭田橫。』『中興文運盛湘沅，歌舞承平里俗敦。誰使養癰成痼疾，坐令伏莽動羣喧。沈憂妄冀補媧石，小隱無從謀庾園。蒿目時艱軫餓殍，茫茫天意總難論。』『少年歲月去堂堂，貧女生涯暗自傷。筴兟廟犧隨命分，行尸走肉太羸尪。好山好水時相遇，爲我爲人有底忙？寒鳥無聲天釀雪，風遒日短意傍徨。』古劍一首云：秦耶漢耶不可識，寶氣騰騰躍龍泉。荊軻豫讓幾知己，周鼎殷球同大年。腥血多時生古駁，髑髏無數泣秋煙。何人更問王喬墓，出手寒芒正懍然。右詩爲均一從弟均卜所寄。均卜亦健者，庚子之難，瀕於九死云。

一二六

均一復有寶劍篇云：『雄芒燭霄氣懍懍，朝橫在腰暮作枕。聽雞祖生眠不得，拔鞘起舞寡顏色。荊軻豫讓嗟已矣，千古萬古無知己。不屠仇人腹，風雨鬼夜哭。不斫仇人頭，長虹亘天愁。安得貢入上方任人請，

一掃天下魑魅白日昞。』蓋戊戌之作。其時湘中頑紳，反對汚衊，均一憤之，作以見志。今日大局事固茫茫，即前此之與時務學堂反對諸頑物，猶依然張氣燄於社會，吾知均一其未瞑矣。

一二七

上海伶隱汪笑儂，以戲劇改良自任。吾未識其人，大約一種之實行家也。頃上海發刊叢報一種，曰二十世紀大舞臺，其目的即專主改良戲劇。第一號篇首，有笑儂題詞二絕云：『歷史四千年，成敗如目覩。同是戲中人，跳上舞臺舞。』『隱操教化權，借作興亡表。世界一戲場，猶嫌舞臺小。』又揭笑儂小照，自題二絕云：『銅琶鐵板當生涯，爭識梨園著作家？此是廬山眞面目，淋漓粉墨漫相加！』『手挽頹風大改良，靡音曼調變洋洋；化身千萬儻如願，一處歌臺一老汪。』儼然詩人之詩，不徒以技名耳。

一二八

二月二十八日，忽得噩電，嘉應黃公度先生遵憲既歸道山。嗚呼痛哉！今日時局，遽失斯人，普天同恨，非特鄙人私痛云爾。吾友某君嘗論先生云：『有加富爾之才，乃僅於詩界闢一新國土，天乎？人乎？』深知先生者，必能信此言之非阿好也。先生於光緒初參何子峨星使（如璋）幕府使日本，其時正值琉球事作，何使所與總署及北洋文牘，吾近頃乃獲見全案。凡往返數十函，殆十餘萬言，皆力主强硬手段，策日本當時國勢，謂我若堅持，彼必我屈，洞若觀火，纖悉周備。其出先生之手者，十七八也。而政府不能用。朝

鮮方將開港，先生力言其外交當由我主持，且擬一約稿致當局，謂朝鮮與他國之交涉，必當爾爾。政府復不能用也。而後此甲午之役，即坐是生紛議，喪國威，蹙蹙以極於今日。使先生能行其志於三十年前，今之中國，豈其至此？余曾游美，彼中人爲余述先生任舊金山領事時遺事：時正值美國工黨倡議全逐華人之時，先生對付彼等之手段，有奇妙不可言者；今非片紙所能盡罄，且勿記之。甲午敗後，日人要我開租界於蘇杭，政府以交涉屬南洋大臣，先生受檄劉忠誠，當其衝焉。忠誠以全權畀之，與日領事珍田捨巳會議。珍田氏者，日本第一流外交家，後此曾歷任數國公使者也。先生時持蘇杭爲內地，與曏昔沿江沿海之口岸有別，乃草新約，刻意收回治外法權，珍田竟莫能難。草約已畫押，議達日政府。日政府怒珍田之辱命，乃撤回而抗嚴議於我政府，我政府亦終屈也。而先生所擬之約遂廢。使先生之志得行，則此後中國雖實行門戶開放主義可也。此先生外交上經歷之大略也。其內政上未嘗有獨當一方面之事，故所發表者希。然丁酉、戊戌間，陳臬長沙，首倡保衛局。當時舉國無或知警察爲行政機關所必需者，先生行之數月，輿情翕然。今舉國語警察矣，而丁、戊間長沙保衛之精神，渺乎無存也。故知有治人無治法之說，抑亦信矣。先生治事，文理密察之才，以吾所見國人多矣，未有一能比也。天禍中國，蹉跌之數十年，抑亦甚矣；乃更於其存亡絕續之頃，遽奪斯人，嗚呼！何一酷至此極耶？先生著述百餘萬言，其數年來與鄙人通信則亦十數；壬寅本報中所載師友論學牋，題東海公、法時尙任齋主人、水蒼雁紅舘主人者，皆先生之文也。其他述作，或演國學，或箴時局，一皆經世大業，不朽盛事。鄙人屢請布之，先生以未編定，不之許也。嗚呼！先生所以貽中國者，乃僅此區區而已耶？天道無知，夫復何言！先生平生所爲詩不下數千首，其贈

余詩僅二。嚋昔以自居嫌疑之地，不欲布之。今者先生已矣，仇先生者亦可以息矣。『平生風誼兼師友，不敢同君哭寢門。』嗚呼！吾安得不屑涕記之？己亥歲暮懷梁任甫云：『風雨雞鳴守一廬，兩年未得故人書。鴻離魚網驚相避，無信憑誰寄與渠。』甲辰冬病中紀夢述寄梁任甫三章云：『陰風颯然來，君提君頭顱；自言逆旅中，倏遇狙客狙；閃電刃一揮，忽如絳市蘇；道逢兩神人，排雲上天衢；此挹蹇民袖，彼蹇烈士裾；邂逅哭復歌，互訊今何如。君言今少年，大罵余非夫；當報九世讎，折箠笞東胡；逐逐揮日戈，彎彎射天弧；汝輩主立憲，寧非愚復迂？我方欹枕聽，鳴雞驚亂呼；殘月挂危簷，猶照君眉鬚。遙知白日光，明明曜子軀。子魂渡海來，道有風波無？蛟螭日攫人，子行猶坦途。懸金購君頭，彼輩安敢辜？在在神護持，天固弗忍誅。君頭倚我壁，滿壁紅模糊。起起拭眼看，噫嘻瓜分圖。』『我生託此國，舉國重科第。記昔持墨卷，出應羣兒試；夢謁文宣王，旁立朱衣吏；手指平頭憲，云是汝名字。爾時意氣盛，年少矜爪嘴；謂彼牛醫兒，徒一虛名士；不如黨錮傳，人人主清議；汪汪千頃波，陋彼蹄涔水；投龜訴天呼，區區竟余畀！烏知當是時，東海波騰沸；攘夷復尊王，僉議以法治；立憲定公名，君民同一體；果由此道行，日幾太平世。我隨使槎來，見此發深喟。嗚呼專制國，遠今四千歲；豈謂及余身，竟能見國會？以此名我名，蒼蒼果何意？人言廿世紀，無復容帝制；舉世趨大同，度勢有必至。懷刺久磨滅，惜哉吾老矣。日去不可追，河清渺難俟。倘見德化成，願緩須臾死。』『子今歸自美，云夢俄羅斯；憤作顛倒想，故非癡人癡。中原今逐鹿，此角復彼犄；此鹿究誰得，夢境猶迷離。遼東百萬家，戰血黃淋漓；不特薄福龍，重重圍鐵圍；哀彼金翅鳥，毛羽咸離披；方圖食小龍，展翼漫天池；鼓衰氣三竭，徧體成瘡痍。吁嗟自專主（華俄條約中之稱），天鑒明在

茲。人人自爲戰，人人公忘私；人人心頭血，塗染紅日旗；散作鎗礮聲，能無驚睡獅？睡獅果驚起，牙爪將何爲？於今託中立，自忘當局危。將來立憲詔，太阿知在誰？我慚加富爾，子慕瑪志尼；與子平生願，終難償所期。何時睡君榻，同話夢境奇。即今不識路，夢亦徒相思。』

一二九

有不署名某君，以歲暮雜感四章見寄，詩云：『飄鴻海上共時昏，日暮梅花發故園。初雪江城幾登眺，殘年風物易豗喧。寸閒隱隱銷塵壒，百感茫茫夢國門。耆度星迴試循數，迷離閱境匪思存。』『蓬萊處處都非昔，幽恨沈沈欲語誰。差喜傲人猶剩骨，偶然說夢亦非癡。高樓明月今生怨，細雨梅花去國思。待寫滿懷騷雅意，蕙蘭零落萎芳池。』『夕陽西處憶鄉園，妹髮垂垂弟貌翩。別已忘情書忽至，國猶未破愛終牽。從前厭世依稀聽，夢裏逢君宛轉憐。四海及今同急難，教人長憶鶺鴒篇。』『一寸江山勝自移，受降城外角聲悲。已非樹柵驕劉日，忍見衣冠去漢時。渤海有聲沈戰骨，監門無筆寫流離。興亡見慣哀吾族，說與顚危是廢辭。』四詩皆寄託遙深，風格遒勁；吾尤愛其第三章，天性之言，純肖少陵也。

一三〇

有自署瀚華者，以一詩見寄，以新理想入古風格，佳詩也。無題，今爲補一題曰髭髮問答。詩云：『乙巳人日夕，翦髮理髭鬚。主人兩無心，鬚髮相諠呼。髮言主人翁，今昨何異圖。惟余追隨久，死生宜不渝。憶

昔成童後，十五二十餘；愛余烏且長，日日施爬梳。是時君幼弱，茁萌被殄誅。主婦美且豔，妒爾鬑鬑愚，況乃如芒刺，倔彊不工諛。人性憎老邁，爾促彼徑途。況乃面目改，見之笑齜齬。操持乖僻術，穢嗤爾恠迂。不圖病狂客，今乃幻厥謀。爾我同族類，相悲等兎狐。移愛作仇讎，看碧忽成朱；焉知朱不碧，愛弛遭誅鋤？鬚曰妖由己，漫云蒙無辜。近代天演興，乾坤一洪爐；優勝劣者敗，屢驗信不疏。腐臭百無能，萬有孰過諸？爾罪固當爾，主人豈爾誣？牽爾全身痛，震撼徹肌膚。握爾乃見賢，幾塞聖心虛。爾亂人意煩，爾被斥蠻吳。爾指心則怒，怒積每捐軀。爾髡爲城旦，轉眼即官奴。爾弱招異族，割地許雜居。隱隱託援助，謀保爾聲譽。欺世與盜名，技倆皆夙儲。佛言煩惱絲，評不失錙銖。爾罪不堪數，爾德尤卑汚。東西閎地員，古今翻詩書；安見婦女子，而稱美髯嫗？女性原有他，女行異所趨；獨爾嬰鍾愛，美惡執其樞；澤爾以膏蘭，加爾以璠璵；贈爾以奇花，飾爾以明珠；爾瘉樂爲盡，綢繆博懽娛；或卷如蠆尾，或聳如鳳雛；或動如蟬影，或垂如睡烏；或鬟稱湘女，或鬌號麻姑；工諂復善媚，扶翼傾國姝；公然據巔頂，膏露受涵濡。眉睫同種類，翻如轅下駒。幾令天下人，不見圓頭顱。吾聞居顯秩，德與位相符。媚悅妾婦道，智識祇裙裾。鬚眉不吐氣，官骸究何如？試思爾高曾，蓬蓬不芟除；爾墮爾祖訓，強半已荒蕪；撫臂如龍蛇，掉尾如豚豬；敗類招謾罵，詎堪忍須臾？諺云口有毛，志堅無踟躕。吾雖他無能，諂諛非吾徒。主人宛然喜，爾輩何齟齬；鬢髮女子耳，鬚髯終丈夫。』

有自署芸子者，以數詩見寄，不知吾所識之芸子歟？但其詩則學杜有得，且愛國憂種之誠，溢於楮墨也。夷陵述感云：『迢遞東南路不通，十年戎馬萬方同。秋歸蘆荻蕭騷裏，家在河山破碎中。草莽憂時心似擣，書生誤國語偏工。年來事事消除盡，惟有殲胡氣尚雄。』『初秋楓葉未全紅，草色悽迷趁遠風。絕壁晴時雲氣少，陰崖深處碧流通。心縈故國三年戰，目極中原萬里空。代北戈鋋憂不細，將軍急為備遼東。』『逐鹿中原事未闌，忽傳旗鼓駐江干。三湘雲渺離憂滿，五國城高夜月寒。風掠日光吹變白，肉搏草色染成丹。六洲龍戰知多少，欲到崑崙頂上看。』至金陵有感云：『石頭東走浪花麤，水涸堤高萬木枯。撲地風雲吞北固，大江煙雨鎖南都。丹甍繡柱知多少，禁柳宮槐尚有無？最是夜來悽絕處，莫愁愁對月輪孤。』『霞光旖旎滿晴空，萬里煙波一望通。雲裏高山猶有雪，渡頭落葉不關風。金戈灼鑠皆新壘，玉樹荒蕪失舊宮。一自鼎湖龍去後，更無霸氣騰江東。』孝陵云：『遠堞悲笳日欲曛，樓臺高並咽愁雲。山川猶騰盤龍氣，松柏深迴古帝墳。陌上草茸周黍稷，路傍翁仲漢將軍。銅駝荊蔓誰憐念，夜夜來遊麋鹿羣。』金陵述感云：『盤龍山勢接南徐，偉業豐功夕照餘。碧血晴依芳草現，黃狐晝穴古墳居。石城在昔稱雄鎮，天塹於今屬子虛。英魄有靈猶應恨，尚留非種未驅除。』『沿城老樹靜風煙，斷砌頹垣滿眼前。龍去鼎湖纔幾日，鶴歸華表又千年。翻盆雨碎琉璃瓦，擊筑歌停翡翠筵。廢井胭脂零落盡，北風撩亂錦帆偏。』

一三二

劉陽劉湘渠（善澂），壯飛摯友也，嘗以壯飛遺詩二章見餉。私心欣喜，無待言矣，願共寶之。詩云：『同仕蓮

花證四禪，空然一笑是橫闐。惟紅法雨偶生色，被黑罡風吹墮天。大患有身無相定，小言破道遣愁篇。年來嚼蠟成滋味，闌入楞嚴十種仙。』又過戰鳥山一首云：『冰玉相生愧獨頑，可兒豪膽鎮心關。悲秋賸有桓宣武，雪涕重經戰鳥山。』湘渠又錄壯飛贈唐佛塵聯云：『皇皇思作衆生眼，板板知爲上帝形。』又贈黎桂蓀聯語云：『一鶚忽翔萬雲怒，羣虬相奮孤劍啼。』片鱗隻甲，皆可想見風采也。

一三三

梁溪蔣君萬里，其詩屢見各報，頃以新詞二闋見寄，氣象壯闊，神思激揚，洵足起此道之衰，錄之。揚子江一闋調寄大江東去云：『乘風萬里，看長流日夜，更番潮汐。舊是神州形勝地，天界華夷南北。襟帶淮湘，幷吞漢泗，吐納猶嫌窄。茫茫天塹，當年雄視無敵。記得初導岷山，濫觴一勺，水勢奔湍急。終古英雄淘未了，巫峽千尋崔崒。擊楫雄心，投鞭壯志，人物原奇特。六朝遺恨，江流嗚咽如泣。』黃河一闋調寄望海潮云：『濫觴星宿，導源積石，滔滔今古長流。勢薄秦關，氣吞大野，紆迴灌遍神州。逝水幾時休？看河聲入塞，嶽色橫秋。一氣鴻濛，直隨大陸共沉浮。西風一葉扁舟；奈迅如駛箭，難着閒鷗。水激桃花，歌悲瓠子，投鞭此去堪憂。借箸共誰籌？慨澄淸有志，挽救無謀。欲上崑崙山頂，遙望海東頭。』

一三四

晳子以哭黃君篤恭詩寫出見示。黃君者，湘中礦局主動人，晳子稱其才不可一世云。遘急病奄逝於上海

孤旅，哲子適以爭路權事至湣，親共含殮。以此思哀，哀可知耳。詩云：『人鬼悽惶一榻間，孤燈和雨送君還。一身談笑捐生易，萬衆顛危出死難。魂氣好隨秋雁遠，哭聲時與夜潮酸。海天獨立同誰語，暫撫君屍亦自寬。』又挽聯云：『憐我自栖皇，有時縱酒抽刀，太息人生不如死。羨君能解脫，唯是人亡國瘁，每憂時事一傷心。』

一三五

鄉人有自署嘉應健生者，以八律見寄，題曰燕京秋感次友人東莞生韻，與原作工力悉敵，可稱雙絕，錄之：『西風羈客愴華年，披髮山中欲學仙。塞北黃沙沈鼓角，天南蜑雨撼烽煙。中原大獵悲秦鹿，橋畔先機悟宋鵑。獨上燕臺弔秋色，胡笳吹淚月華圓。』『畢參暈月海翻塵，天帝沈沈亦醉昏。座上神師供走卒，宵中荊棘竄王孫。兵開馬邑挑胡釁，賦到江南斷國魂。蜀道歸來西內冷，劫灰愁共老僧論。』『百二山河掃地羞，破舟斷楫縱狂流。龍泉刎雪忠臣盡，驢背眠雲老將休。棘裏銅駝吟暮雨，殿門金狄淚秋愁。恆沙無量寃禽語，苦訴廿陵黨獄鉤。』『何日能歸鄆闡田，瓜分魚爛儘堪憐。驪山宮殿成烽後，公主琵琶出塞年。胡馬東來空苜蓿，傳車南下括緡錢。玉塵萬斛渾閒事，縱博逍遙橘裏仙。』『獨對煤山有所思，官儀草創中興期。讖言平勃能安漢？豈有桓文復戴姬？翡翠明珠充內帑，鸞笙鳳管奏青詞。京華冠蓋依然滿，天北天南自鼓鼙。』『秋陰殺氣滿陪京，劍躍西風意不平。一自涼州捐鄧隲，至今冒頓逼長城。白山空憶興王業，青海驚傳射鏑聲。擬乞習流兵十萬，樓船橫海捲昆明。』『欲爲諸生種善因，依然劫海此沈淪。鷃嗤鵬翼

三千里，魔斫金仙丈六身。幾輩青牛出西極，多年童女滿三神。君房去後虬髯遁，浩蕩滄波幾望津。』『落日胡塵起馬蹄，黃沙衰草莽悽悽。醉歌燕市天應裂，怒捲胥濤海欲西。四野龍蛇吟寂寞，九邊風雪路離迷。關河萬里鄉書滯，怕聽南飛塞雁啼。』

一三六

哲子以陽曆歲暮，聽講義於箱根，歸而以詩三章見示，吾讀之而有以知哲子道心之增進也。詩如下：『大地茫茫起暮雲，危樓孤倚海天昏。萬山擁翠來迎我，一月當空出照人。世上死生同逆旅，眼前哀樂寄蒼生。當年耕釣同遊者，知我今宵故國情。』『夢裏還家醒後疑，明明茅屋月光欹。山間老樹依然翠，水際漁歌更許奇。一世逍遙常自在，千年哀樂倩誰知。檻邊風物非吾有，舉目徒增去國悲。』『五嶽遊還剩此身，偶然棲息寄高林。半山落葉披簾入，萬壑飛泉夾枕鳴。欲語名山中土好，須知浮海聖人憎。求仙欲謝長生客，未許徐郎得避秦。』

一三七

歐美學校，常有於休業時學生會演雜劇者。蓋戲曲爲優美文學之一種，上流社會喜爲之，不以爲賤也。今歲橫濱大同學校年假時，各生徒開一音樂演藝會，除合歌新樂府外，更會串一戲，曰易水餞荊卿。其第一幕『餞別』內有歌四章，以史記所記原歌作尾聲，近於唐突西施，點竄堯典；然文情斐茂，音節激昂，亦致可

誦也。今錄之：『等閑譚笑見心肝，壯別寧爲兒女顏？地老天荒孤劍在，風蕭蕭兮易水寒。嗚！嗚！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一解)啼鴂聲聲行路難，夕陽雖好近黃昏；不啼清淚長啼血，風蕭蕭兮易水寒。嗚！嗚！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二解)天地無情歲又闌，恩仇稠疊淚闌干。男兒死耳安足道，風蕭蕭兮易水寒。嗚！嗚！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三解)別時容易見時難，我欲從之路阻艱。既悲逝者行自念，風蕭蕭兮易水寒。嗚！嗚！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四解)』

右歌於席間酒酣唱之，前後皆唱俗樂，獨此四章拍以新譜，用風琴節之。每章前四句以扮高漸離者獨唱，其『嗚！嗚！』以下，則舉座合唱，聲情激越，聞者皆有躬與壯會之感。茲並錄其譜：

C調 4/4

3 3 3 3 | 5 2 3 0 | 6 6 6 6 | 6 — 5 0 | 5 5 5 5 | 5 — 3 0 |

等閑談笑 見心肝， 壯別寧爲 兒女顏？ 地老天荒 孤劍在，

3 3 6 5 1 2 | 3 2 1 | 3. 4 | 5 1̇ 3̇ 2̇. 1̇ | 6 1̇ — | 7. 6 |

風蕭 蕭 兮 易水寒。 嗚——— 嗚 風 蕭

5 6 5 3 2 3 | 2 — | 3. 4 | 5 1̇ 3̇ 2̇. 1̇ | 6 1̇ — | 1̇. 6 |

蕭兮 易 水 寒， 壯 士—— 去 兮 不

5 3 2 1 | — ‖

復——還。

一三八

湘人有自署悔晦者，蓋烈士李虎村之師，慈利之先達也，以譚瀏陽絕句五章見寄，亟錄以諗海內之敬瀏陽者。詩云：『太行一脈走蜿蜒，莽莽畿西虎氣蹲；送我搖鞭竟東去，此山不語看中原。』『掌故羅胸是國恩，小胥脫腕萬言存；他年金匱如蒐采，來叩空山夜雨門。』『荒村有客抱蟲魚，萬一談經引到渠；終勝秋燐無姓氏，沙渦門外五尚書。』『文侯端冕聽高歌，少作精嚴故不磨；詩漸凡庸人可想，側身天地我蹉跎。』『文章合有老波瀾，莫作鄱陽夾漈看；五十年中言定驗，蒼茫六合此微官。』悔晦原注云：『右詩前一首爲一題，後四首爲一題，今俱忘之矣。』

一三九

悔晦並寄自作數十章，理想風格，皆絕流俗，讀之穆然想其爲人也。今次第甄錄。題東谿草堂圖云：『吾嫞讋世罟，分作寂寞投；君窮躭丘壑，喜爲汗漫游。月巖山峨峨，東溪水浮浮；各有宅五畮，同在東半球。飛甍一挂眼，赤日爲之秋。妙筆冓道人，今之李營丘；解及瓜分前，圖君草堂幽。狹幅萬里勢，一一粗可求。對此證吾國，地廣物信稠。方謂可自雄，比例大九洲。翻天十載事，風潮簸罌歐。公私到庚子，糜爛不可收；斬使獎羣盜，謬言九世仇；聯軍怒犯闕，八國屯貔貅；狼狽六飛狩，空函丞相頭。維時急黨獄，君我同百憂。失子孟郊悼，士音鍾儀囚。盆覆無可說，缺裂看金甌。泝自甲午還，臺澎棄悠悠；膠威與廣

九，臠割東南陬；脣火又西北，二藏危綴旒；主權一不保，四鄰眈强侯。遂激兩虎鬭，破門爭占優；遼瀋痛我人，犬鷄之不猶。坎凶惴及溺，蠹然念同舟。黃種將不種，亞洲亦不洲。怵懷波埃禍，豈曰民無尤？存亡匹夫責，羅馬來軫遒。變法嘉富洱，許君彼一流。四十而講學，抑又黑拔儔。維新蓋公理，病夫行有瘳。願熱愛國力，與借前箸籌。根本之根本，急農農政修。次國民教育，勸工厲戈矛。東谿一塊土，團體尙可謀。孤蹠帥天下，合羣尊自由。玆亦三田町，日本君知不？展圖敬相謝，縱我商聲謳。』

一四〇

前所錄悔晦鈔寄絕句五章，題爲譚瀏陽作，出報後即有人以片郵來糾正者，曰乃龔定盦詩也。撿之良信。吾初讀此詩，已覺其似曾相識，但以爲或從他處曾見瀏陽作，不意乃十五年前舊雨之定盦也。東坡詩云：『山燈欲暗飢鼠出，夜雨忽來修竹鳴；知是何人舊詩句，也應知我此時情。』古人亦往往如是，不得以誚寄者也。顧余之健忘，良自失耳。乃爲兩絕以解嘲：『宣聖低眉彌勒笑，（昔傳試官笑柄有云：「佛肸乃西土經文，宣聖低眉彌勒笑。」）一重公案太空疏；版權所有分明甚，字出南華非僻書。』『蝭周交夢誰爲是？王謝爭墩乃爾奇。息壤飄零君莫問，今番重定定盦詩。（定盦有飄零行云：「臣將請帝之息壤，慚愧飄零未有期。萬一飄零文字海，他生重定定盦詩。」）』

一四一

月來得海內外貽書以詩挽公度先生者頗多，其最佳為何翽高外部六絕句，情文沈鬱，風格遒絕；詩云：『一場恩怨蝗蝻錄，半世功名薏苡車。(丙申將使英，赫德以星加坡領事事讒沮之。)身後未除鈎黨籍，獄中寧有自陳書？(戊戌上海逮捕，鞫獄未成，遂廢棄終身。)』『他年倘為蒼生起，今日益傷吾道孤。地下若逢楊侍讀，除書曾到九京無？(四川楊叔僑侍讀死後，余屢夢見之，相持痛哭而醒。)』『入都五日三訪予(叶仄)，自言介紹梁任甫。(丙申四月，公奉召入都，為余識公之始。甫卸裝，即攜人境廬集來訪，頗怪公何懃懃如此，既自言任甫所介紹也。)北海風流今寂寥，死抱幽蘭淚如雨。(庚子後，余服闋，再入都。當道諸公求以虛聲取士於孤寂中者，亦無人矣。翁常熟張樵野亦不可再見，每下愈況矣。)』『潸焉出涕睠同舟，橐筆東瀛抱隱憂。(日本國志已見及今日東亞大勢。)漢志十篇誰纂續，(明治十五年後史尚闕然。)可憐無命作譙周。』『牖下尋思亦國恩，逋臣況有未招魂。飄零海外無歸日，贏得中原七尺墳。』『汰弱難逃天演理，涅槃未了衆生緣。靈魂不死轉輪去，又作人間新少年。』

一四二

翽高篤行熱誠士也，故其詩肖其為人。余記其送江孝通戶部出都一首云：『忍淚吞聲立片時，斯人寧有出山期？過江風雨夜來疾，鼉憤龍愁亂我思。』其風格直逼杜集也。孝通名逢辰，吾鄉畸士，今既死矣。

一四三

觀雲輓黃公度京卿一首云:『公才不世出,潦倒以詩名。往往作奇語,孤海斬長鯨。寂寥風騷國,陡令時人驚。公志豈在此,未足盡神明。屈原思張楚,不幸以騷鳴。使公宰一國,小鮮眞可烹。才大世不用,此意誰能平。而公獨蕭散,心與泉石淸。惟於歌嘯間,志未忘蒼生。與公未識面,(公與南海,余至今皆未識面。)煙波隔滄瀛。公云有書至,竟未遺瑤瓊。(公致飲冰主人書云有書致余,然書竟不至。)俄聞鵩鳥賦,悲淚滿衿纓。正爲天下痛,非關交際情。』『才大世不用』以下六語,眞能寫出先生之人格,可當一小傳矣。觀雲復有一挽聯云:『如此乾坤,待臥龍而不起。正當風雨,失鳴鷄其奈何。』雖寥寥數語,而所以謳思偉大人物者盡之矣。

一四四

觀雲復有弔鄒慰丹容死上海獄中一首云:『蜀水泠泠寫君心,蜀山峨峨壯君魂。囹圄夜雨春鐙腥,魑魅魍魎羅剎瞋。揮手君曰叩帝閽,帝醉豺虎當其門。君怒謂天亦昏昏,革命今當天上行。雨師風伯頑不膺,耿耿孤衷合靑冥。下界何有有孤墳,荒土三尺黃浦濱。有人伐石爲之銘,曰革命志士鄒容。容有書曰革命軍,讀之使人長沾衿。』慰丹吾未獲見,觀雲此詩,當益令慰丹不死。

一四五

觀雲復有挽羅孝通一詩,幷序;序曰:『羅君孝通,余未識其人,知其在日本第一劍術家日比野處學磁氣催眠術,技甚精,又知其學爆藥業成而歸。忽聞於六月十三日爲廣東大吏所殺,詩以紀之。』詩曰:『精絕催

眠術，兼研彈藥新。十年曾蓄志，百歲此歸神。天上靈猶俠，中原氣不春。蒼蒼雲海外，痛哭又何人？』羅君實行家，其前此秘密詭異之歷史，不能盡宣之。與余交十年，去歲同舍居又十閱月。惡耗忽傳，欲哭無淚。佛塵以後，此爲第三次沈痛矣。觀雲一詩，讀者可彷彿其爲人耳。痛哉！

一四六

挽公度詩頗多，不能悉錄，擇錄佳句一二：『詩有萬言公不死，緣無一面我非私。』（右皖人蔡笠雲作）『倘肯再來應大覺，欲成九辨已無詞。』（同上）『招魂嶺嶠春潮隔，行哭江湖暮雨冥。』（右南昆侖生作）『儒林爭拜靈光殿，詩界新開人境廬。』（右嶺西倚劍生作）『民間私定陶潛諡，海上龕迎白傅歸。舊日冠巾成紀念，故山猿鶴尚哀飛。』（同上）『人天撒手歸眞早，留下仔肩付與誰？』（同上）公度於丙申春間，曾爲一金縷曲贈鄙人及吳鐵樵、陳師曾者，記其開端三句云：『世界無窮事，付後來二三豪俊；吾今倦矣。』讀倚劍生詩，棖觸及此，哀與慙兼矣。

一四七

湘僧有笠雲、道香、筏喻三人者，爲日僧招致東遊，備極歡迎。一二年來，日人由種種方面，謀植潛勢力於我國。浙江、福建佛教教案，一月屢見。履霜堅冰，念之悚栗。此次驩待湘僧，其意可知耳。留學界聞之，乃公讌齋僧，以大義相厲，亦要著也。笠雲道行頗高，且能詩。席間楊皙子贈以詩，且寄懷寄禪和尚云：寄禪者，當世第一流詩僧，而笠雲之徒也。詩曰：『每看大海蒼茫月，卻憶空林臥對時。忍別青山爲世苦，醉

遊方外更誰期？浮生斷梗皆無著，異國傾杯且莫辭。此地南來鴻雁少，天童消息待君知。』『知君隨意駕扁舟，不爲求經只浪遊。大海空煙亡國恨，一湖青草故鄉愁。慈悲戰國誰能信？老病同胞尚未瘳。此地從來非極樂，中原回首衆生憂。』

一四八

常熟翁公之喪，海內識時之士，同聲哀悼。南海先生在歐洲聞訃，爲哀詞十四章；自序云：『戊戌爲中國維新第一大變，翁公爲中國維新第一導師，關繫至重。恐人間不詳，故詳詠之。此雖詩也，以爲翁公之傳，以爲新舊政變之史，皆可也。』詩云：『中國維新業，誰爲第一人？王明賚舊學，法變出元臣。密勿謀帷幄，艱難救國民。峨峨常熟相，鑿空闢乾坤。』『仲舒學純愨，第一冠賢良。賢傅推蕭望，公才屬馬光。韋平勳再世，陳竇黨重傷。仙鶴青霄淚，霜毛竟不翔。』『師弟而臣主，寧聞二十年？成王新斧扆，尚父授經筵。堯舜天人聖，能盤啓沃賢。痛心喪良傅，一老不遺天。』『馬江經敗績，謬上萬言書。遼失憂薪火，韓亡慮沼魚。審時求變法，痛哭輒當車。絳灌非公意，長沙空里閭。』『甲午東和後，紆心世變更。高軒咨下士，長揖對前榮。不信徙薪策，今爲割地盟。豈聞師相貴，謝過向鯫生。』『考求中外勢，救國決更張。進御新書本，培才大學堂。苦心營鐵路，鑿空啓銀行。十二策猶未，經帷逐太忙。（乙未公大變法未成，而恭邸撓忌。那拉后惡之，不遣近上，遂於十月撤去毓慶宮行走。毓慶宮即師傅也。）』『金輪久臨御，玉扆類潛陽。雖割三臺島，仍張萬壽觴。舞歌扶力士，鼾醉挾相王。憂國驚讒毀，沈沈只自傷。（乙、丙、丁三年，復行守舊。祝壽起園，安其危，利其災。李蓮英、恭

王執政，翁公被譴憂畏甚。）』『膠州忽見割，伏闕我陳書。薦士勞推轂，追亡特枉車。闔門咨在下，決策變維初。廷議終爲梗，椒蘭誰爲除？（鄙人上書不達，東裝南歸。翁公凌晨下朝來追。朝命王大臣見之於總理衙門，以上賓相待，咨問變法。）』『恭王憂死日，華夏復生年。一德君臣合，千秋新舊緣。恥爲亡國主，誓欲復君權。戊戌當初夏，深謀變法全。（恭王守舊，撓變法，三月薨逝。四月，公與上即決變法。）』『四月廿三詔，維新第一辭。大號明國是，獨力掃羣疑。五日相逐罷，千年弊盡披。新潮今捲海，開幕可忘之？（公以廿三日請上下定國是詔，中國數千年，新基本於是定。廿七日，即革職逐歸，永不敘用。公以變法救國民，罷相之速，古今未有。）』『神州大一統，文化五千年。守舊盈廷論，攘夷舉國傳。弓刀經改試，經濟特求賢。變法身爲導，罹災公逐先。』『痛絕瀛臺變，憂深京室墟。老臣編禁後，聖主幸巡初。幾被張華戮，徒爲殷浩書。七年驚黨禍，慘淡謝興居。（庚子正月，榮祿請那拉后殺公。軍機大臣王文韶、廖壽恒叩頭固請，乃令常熟縣監禁。七月，京師破，遂有西幸之事。）』『上相猶居士，幽囚現老僧。閉門惟讀畫，遊寺或行滕。待死一生樂，憂時百憤騰。房州未復辟，目瞑亦何能。（公七十無子，寡欲絕交，煢煢無懽，惟好畫，或遊山寺耳。）』『他日新中國，元功應爾思。鑄金范蠡像，遺祭曲江碑。灑淚隨歐海，招魂仗楚詞。乾坤何日正，生死論交悲。』

一四九

先生復有哭常熟三章，蓋時在瑞典，初得凶問于申堪北海口石上，望海洒淚之作也。詩云：『長天黯黯海蕭蕭，欲遡淒風賦大招。東望江南雲斷處，空將老淚灑寒潮。』『海山淒斷冷風酸，忽聽山頹最痛辛。薦士豈

聞才百倍，救公直欲贖千身。蕭何過舉登壇將，王猛曾爲入幕賓。豈料七年悲黨錮，竟成千古痛維新。』『昔爲膠州北上書，冰河淩曉賦歸歟。追亡竟累鄭侯履，變法眞成商鞅車。黨禍千秋見蘇馬，波濤萬里泣靈胥。拊心君國慙無救，辜負明揚恨有餘。』

一五〇

南海先生復以二詩見寄，題云：『六月夜宿英國寒丁卿公爵仙挖住邸，其先從威廉第一入英受封，蓋千年諸侯舊第，閎大壯麗，中國所無，克林威爾曾住焉，有刻文，感慨不寐。』詩云：『千年舊藩邸，百頃好林泉。床帳金繩麗，風煙玉樹圓。通賓門置驛，愛客酒爲船。樓閣華燈靚，憑闌夜不眠。』『此是克林宅，遺蹤三百年。當時起雷電，從古發民權。遊釣猶能溯，亭池自惘然。試來摩大樹，鬱鬱聳蒼天。』

一五一

鄉人廖叔度道傳，即前寄詩自署嘉應健生者也，頃以挽黃公度京卿詩見寄，錄之：『亞陸漫兵氣，乾坤失霸才。山河國破後，黨錮網開纔。聖主恩非薄，蛾眉詠可哀。墓門飛大鳥，空憶棟梁材。』『卌載文明入，唯公鑿禹源。思潮歐海水，史筆大和魂。有血灑亡種，無人省罪言。至今西域士，流涕道張騫。（琉球之案，朝鮮開港，及蘇杭開租界，先生皆力持强硬手段，惜政府不用也。其任舊金山領事時，於美禁華工事對付尤力云。）』『百日乾坤變，三湘事業空。魔爭諸佛妬，天鑑逐臣忠。生死各行志，山河壯幾公。國魂蘇續日，遺像鑄青銅。』『信美

東山色，（東山在嘉應城東，先生家焉。）龍眠七載餘。哀時寄風雅，披髮辱樵漁。（聞先生喜短衣楚製，獨行山野間。）黃禍聲方烈，蒼生望竟虛。夕陽人境外，千古此精廬。』『尺書一萬里，肝膽九原期。以我鮮民淚，重為天下悲。龍蛇傷在巳，儒雅悵無師。泡影觀如是，茫茫末劫思。（猶憶先生及溫慕柳太史，皆與先君同歲補博士弟子。太史熱心新界，前先生一月卒，而僕憂居三年矣。感此益泫然耳。）』

一五二

公度云沒，知與不知，應皆流涕。頃得有自署蘧伊者，以二律見寄，哀深思遠矣，錄之：『人境百年公竟逝，詩潮千變世方驚。微聞廟議除鉤黨，初有江湖託死生。丹鳳人間留片羽，白榆天上變秋聲。憐才不盡悲才盡，六合蒼茫意未平。』『哭撫嵩陽百輩心，花間泉底賸哀吟。瘁身家國衰還在，嫉世文章死可尋。嶺表烽高猶照夢，海天調絕欲摧琴。臨邛一慟知何日，挂劍歸來宿草深。』

一五三

蘧伊他日復續寄二律云：『文字沈沈無再筆，氛埃黯黯有餘悲。九洲行哭魂猶接，一海塡功力已微。天地飄危成故老，星雲江漢失流暉。詩人爭作招魂誄，勝卻香花滿素幃。（飲冰主人謀鐫先生詩文集，且廣徵哀輓詩文。）』『滄海啼鵑曉更哀，悽音一夕入蓬萊。人間冷語銷今日，天上修文證過來。入世無情皆巨敵，蓋棺賚恨作詩才。是誰照我臨江哭，撩亂櫻雲信雪開。』吾謂『入世無情皆巨敵』一語，最能寫公度生平。公度於聲音

笑貌間，往往開罪人而不自知。要之，此等人物，在中國腐敗社會中，欲與彼鬼蜮競爭以行其志，有劣敗而已。一嘆！蘧伊又鈔公度遺詩三章見寄，錄之。夜泛秦淮和實甫云：『九州莽莽匆匆走，兩鬢蕭蕭漸漸枯。隔絕蓬萊來附鶴，折餘楊柳可藏烏。筆留白石飛仙句，袖有青溪小妹圖。猶是人間乾淨土，莫將樂國當窮途。』乙未秋偕實甫同泛秦淮實甫出魂南北集囑題成此云：『袖底魂南一束詩，茫茫相對兩情癡。看揚玉海塵千斛，喜賸青溪櫓一枝。鶉首賜人天既醉，龍泉伴我世誰知。死亡無日何時見，況又相逢說便離。』『一卷先生自挽詩，神枯心死賸情癡。杜鵑再拜無窮淚，烏鵲三飛何處枝。生入玉門雖不願，上窮碧落究誰知？尺書地下君先問，只恐回書說暫離。』

一五四

年來深以不能搜集吳鐵樵遺墨爲恨，頃劉湘渠以一章見寄，云其同縣黎君尙雯所鈔得云。悲喜不能自已，亟錄入詩話。嗚呼！鐵樵本非文人，其他事業一無所成，傳其至碎屑之文，豈鐵樵志哉？聊寄余痛耳。詩云：『鐵塔燒殘已不成，寒鴉古徑少人行。登高望海天方大，傷遠思鄉歲又更。壁上已無靈運畫，山前誰見贊皇名。松枯月落僧同盡，坐聽風迴浪打聲。』

一五五

嘉應健生之五古，酷肖人境廬，豈有淵源耶？錄四章。薄游瀛海途次檳榔嶼因探險至吡叻憑今弔昔慨然

成詠(三章)：『泱漭羣蠻區，膏壤膴千里。春風海南來，百果實芳美。神州通廣莫，天竺接尺咫。邇來礦事興，十丈洞泉底。亘木亘百圍，斵槎認鋸齒。(詢之礦人云然。)懸憶千載前，瓌麗盛都市。卽今馬來由，土種稀殘惢。黑童染齒牙，蠻婦穿鼻耳。有時深林出，駭愕羅刹鬼。況聞古磁盤，歲月嘉靖紀。(有人掘山洞得亘盤，刻嘉靖字。)想當鄭和後，華胄接袛趾。惜無張虬髯，磨劍扶餘水。英夷鑿混沌，焚烈卅年始。馴儈規卝彊，鼓鑄竭地髓。千椰萬檳榔，富可封君比。妝裹閉州府，(女子衣直襟，以幅布爲裳，番語謂之「沙郎」，此名曰「州府妝。」)語文猶唐旨。省郡會館盟，族姓杜賴倚。(呼同姓爲「杜賴」，又以各姓之望出同郡者爲「半杜賴」，或乃不通婚媾。)豈曰黃帝孫，竟昧團體理。吁嗟南洋島，藍蓽朱明啓。殖衆戰羣蠻，歷史良瑰詭。鄭吳大偉人，羅葉奇男子。西海亘鴉來，攫吞恣利觜。商力固耗綿，兵甲復荏靡。英雄鬱國魂，用武苦無恃。祖國不足賴，千載一長噫。(鄭昭，潮州人，乾隆中王暹羅。吳元盛亦粵人，乾隆末王婆羅洲之戴燕。羅大，嘉應人，王婆羅洲之昆甸，亦乾嘉間人。葉來，嘉應人，新架波檳榔嶼等地，皆彼奪自土蠻者也。)』『嘻嗟開卝徒，老商爲我語。飢驅遠涉洋，骨肉淚如雨。或有逼誘行，奇貨居奸賈。驅撻下輪航，毒浪噏空舞。幸免飽饞龍，萬死抵處所。一入奴隸圈，服軛如牛馬。巴勒體不裳，阿荅屋無瓦。(開礦處謂之「巴勒」。「阿荅」，樹名，用其葉葺屋，因名。)深岩蛇蚓攢，陷穽梯繩下。湍深豕負塗，石裂螳膏斧。就中權利優，日博金三五。豈解壓婦裝，益以吞漏脯。朝朝飲洋樓，昔昔眠花塢。纔弛負擔艱，卽喝樗蒱賭。鄰戚猜存沒，淚眼枯妻母。無語傳平安，況望寄阿堵。邇來地寶竭，纔取充飢肚。流離兼厲瘟，槁死委原鹵。來者千萬人，還無百十數。嗟爾輕命軀，成彼富翁主。田池卓鄭埒，勳爵卜桑伍。芳園縱射游，金屋藏笙鼓。一將自功成，寧知萬骨腐？誰職棄民咎？當道徧豺虎。』『朝遊道君窦，

(在吡叻北，最幽勝。)山麓豁岭岈。狻猊怒決口，石筍森排牙。陰洞互交通，繚繞如蜂衙。清泉石罅泌，萬竅流瓊霞。出門望岩頂，飛鳥絕層嵯。半空垂石脚，勢若古榕拏。旁洞更邃黑，鬼門羅兕叉。拊掌發孤嘯，響應萬鉦撾。道人前致詞：舊日龍王家。海水日磋切，石竇成窿窪。今觀岩壁上，波紋凝縠紗。天然渾雕刻，絕異鎚鑿加。我思大塊始，大海浮粒槎。火水演石殼，泥滓幻離華。更有珊瑚類，小蟲海底芽。層搆出水面，枯硬如鍊媧。南洋百千島，半屬蟲巢窩。地質家云是，理邃言非夸。吡叻一拳土，將毋此同科。朝為蛟蜃宅，暮見飛塵沙。天地尚如此，人事安足嗟。』檳嶼華商倡建學校喜而有作(一章)：『南洋通華冑，漢唐溯邈綿。史鄭繼鑿空，宋伐振長鞭。樓船貫赤道，拜纛羅羣番。表進金葉字，御封鎮國山。惜哉陋君相，綏遠靳金錢。不聞漢西域，都護置窮邊？神梟棄外府，大錯海可塡。痛心我學子，蟫蠹偃殘篇。不能哥侖布，探險窮地圓。不能馬才冷，宣教餵黑蠻。保守遺劣性，思之汗湧泉。坐使周孔席，劃斷東南天。迂論況禁海，良賈足不前。蠢茲亡命徒，島國逋藪淵。一丁不印腦，寧紉愛國詮？團體昧羣力，自立放天權。英夷縣身毒，偉績肇一廛。彼豈曾夢見，馬來由比肩。紅夷與西葡，接踵垂饞涎。遂拔漢赤幟，臥榻恣鼾眠。黃種墜奴籍，吁嗟四百年。自從鴉片役，緬越琉朝鮮。祖國日蹙削，巢破子豈完？悼我海外僑，益禁牛馬圈。豈無賈人子，肆彼蟹行篇。陶冶奴隸格，胡語聒便便。普通未問途，矧叩法理玄？徒使噬骨肉，虎倀資腥膻。我遊苦海上，對此涕淚漣。恨無億萬筏，度之出迷瀾。茲島實瓌麗，豪賈羅駢闐。悲願圖與學，人天盡歡顏。況乃獅子吼，偈破羣石頑。(開主動者南海先生。)此舉大智慧，靈爽憑黃軒。教育之鵠的，中外情微懸。內者歐化亟，外者國粹先。海商習媚外，道在救所偏。日系此愛攝，行衛循軌

躔。衆生此愛攝，生滅演大千。人不合羣力，木石傲猶賢。商羣力始大，工羣藝益研。愛國愛同種，妙諦經傳鐫。不見武士魂，扶桑朝暾殷。宣尼乘桴至，海若駭歌絃。吾道庶其南，堂堂黃孔旂。』四詩風格之高不待言，其述南洋歷史現狀及救治之法，語語皆獨到，直可稱有關係之一論文也。

一五六

十年不見吳君遂，一昨書叢狼籍中，忽一刺飛來，相見之歡可知也。相將小飲，席間出示近稿十數紙，讀之增欷；顧靳不我畀，惟以別紙題迦因傳一首見遺，錄以記此因果。詩云：『萬書堆裏垂垂老，悔向人來說古今。薄病最宜殘燭下，暮雲應作九洲陰。旁行幸有婁迦筆，發喜難窺大梵心。會得言情頭已白，鬖鬖想見久沈吟。』迦因傳者，近人所譯泰西說部，文學與茶花女相埒者也。

一五七

江君叔澥喆子翊雲（庸），在東學律有得者也。君遂席間並出示其兩詩，風格殊絕，亟錄之。箱根環翠樓云：『厓壑荒寒裏，高樓易莫陰。煖流噓地肺，淸籟發天心。閱世成啼笑，投閒得醉吟。眼中朋輩在，未惜入山深。』宮之下山中望富嶽云：『朔風吹袂四山晴，石轉谿迴耐客行。的的電竿立斜照，泠泠松籟作湍聲。酒香已識前郵路，春到初諳異國情。姑射仙人隔雲海，雪膚玉色自晶瑩。』

一五八

有自署海陵釋塵居士者，以四律見寄，蓋有道之言也，錄之。『濁世浮沈卅六年，幾多往事覺情牽。無私敢謂明心地，有欲終教昧性天。野館酒香春爛縵，瓊樓雲淨月嬋娟。宿酲未解疎鐘動，萬簇飛花墮綺筵。』『自愧頑軀徒碌碌，由來妙手本空空。半生歌哭情都幻，兩字文章技已窮。好夢驚回風雪夜，壯心磨盡別離中。桑榆今日應非晚，爲語南陽一臥龍。』『棋枰冷落漫尋歡，殘局而今負滿盤。愁似亂絲難就緒，情如碎錦不成團。救時終有回天術，醫俗須成換骨丹。聽到鄰鷄應起舞，唾壺擊缺劍光寒。』『炭盡灰中萬念休，炎炎火宅猛回頭。羞談姓字標麟閣，況復心情夢蜃樓。證到無人亦無我，不妨呼馬更呼牛。斜風横雨何時歇，孤棹滄溟挽逆流。』

一五九

某贈某金縷曲一闋，兩人者皆余摯友也，不許我道其姓名，顧愛其詞不忍釋，乃隱之以入詩話：『悲憤應難已；問此時絕裾溫嶠，投身何地。莫道英雄無用武，尙有中原萬里。恐河淸不爲愁人俟。聞吾語，當奮起。青衫搔首人間世；悵年來興亡弔徧，殘山賸水。如此乾坤須整頓，應有異人閒起。君與我安知非是？漫說大言成事少，彼當年劉季猶斯耳。旁觀論，一笑置。』

一六〇

前記公度見懷二章，謂公度集中贈余詩僅此。他日由甫以六絕見寄，番禺潘君蘭史復鈔示第一、第六兩絕，則丙申、丁酉間公度相贈作也。余處稿佚久矣，亟錄存之。『列國縱橫六七帝，斯文興廢五千年。黃人捧日撐空起，要放光明照大千。』『佉盧左字力橫馳，臺閣官書帖括詩；守此毛錐三寸管，絲柔綿薄諒難支。』『白馬東來更達摩，青牛西去越流沙。君看浮海乘桴語，倘有同文到一家。』『寸寸山河寸寸金，瓜離分裂力誰任。杜鵑再拜憂天淚，精衛無窮填海心。』『又天可汗又天朝，四表光輝頌帝堯。今古方圓等顱趾，如何低首讓天驕？』『青者皇穹黑劫灰，上憂天墮下山隤。三千六百釣鼇客，先看任公出手來。』

一六一

公度集中，詩多詞少。然亦曾爲數十首，其原稿昔在余篋中，戊戌之役，同成灰燼，平生一憾也。蘭史頃以公度一詞見寄，調寄雙雙燕，題爲題蘭史羅浮記游圖，今錄之。『羅浮睡了，試召鶴呼龍，憑誰喚醒。塵封丹竈，賸有星殘月冷。欲問移家仙井。何處覓風鬟霧鬢。只應獨立蒼茫，高唱萬峯峯頂。荒徑；蓬蒿半隱。幸空谷無人，棲身應穩。危樓倚徧，看到雲昏花暝。回首海波如鏡。忽露出飛來舊影。又愁風雨合離，化作他人仙境。』（原注云：『蘭史所著羅浮游記，引陳蘭甫先生「羅浮睡了」一語，便覺有對此茫茫、百端交集之感。先生眞能移我情矣。輒續成之。狗尾之誚，不敢辭也。又蘭史與其夫人舊有偕隱羅浮之約，故「風鬟」句及之。』）『羅浮睡了，看上界沈沈，萬

峯未醒。喚起霜娥，照得山河盡冷。白遍梅田千井。見玉女青青兩鬢。恰當天上呼船，倒臥飛雲絕頂。仙洞；有人賦隱。羨胡蝶雙棲，翠屏安穩。煙扃擬叩，還隔花深松暝。誰揭瑤臺明鏡。應畫我高寒瘦影。指他東海火輪，祇是蓬萊塵境。』（原注云：『昔在菊坡精舍，聽陳蘭甫先生話羅浮之游，云僅得「羅浮睡了」四字，久之未成詞也。壬寅三月，余游羅浮，至東江，泊舟望四百峯橫亙煙月中，覺陳先生此四字神妙如繪，故於游記中紀其事。而黃公度京卿以飄逸仙才，成詞一首見寄，猿驚鶴舉，惜不能起陳先生相賞也。寒夜無眠，獨起步月，如置身五龍潭上，玉女峯邊。忽憶京卿原韻，意有所悟，擬和成稿，蓋距京卿寄示時又易一寒暑矣。』）

一六二

蘭史以羅浮紀游刻本見寄，附詩數十章，皆飄飄有出塵之想。余最愛其二絕云：『羅浮大雲海，洞陰多野雲。雲水日相滌，仙山古無塵。』（右濯雲橋）『雲濤天半飛，月乃出石罅。萬壑洞空明，仙山古無夜。』（右洗月洞）

一六三

有自署楚北迷新子者，以新游仙八首見寄，理想可比公度之今別離，非直游戲之作而已，錄之。『乘輿清遊興倍長，驂鸞駕鶴總尋常；神仙亦愛翻花樣，擬坐輕球謁玉皇。』『一曲清歌人不見，是誰高唱遏行雲；霓裳自入留聲器，仙樂風飄處處聞。』『鳳脯麟脂積滿盤，葡萄美酒醉人難；忙呼小玉鋪臺面，安置刀叉喫大餐。』『銀河隔斷信難通，牛女年年恨不窮；昨日碧翁新下詔，兩邊許設德律風。』『休言一步一蓮花，洛女凌

波貌絕佳；着得一雙弓樣襪，踏來水面自由車。』『廣寒宮殿桂花香，仙子如雲列幾行；聞得嫦娥新奉勅，清虛府改女操場。』『瑤池阿母綺窗開，窗外殷殷響似雷；侍女一聲齊報道，穆王今坐汽車來。』『三十六宮敞畫屏，御階仙仗擁娉婷；幾多玉女朝天闕，不佩明璫佩寶星。』

一六四

晉人有自署少瘦生者，以遼東感事十二章見寄，長歌當哭，普天下有心人胸中公共之塊壘也，今錄之。『忍把十年過眼事，長歌和淚說遼陽。茫茫大地知誰主，草草皇陵已戰場。此日烏呼疑楚遁，他時魚爛慘梁亡。三城曾是興龍地，落日何邊覓故隍？』『遼海腥風跋巨鯨，連宵吹入鳳凰城。驕胡傳箭競南走，邊將移軍怯北征。晉室無人眞鑄錯，金廷得地又寒盟。乾坤未造那堪說，愁看鄰家出塞行。』『擾攘乾坤戰氣昏，妖風吹釁血紛紛。依人東道偏爲主，失路西鄰更責言。枯後滄桑天有淚，燒餘劫火國無魂。北來萬騎聲如湧，日暮驚濤下海門。』『何事中原又戰爭，西風吹淚誓師聲。乾坤召釁方横甲，天地無情未弭兵。虢國孱王愚晉咯，周家賸地怨秦幷。羣雄角逐知何日，殺氣縱横太不平。』『莽莽風雲横地起，山川無色竟何情。玄菟北走横殘骨，鴨綠南來聞哭聲。重地賜秦天偶醉，全軍覆趙鬼猶鳴。關門內外急如火，報撤邊疆萬里城。』『十萬旌旗控上游，朔風吹浪大江秋。蒼茫野蔓連營沒，嗚咽遼河帶血流。臥榻容人寒腹背，建瓴得勢控咽喉。白山黑水軍無語，忍把乘除數到頭？』『閉中殘著誰遺誤，全局輸贏在此方。伐蜀召謀初睥睨，劃江失險愈羸尫。頻年戎馬成多事，一角山川有主張。聞道提封極寸土，而今何事棄河隍？』

『一自兵戈生北地，神州大氣又瘡痍。當年亦我蟲沙刼，此日偏人鷸蚌持。又見關頭降敵將，曾聞城下陷全師。寃魂新故羣相逐，愁絕他營痛飲期。』『牛耳槃盤血未乾，遙懸孤齒又號寒。因風南下如拉朽，得勢西來恐走丸。列國爭衡方蹦鄭，强嬴覬覦竟亡韓。三辰强半沒戎馬，泣訴頻年枕未安。』『今度陸沈誰任咎，夢夢天地亦含哀。楚氛此日張凶燄，晉罪何年孕禍胎。熒惑守心仍有朕，伊川披髮竟爲災。登高憑望中原氣，愁引血腥入塞來。』『兵戈刼運明年歇，蒼兕秋風和淚看。宇宙無心歸破碎，河山見甲總彫殘。朔天黯黯悲笳咽，遼水蕭蕭戰骨寒。胡騎千羣戈滿地，可應遺恨怨樓蘭。』『沈沈兩造渾無語，飽看神州縱獵場。大地鹿亡天肅殺，十洲龍戰血玄黃。山河黯淡沈王氣，風雨淒涼哭國殤。日夜龍江東去水，劇憐嗚咽耐興亡。』

一六五

宋遺民鄭所南先生，吾求諸古今東西人物中，惟日本之吉田松陰最似之。昔荀卿子有儒效篇，若所南者，可謂大儒之效也已。頃校印其鐵函遺著心史原本，誦其詩，有愛不忍釋者，掇錄散句，以寄仰止云。『千金一夜醉，四海十年游。山靜鬼行月，宵涼人夢秋。』(逢陳宜之伯義)『高樓臨白日，平地載青春。』(越州飛翼樓)『萬里思不極，一天秋更清。』(山中聞鷄)『千古英雄人不見，一樓風雨夢初回。空中變化觀龍見，世上淒涼誤鳳來。』(睡覺有懷)『力不勝於膽，逢人空淚垂。一心中國夢，萬古下泉詩。』(德祐二年歲旦)『無地可容足，有天能見心。』(春雪中作)『天下皆秋雨，山中自夕陽。』(獨釣)『舉世無人識，終年獨自行。海中擎日出，天外喚風

生。』（此心）『時異生深恨，雲飛動壯懷。』（即事八首）『花柳有愁春正苦，江山無主月空圓。』（偶成二首）『古今豈二道，死生唯一心。』（遣興二首）『醉去忘形猶蛻骨，怒來嚼齒欲穿齦。』（無題五首）『十年句踐亡吳計，七日包胥哭楚心。』（二礪）『新雁來時芳草死，歸鴻盡處暮天長。』（九日）『九州俱是淚，一刻不容生。』（五礪）『淚如江水流成海，恨似山峯插入天。』（八礪）『郊坰常鬼哭，風雨自鷄鳴。』（覽鏡）集中尤感人之作，如書前後臣子盟檄後云：『死亦烏可已，丹心闢大猷。恭承父母教，用翦國家讎。日破四洲夜，天開六幕秋。終當見行事，不與世同流。』厲志二首云：『我讀我父書，頗曾識大義。無以死恐我，死亦心不二。』九礪云：『忍死以待旦，蹉跎歲又殘。墮身陷囚阱，盡命哭衣冠。月死虛空黑，春枯草木寒。牀頭雄劍在，白氣夜盤盤。』辛巳立春作云：『大辱痛於死，含哀弔歲華。』十一礪云：『生或不就緒，死當償夙願。罔使竟食言，劫劫抱長恨。』十二礪云：『攀斷龍髯哭不回，鼎湖仙去下民災。一身肉痛愁銷骨，兩臉顏枯瘦入腮。誓以匹夫紓國難，艱於亂世取人才。屢曾算至難謀處，裂破肺肝天地哀。』先生之志事，備於其文，詩末技耳。先生之詩，古體尤卓絕，近體又末技之末技耳。紙短略錄如此，亦曰爲普天下崇拜先生之人一介紹而已。

一六六

晚明烈士夏存古先生完淳，文忠公彝仲子也。國變後，十六歲倡義，十七歲殉國。其時忠義如鯽，至如先生以妙年關係大局者，蓋千古罕有；以視孫伯符、唐太宗，雖成敗殊轍，而才略志節且過之矣。有遺集凡詩文數百篇，匿名讀之，莫不以爲耆宿之搆也。嗚呼！有此人才，乃亡國耶！爲之三歎。今次錄散句以

寄景仰：『滄江驚白髮，芳草渡黃河。』(送友北行)『龍蛇千古夜，猿鶴萬山秋。』(得漱廣訃)『戰苦難酬國，仇深敢憶家？一身存漢臘，滿目盡胡沙。』(即事三首)『杜鵑江月苦，精衛海潮寒。』(哭吳都督)『去年今日事，此地昔人愁。』(元日大霧)『江潮夜夜呼精衛，草樹山山哭子規。』(春興)『春夢卻隨千里雁，夜愁不斷萬山猿。』(同上)『欲知真主觀司隸，未見孤兒屬羽林。』(憶侯幾道雲俱兄弟)『江海何年傳錦字，風塵吾黨半緇衣。帝秦蹈海人猶在，復楚依牆事已非。』(柬玄照家孟)『九章哀郢人如在，三戶亡秦氣不除。』(贈徐似之侯智含)『白鷺孤洲煙裊裊，黃鸝千樹月娟娟。』(夏日幽居)『難將杯底消秦獄，卻向囊頭識漢官。』(西華門與同難諸公待鞫)先生五言古酷似陳思，七言古則風格猶在吳梅村之上，今不能具錄也。

一六七

有湘人自署震生者，以甲辰二十八初度自述一百韻見寄；視其紙末鈐印，知氏陳名士芑字翼謀也；工力甚偉，且讀之可覘其志也。錄實詩話：『大地蟠旋九萬里，繞日東行不自止。塵塵四時相推移，二十八年一彈指。我昔夢游崑崙虛，海波微紅日光紫。天風吹墮洞庭南，湘水漪漪嶽峙峙。綺歲駢語工俳優，鳳毛麟角矜爪觜。十三牙牙學謳吟，十四學文更學史；十五讀詩斷蓼莪，春暉寸心悲陟屺；十六志學得師承，(謂崇陽舒義菴先生)搰搯羣籍知肯綮；十九受知元和門(謂江建霞先生)，無雙微聞呼奇士。秋風文戰自年年，扁舟五歸湘江涘。(年十九，始應童子試。自是往來長沙者凡五年。)宦轍追馳閱歲華，禰墓寂寞鶴樓圮。(僕生長楚北，侍家大人馳驅江漢，幾於無歲不隨。)市朝小隱畏壘穰，孤芳落落泣蘭芷。(楚北雖文明交通之地，然攀逐繁華者多，務實修者少。

故寧閉戶謝客，不求人知，而人竟無知者。）忽焉奇夢閱五洲，放觀天外殊詼詭。（年二十二，始治外國地理學，學術思想爲之一變。）自笑決飛搶楡枋，蹋足方罫限旋跬。閉戶十年當臥游，拘墟竟同蛙與蠡。飢來驅我作貲郎，擊筑行歌來燕市。臣朔乃伍騶朱儒，果腹但索長安米。鼓力再過夸門道，梁園冠蓋悼芳菲。秋桂春杏自枯榮，甘苦何心辨荼薺。蹉跎郎署又一年，頭顱坐大殊足鄙。空說長門識相如，誰知柱下有李耳。嗟予昔聞姚曾訓，學貴博通毋專己。義理攷證兼文詞，三者相通原一揆。文章俗論宗桐城，犬吠蠅逐不知恥。黃流要有星宿源，周秦觥觥導厥軌。唐宋八家已足嗤，宇宙佳文寧止此？謬種流傳吁千年，坐令文界生荊杞。騷選魏晉多雅材，詩至唐賢有變徵。宋詩質勝明詩濫，近代頗許長蘆子。萬言億語因陳陳，誰翻舊調出新理。小技雕蟲學末工，皤然求道道在是。鄉哲私淑曾與劉，養晦求闕識宗旨。拾級直窺五子堂，宗廟百官陀富美。紫陽象山亦天縱，精微廣大罕倫比。陽明正學有眞傳，蚍蜉紛紛徒嘲詆。更從諸子溯炎漢，傳注故訓究原委。許鄭遺書翼六經，貫穿羣言如術螘。絕學沈霾二千年，閻（太原）惠（元和）段（金壇）王（高郵）延其祀。就中精博推二竹（朱、錢），宛溪方輿金匱禮。天台獨紹酈亭業，梅江算術尤亹亹。大宗應數顧黃王，並時鼎立時角犄。直將漢宋冶一爐，餘子鹿鹿諾與唯。嘉道學風稍變更，偉思奇論驚神鬼。仁和邵陽眞天才，獨爲俗學掃穅秕。目光炯炯言炎炎，陋儒咋舌嚇欲死。芭也蹋足不知羞，夸父揶揄愚公唏。黎邱衣冠壽陵步，逡巡顧影無一似。狗曲騈枝譏謏聞，螢僵蠹老抱故紙。口耳末學終何用，薆然自失吾過矣。於時歐學正東漸，新書洋裝誇瑰瑋。聞所未聞見未見，舊學當之輒披靡。電絲蛛牽密迴環，汽車蛇行走邐迤。呼吸息息通環球，東西萬里猶尺咫。輸攻墨守奚足云，鄒衍談天言非侈。聲光電化妙入

神，餘藝刻畫及輪梓。生物二理剖尤精，千狀百態數可紀。小之目力𥄂微塵，大之思想窮無始。即論哲學亦卓絕，遠源別派互嬗遞。梭(梭格拉底)孔亞(亞里士多德)孟輝後先，詭辨懷疑更排牴。歸納演繹標二宗，笛倍論理有變體。康(康德)邊(邊沁)諸子稍後出，精理名言味如醴。物心同異分多元，主義各各新壁壘。孟鳩盧騷實先覺，爲民請命天所啓。民約狂論破天荒，精義遠出子輿氏。漆室一燈光熒然，淸議奈何蒙不韙。英倫二傑(達爾文、斯賓塞)入中龍，噓欲雲電露爪尾。昌明公理發聵聾，人羣進化固應爾。學說鼓吹入亞東，老儒蹙額少年喜。師搏虎躑那可當，國力盛强豈無以？哀我國民神明裔，只今陵賤儕牛豕。趾跌同方顱同圓，咄哉胡遽不若彼？彼知實驗我空談，彼能獨立我依倚；彼求進步奮邁征，我惟保守愼遷徙；彼愛新知如醍醐，我媚古人如主婢。禹域芸芸爾衆生，鏟除惡根能有幾？優劣競爭天演之，思之思之穎流泚。方今東徼喧鼓鼙，蹋白山兮傾黑水。喧賓奪主擬奇局，坐觀成敗安鬯匕。兩京旣失恐難收，提師況無郭與李。豐沛自玆成甌脫，危逼肘液如卵累。卧榻竟爾容他人，羣雄眈眈更環視。阿耨達峯高峨峨，王母抱環淚如洗。邊鄰四面皆楚歌，引盜入闥誰實使？老大神洲歎陸沈，瓜剖豆分安有豸？悲哉草莽蟣蝨臣，河清海枯恐難俟。熱血塡腔憤塡膺，枯楊生肘肉生髀。陶公石甓祖生鞭，年光鼎鼎去如矢。不才棄置且長吟，肯向侯門躡珠履？君不見，當年歐陸慘風雲，拿翁撫劍叱咤起。羅馬再建獨立旗，瑪喀二子功尤偉。閣龍探地窮九幽，滄溟浩浩航一葦。撒哈炎沙蔽天日，烏鬼攫人獸磨齒；壯彼立溫汗漫游，出入險鄉如平砥。男兒生來有奇氣，安能跼蹐樊籠裏？豐功碩績亦等閒，汝好爲之無斁懈。諸公可作起九京，吾願爲之執鞭箠。太白睒睒天蒼蒼，有酒在尊琴在几。撥絃痛飲更高歌，世變蒼黃何窮已。來日苦

少去日多，高天厚地安可恃？一身榮悴何足言？前途莽莽知胡底！』

一六八

蔣萬里以新游仙二章見寄，風格理想，幾追人境廬之今別離，亦傑構也。錄之：『出門萬里行，海底計行程。至此別有天，島嶼不知名。爛爛珊瑚洲，紅海映鮮明。盤石矗巉巉，鐵網張錚錚。茫茫水連天，彼岸隔盈盈。海外大九洲，稗海環重瀛。朝發蒲昌海，夕止扶桑津。直以水爲家，逸情凌太淸。排水駛如飛，跋浪懾長鯨。飄飄凌風舸，拍拍浪□平。深深天池水，颯颯天風聲。遙遙滄海島，耿耿天船星。掉入龍王宮，初滋白銀城。次滋爲黃金，琉璃又水晶。其上與天連，如日紅光呈。贈以明月珠，的爍更晶瑩。千里如一室，縮水神陰精。艤棹三神山，神山盡瓏玲。航行遍十洲，十洲各異形。挂席出南極，伏檻窺東溟。直指向蓬萊，途遇安期生。翼翼跨靑蛇，相從朝玉京。中途過沃焦，舉手挹山傾。北滋聶耳國，領港前趨迎。北海逢盧敖，追逐太陰經。遨遊入元闕，遇順鴻毛輕。前探北極外，潼海水泙泙。轉舵指向西，迴航到大秦。西南八百里，漲海洶洶橫。西海聚窟洲，大木反魂馨。鳳麟洲宛在，淵嶽峙亭亭。仙藥續絃膠，麟鳳自煎烹。何處挂星槎，明滅共揚舲。自是舟指南，旁向炎洲停。憑欄觀博物，異獸風泠泠。更南向火洲，洲火然熒熒。火然木不死，生意欣欣榮。南北物理殊，變化徹鯤鵬。高高金臺山，日月煥雕甍。天河相連接，牛斗犯不情。朝暮日回光，海市若建瓴。倒影成樓臺，城郭入青冥。風濤無極已，暗渡越零丁。舟非樟木爲，不與蛟龍爭。新遊歷幾時，滄桑三變更。蓬萊淺於昔，深谷欲成陵。手袖旅行册，口吸空氣餅

（叶井）。歸來了無恙，一笑天妃驚。』（右水底潛行艇）『輕舉凌太虛，俯視絕飛鳥。九州不足步，飛騰躡天表。不似五雲車，亦具飛輪巧。凌空雙翼垂，翩若孤鴻矯。一路扶搖上，天風一帆飽。途逢東海君，並轡青雲杪。天門閶闔開，地脊崑崙拗。軒軒有若士，倏入雲霄杳。聳身九萬里，絕頂崑崙慓。九層九重天，天竅明當道。雲氣五色迷，城闕環繚繞。虛堂光碧麗，淨室瓊華皎。金臺與玉樓，觸日錦雲遶。跨足乘白雲，揮手凌蒼昊。紅雲擁帝居，城外青雲繚。不見元君輿，聞聲□一掉。離披五色霞，爭似朝雲姣？景雲宮岧嶢，流霞室幽窈。祇映須彌山，不建赤城標。捉彼天中月，廣寒入夜悄。銀色界茫茫，白瑤宮皦皦。丹輪玉斧修，靜海金波淼。清光共千里，壁彩裝七寶。月天宮殿高，大地山河小。瓊樓現彈指，金闕回縹渺。下界如微塵，萬頃琉璃畠。鶱樹玉仙食，靈藥白兎擣。香飄桂子秋，影沒閻浮曉。仙身若水晶，皎潔素娥好。一曲紫雲歌，餘音尚嫋嫋。瞻彼明星山，天低隘太皓。晨光何熹微，日拂扶桑早。繞日行三匝，東方影杲杲。紅焰耀金門，宮殿原明瞭。陽光不著塵，野馬諸天少。天鷄鳴喔喔，織烏舞縞縞。貫月槎如飛，閉日樹盈抱。日月山河在，天樞闊大造。碧城十二樓，玉京倚天宵。蓮花盈十丈，開遍仙人沼。日輪轉無已，日會前迎昴。冥冥無色界，空洞更窈窱。飄飄九垓外，逸氣浩然浩。玉女笑投壺，天口火不燥。天公玉戲來，一白煙塵掃。歷遍諸星辰，至是天亦老。一星一世界，玄黃太初肇。天河盡星氣，世界遊難了。世世有滄桑，界界有煩惱。太上若忘情，天地同枯槁。』（右空中飛行艇）

頃在黃由甫扇頭，見公度先生遺作日本四君詠四絕，蓋二十年前參軺時作也：『草莽臣正芝，望闕輒哭謁。眼枯泪未枯，無數杜鵑血。』（高山彥九郎）『拍枕海潮來，勿再閉關眠。日本橋頭水，直接龍動天。』（林子平）『只一衣帶水，便隔十重霧。能知四國爲，獨君識時務。』（佐久間啓）『丈夫四方志，胡乃死檻車？倘遂七生願，祝君生支那。』（吉田矩方）按四君皆日本維新前主動人物：高山彥九郎即高山正芝，每語君國輒哭，卒以哭動全國；林子平、佐久間啓，皆首唱開港論之人，啓即象山，吉田松陰之師也，屢欲航海覘人國，不能達其志；吉田矩方即松陰，日本維新後人物皆其所造出者也。公度於二十年前歌頌四君，其志可知矣。由甫名遵庚，公度介弟，今留學東京。

一七〇

潘蘭史在山泉詩話錄公度先生自撰聯語三則，其一云：『藥是當歸，花宜旋復。蟲還無恙，鳥莫奈何。』其二云：『萬象函歸方丈室。四圍環列自家山。』皆蘭史所書，置人境廬中云。又先生製一艇方成，顏曰安樂行窩，并題聯云：『倘欲乘長風破萬里浪。不妨處南海弄明月珠。』蓋先生絕筆云。又余昔在湘，初交佛塵，佛塵贈以菊花研，壯飛爲之銘，建霞斲焉；銘曰：『空花了無眞實相，用造莂偈起衆信；任公之研佛塵贈，兩君石交我作證。』余寶此研甚至，戊戌之變，隨行篋羣籍同散佚，每念輒耿耿。壬寅冬，公度先生忽以書來曰：『吾已爲君作蘭相如矣。』且加滕一銘，銘曰：『殺汝亡璧，況此片石。銜石補天，後死之責。還君明珠，爲汝淚滴。石到磨穿，花終得實。』且以新銘搨本先寄。余狂喜幾忘寢餐。及研至，則一端研，先生所補贈

者也。當時頗失望，今則此研亦一瓌寶矣。自是人間有兩菊花研。

一七一

楊少姬女士(莊)，晳子之弟也。晳子嘗與吾論當代詩家，言其學力不在黃公度之下。吾頗疑其豐於昵。頃女士東來游學，以晳子介紹，幸得一見。晳子出其近作二詩，風力在曹、陸、左、阮之間，洵一鉅子也。得作者許可，以入詩話。『微雨生新涼，孟夏如深秋。鳴蜩斂夕音，熠燿迎風流。羣居情不孤，心迥境自幽。宵空起清吹，離思方悠悠。豈伊川塗負，念此躔運遒。頻年嬰憂瘵，憔悴忝嘉猷。翩然冀遐征，投袂涉長流。眞契始爾萌，外物迫相尤。洪川無蘋藻，何以別沈浮。高岑盡芬馨，何以別薰蕕。微生信有區，人理諒難侔。既警素絲泣，鮮復歧路憂。吾生自有涯，慷慨惜年徂。慕茲狙公術，慨彼漆室嚘。先民有遺規，道在復何求。』(右上海旅舍作)『平生嬰憂患，意趣常蕭寥。偶有乘桴志，遂與江漢遼。汎茲滄溟闊，頓覺天旻高。淸霄靜娟娟，洪流駭滔滔。偃仰馭長風，浩蕩神襟超。信懷宗生願，詎有安期招？徘徊瞻殊庭，悅悢悲逝濤。憑虛俯瀛寰，顧盼思鬱陶。進德智既薄，幽居夙匪要。仰高常更庳，冀長仍自消。撫已諒無極，慨世復憯忉。迍邅安可振，霾霧孰能昭。鷹隼自翼翼，鸞鳳徒翛翛。倚嘯竟何補，恤緯誠空謠。理感信無怡，慷慨寄長飈。』(右渡海作)

一七二

十年前以狄平子之介紹，得交桂伯華，心儀其人。嗣聞其隱於金陵，就楊仁山居士學佛，不婚不宦，覃然有得，心益嚮往之。今春平子以書來，言伯華東渡學梵文，以弘法自任。亟思走謁，苦不知其所居地。客有自署公耐者，忽以伯華近作詩詞見寄，以綺語說法，感均頑豔。維摩詰耶？天女耶？文殊師利耶？舍利弗耶？吾烏從測之。惟喜誦不克割舍耳。乃錄入詩話。江城子一闋云：『落盡紅英萬點，愁扳綠樹千條。雲英消息隔藍橋。袖間今古淚，心上往來潮。　懊惱尋芳期誤，更番懷遠詩敲。靈風夢雨自朝朝。酒醒春色暮，歌罷客魂銷。』菩薩蠻二闋云：『才華已爲情消損，那堪又被多情困？珠玉女兒喉，新詞懶入眸。　淸愁銷不得，夢入蓮花國。方信斷腸癡，斷腸天不知。』『月斜迷夢春城隔，隔城春夢迷斜月。寒燭畫樓殘，殘樓畫燭寒。　許時同密語，語密同時許。才盡費疑猜，猜疑費盡才。』和友人詩云：『菩薩畏因衆生果，果成方熟豈容憎。越王自是愁嘗糞，劉敬何曾願納繒？空假中觀心內佛，去來今叩定中僧。迷將俗諦爲眞諦，悟即三乘是一乘。』『病眼空花幻若眞，可憐攀戀苦勞神。曠觀歐亞毗連處，孰是羲皇以上人？淚海屍林隨處舊，心花意蕊逐時新。聊將器界拋除去，去向蓮邦消好春。』

一七三

公耐吾不識，但爲伯華摯友，其人可想矣。以自作數章見寄，意想風格俱超遠。並錄之，冀結來日因緣。懷九銘四章云：『漂流苦海北南東，獨惡風波處處同。人涉惟卬須我友，不敎心似舵隨風。』『文明界內應無我，黑闇鄉中幸有君。我自偸閒君自苦，風吹雨打任紛紛。』『無窮心事復無聊，一樣憐君暮又朝。醉後

顚狂醒後淚，天涯何處不魂銷？』『諸公袞袞爲斯集，舉國昏昏魚貫眠。無女高邱勞反顧，知君徒喚奈何天。』發心學佛四章云：『殘葉風飄西復東，風乘葉耶葉乘風？此心流轉如殘葉，欲覓菩提叩定中。』『無端事事爲乾忙，憔悴塵寰孰聖狂？不悟爾身非爾有，遂窮人智護皮囊。』『利鎖名韁纏解脫，情魔病鬼又交侵。何時撒手人間事，石火光中保此心。』『聲聲口口說參禪，話到修行盡枉然。窠臼深時藤葛盛，重重愛網轉相纏。』

一七四

公耐復寄自傷一首，及伯華次韻一首，皆名作也，錄之。『飽嘗世味知甘苦，苦海隨流誰謂甘？入世獨憐身孑孑，懸河空笑口喃喃。驀頭風雨驚人慣，滿眼枯榮細意參。久夢西歸游物外，醒留天北與天南。』(右原作)『俗情冰炭原知苦，禪悅珍羞殊自甘。閒共海鷗浮浩蕩，或和梁燕語呢喃。善根阿越甚難到，消息閻浮提易參。早叩中峯辨行迹，牛頭自北馬頭南。』(右次韻)

校點後記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出現了以龔自珍、魏源爲代表的第一批資产阶級改良主義者。他們在政治上和經濟上主張『變法』，在文學上同樣主張『變法』。他們所主張的文學上的『變法』，在當時實際意義上，是直接爲政治經濟上的『變法』服務；而其長遠的歷史意義，却是爲後來一系列的文學上的變革，直到五四文學革命，打開了第一道缺口。龔自珍本人就是一個大詩人，是在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唱出了渴望變革、嚮往自由的時代之聲的第一個歌手。他在新的歷史時代，把屈原、李白以來的積極浪漫主義的傳統，引上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直到辛亥革命，南社詩人們的歌聲，幾乎全部都是他的遺調。另一方面，鴉片戰爭以後，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反對封建主義壓迫的一些重大時事題材，也被當時一些具有先進思想的詩人們大量攝取，這又是詩經、杜甫以來的現實主義傳統將要發展到新的階段的標識。

改良主義的思潮，至康有爲而集其大成；『變法』理論的鼓吹，至康有爲而發展成實際的政治運動。在康有爲的領導下，正式形成了一個改良主義的政派。他們既做組織工作，也做宣傳工作。在宣傳戰綫上，他們一向重視文藝的武器。戊戌政變宣告了他們政治上的失敗。但是，戊戌以後，他們在宣傳戰綫上，倒是更加活躍起來，也更加重視文藝武器的作用。梁啓超一向是他們的宣傳戰綫上的主

將。他在亡命日本期間，除了繼續運用政論的武器向封建專制主義進行鬥爭（也同革命民主派爭奪羣衆）而外，還在文藝理論和創作方面進行了巨大的工作。他的提倡新小說的活動，關於新小說的理論，在中國小說發展史上，有巨大的啓蒙作用；他自己也寫過一些政論性的小說。他的飲冰室詩話，則是集中地體現了改良派在詩歌方面一系列革新的主張。

梁啓超寫作飲冰室詩話的時候，鴉片戰爭以來的詩歌上的新發展，已經又邁進了一步：龔自珍所開拓的浪漫主義的新道路上，出現了譚嗣同；描寫重大時事題材，宣傳愛國主義思想方面，出現了黃遵憲。飲冰室詩話的最突出的內容，就是大力宣揚這兩位詩人，爲現實主義和積極浪漫主義傳統的革新樹立起兩面旗幟。譚嗣同是戊戌政變中犧牲的著名的人物。黃遵憲是變法運動中的著名活動家，戊戌政變後受到嚴重的迫害。飲冰室詩話把他們作爲詩歌革新的旗幟人物來宣揚，這同改良派當時政治鬥爭上的需要也是完全一致的。

飲冰室詩話的基本精神，完全是服務於當時實踐上的需要，而且傾向性非常鮮明，只談當時人，只談改良派中的人，同別的詩話泛論古今者完全不同。第一則開宗明義就說道：『我生愛朋友，又愛文學，每於師友之詩文辭，芳馨悱惻，輒諷誦之，以印於腦。自忖於古人之詩，能成誦者寥寥，而近人詩則數倍之，殆所謂豐於昵者耶。』第八則又說道：『中國結習，薄今愛古，無論學問文章事業，皆以古人爲不可幾及。余生平最惡聞此言。竊謂自今以往，其進步之遠軼前代，固不待蓍龜，即並世人物亦何遽讓於古所云哉？』下文就說到黃遵憲的長詩錫蘭島臥佛，推爲中國『有詩以來所未有』。這樣强烈

地肯定當代，這樣堅定地信仰未來，這樣勇敢地向過去挑戰，是同當時詩壇上居統治地位的各種各樣的擬古派尖銳對立的。這部詩話至今還沒有爲人們所忘却，不是偶然的。

戊戌以前，康門弟子中，已經有所謂『詩界革命運動』。實際上只是幾個青年人自己一夥裏面的試驗，沒有找到正確的途徑，因而也沒有在詩壇上發生什麽影響。飲冰室詩話總結了失敗的敎訓，主要有兩點：一是關於內容方面的，即沒有掌握到眞正先進的思想武器，在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沒有接觸到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社會科學和哲學的系統學說，而只是通過傳敎士接觸到一些基督敎經籍，於是支離破碎地摭拾其中字句，牽强傅會地借來表達一些改良主義的要求；（見六一則）一是關於形式方面的，即由於缺乏充實有力的新的思想內容，而又極力要表示革新之故，便只能生硬地堆砌一些翻譯名詞，新約和可蘭經中的名詞，甚至外國語的音譯，如喀私德（Caste）、巴力門（Parliament）之類。（見六〇則）從這兩點敎訓，他得出一個結論道：『過渡時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當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黨近好言詩界革命。雖然，若以堆積滿紙新名詞爲革命，是又滿洲政府變法維新之類也。能以舊風格含新意境，斯可以擧革命之實矣。苟能爾爾，則雖間雜一二新名詞，亦不爲病。不爾，則徒示人以儉而已。』（六三則）這裏所謂『以舊風格含新意境』，或如第四則所云『鎔鑄新理想以入舊風格』，又或如第二則所云『獨闢新界而淵含古聲』，這就是整個一部飲冰室詩話的中心主張，是在總結了先前的『詩界革命』失敗的敎訓之後而提出來的關於詩歌革新的中心口號。被認最能體現這個口號的，就是黃遵憲和譚嗣同。這個口號强調思想內容的革新，這是對的；但是，它規定形式方面完全不

必有任何革新，這却是不對的，是把形式和內容截然分割開來了，而且把形式革新與否的問題理解爲僅僅是用不用以及用多少新名詞的問題，更是太狹隘了。

飲冰室詩話所提倡的新理想新意境，首先是進化論的哲學思想和近代自然科學知識，如第四〇則盛讚黃遵憲的以蓮菊桃雜供一瓶作歌，謂其『半取佛理，又參以西人植物學、化學、生理學諸說，實足爲詩界開一新壁壘』，此所謂佛理，實即以佛家因果輪廻之說與進化論相傅會，又第一〇九則稱道楊惟徽的秋感四章亦是此類。其次是愛國主義思想與爲保衞祖國而戰的尙武精神，如第五〇則稱道德、法兩國國歌，謂其『於兩國立國精神大有關係』，又如第五四則深惜中國從無軍歌，而盛讚黃遵憲的出軍歌，謂『其精神之雄壯活潑沈渾深遠不必論，即文藻亦二千年所未有也，詩界革命之能事至此而極矣』。又其次是崇高的抱負和雄偉的氣魄，如第三五則稱道康廣仁的詩『我亦平生有心事，好花留得與人看』，謂『其犧牲一身爲後來國民謀幸福之心，活現紙上』，又如第六四則盛讚譚嗣同的詩『身高殊不覺，四顧乃無峯』，康有爲的詩『高峯突出諸山妒』，謂『先時之人物，其氣魄固當爾爾』。又其次是關心政治、參預政治的政治態度和反映時局、保存詩史的創作態度，如黃遵憲的那些以國內外重大時事爲題材的洋洋大篇，在許多則中，都是全文引錄，稱頌備至，而第一五則乃尖銳地批評了那種對現實抱旁觀態度的人，斥之爲『冷膓人』。又其次是對於科學技術的進步及其所帶來的生活中的新事物的敏感，如第二九則盛讚黃遵憲的今別離，引陳三立的話推爲『千年絕作』。所有這些，顯然都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武庫中的東西，是爲當時的反封建鬥爭服務的。

飲冰室詩話雖然主張詩歌形式不必革新，但是，內容與形式是辯證的統一，內容決定形式，形式反作用於內容，既然主張內容必需革新，則形式的革新仍然是避免不了的。書中提倡詩歌的音樂性，詩歌與音樂的結合，提倡詩歌的通俗化，提倡史詩式的宏偉規模，提倡適合於表現浪漫主義內容的瑰偉連犿、波譎雲詭、沉鬱哀艷的風格，……所有這些，實際上都已經涉及形式的革新，而且也證明了形式的革新遠不限於使用新名詞的範圍。不過這些主張的提出，不是很自覺的，所以較之關於思想內容革新的主張，沒有那麽系統，那麽明確。

其實，就是關於思想內容革新的那些主張，其系統性明確性也並不是很够的。這是被改良主義思想限制住了的緣故。在改良主義的局限之下，這種詩歌革新的理論，沒有形成，也不可能形成對舊的封建傳統的全面決裂，像五四運動時期的新詩理論那樣。當然它更沒有也不可能接觸到詩歌與羣衆結合、與民族特點結合這樣的根本問題。所以飲冰室詩話當時雖有較廣泛的影響，仍然沒有能引起一個大革新的運動。但是，無論如何，這些初步提出來的主張，从歷史發展情况來看，它們的總的傾向是進步的。五四時期的新詩運動，以其空前未有的反帝反封建的徹底性，取得了巨大的成績。但是它也沒有很好地解決羣衆化和民族化的問題。直到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纔明確指出並深刻地解決了這兩個問題，給中國文學藝術發展包括詩歌發展指出了唯一正確的工農兵方向。在這個方向之下，新詩運動今天正在繼續勝利前進。而在形勢發展的需要之下，毛主席又給中國社會主義文學藝術包括詩歌在內指出一個最好的創作方法，即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合的方法。

因此，中國詩歌發展就面臨着這樣一個問題，即中國詩歌的現實主義和積極浪漫主義的傳統如何在新的時代通過革新而得到更高的發展並互相結合的問題。我們從飲冰室詩話中批判地研究當時他們的經驗，可能是有益的。

梁啓超，字卓如，號任公。廣東新會人。一八七三年（淸同治十二年癸酉）生，一九二九年卒。他是康有爲領導下的改良派的最著名的宣傳家、政論家和啓蒙思想家。同盟會準備辛亥革命期間，他繼續追隨康有爲，主張保皇立憲，反對民主革命。辛亥革命之後，他成了依附南北軍閥的政客。自一九二〇年起，他在教學、研究、著作生涯中度過了最後的十年，這些都不在這裏詳細介紹。本書中的反動思想的表現，例如對義和團的謾罵醜詆，對我國少數民族的大漢族主義態度，對許多殖民地人民的帝國主義種族論的立場，諸如此類，都是糟粕，必須加以剔除的。

本書據中華書局乙丑重編飲冰室文集本校點整理。

校點者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日

统一书号：10019·1204
定　　价：0. 5 2 元